淮南鴻烈集解

卷十三

氾論訓

博說世間古今得失，以道爲化，大歸於一，故曰氾論，因以題篇。

古者有鍪而綣領，以王天下者矣。古者蓋三皇以前也。鍪，頭著兜鍪帽，言未知制冠也。綣領，皮衣屈而紩之，如今胡家韋襲反褶以爲領也。一說：鍪，放髮也。綣，繞頸而已，皆無飾。○文典謹按：初學記帝王部引鍪下有頭字，又引注紩作紩，胡家作朝，褶作攝。其德生而不辱，刑措不用也。予而不奪。予民財也，不奪無所徵求於民也。○王念孫云：不辱本作不殺，故高注云刑措不用。今作辱者，後人妄改之也。殺與生相對，奪與予相對，若改殺爲辱，則非其指矣。且殺與奪爲韻，若作辱則失其韻矣。太平御覽皇王部二引此已誤作辱，張載魏都賦注及舊本北堂書鈔衣冠部三引此並作殺。文子上禮篇同。晏子春秋諫篇：古者嘗有紩衣攣領而王天下者矣，其義好生而惡殺。荀子哀公篇：古之王者有務而拘領者矣，其政好生而惡殺。此皆淮南所本。天下不非其服，同懷其德。非，譏呵也。懷，猶歸也。當此之時，陰陽和平，風雨時節，萬物蕃息，政不虐，生無夭折也。烏鵲之巢可俯而探也，禽獸可羈而從也。從，猶牽也。豈必褒衣博帶，句襟委章甫哉。褒衣，謂方與之衣，如今吏人之左衣也。博帶，大帶。詩云：垂帶若厲。句襟，今之曲領褒衣也。委，委貌冠。章甫，亦冠之名也。○文典謹按：御覽七十七引委下有貌字。古者民澤處復穴，處，居也。復穴，重窟也。一說：穴，毀隄防崖岸之中以爲窟室。○莊逵吉云：復穴之復應作覆。○文典謹按：御覽百七十四引注作鑿崖岸之腹以爲密室，與高注後說略同。高注之一說多卽許注，則御覽所引殆許注也。冬日則不勝霜雪霧露，夏日則不勝暑熱蟁蝱。蝱讀詩云言采其蝱之蝱也。聖人乃作爲之，作，起也。築土構木，以爲宮室，構，架也。謂材木相乘架也。○王念孫云：高說非也。作爲之三字連讀，下文曰而作爲之揉輪建輿，駕馬服牛，又曰而作爲之鑄金鍛鐵以爲兵刃，皆其證也。又案以爲宮室本作以爲室屋，淺學人多聞宮室，寡聞室屋，故以意改之也。案月令曰毋發室屋，管子八觀篇曰宮營大而室屋寡，荀子禮論篇曰壙壠其顡象室屋

也。呂氏春秋懷寵篇曰。不焚室屋。史記周本紀曰。營築城郭室屋（俗本亦有改爲宮室者）天官書曰。城郭室屋門戶之潤澤。則室屋固古人常語。且此二句以木屋爲韻。下三句以宇雨暑爲韻。若作宮室。則失其韻矣。太平御覽居處部二引此正作室屋。上棟下宇。以蔽風雨。棟屋櫋也。宇屋之垂。以避寒暑。而百姓安之也。安。樂。伯余之初作衣也。伯余。黃帝臣也。世本曰。伯余制衣裳。一曰伯余黃帝。緂麻索縷。手經指挂。其成猶網羅。緂。銳。索。功也。緂讀恬然不動之恬。○王念孫云。高訓緂爲銳。則與麻字義不相屬。今案緂者績也。績而績之也。方言。緝。續也。（廣雅同）秦晉續折木謂之緝。郭璞音剡。人間篇曰。婦人不得剡麻攷縷。緝剡並與緂通。索。如宵爾索綯之索。謂切撚之也。高云。索。功也。功即切字之誤。顏師古注急就篇曰。索。謂切撚之令緊者也。廣雅曰。紉。索也。紉與切通。後世爲之機杼勝複。以便其用。而民得以揜形御寒。揜。蔽。御。止。古者剡耜而耕。摩蜃而耨。剡利也。耜。臿屬。蜃。大蛤。摩令利。用之耨。耨。除苗穢也。木鉤而樵。抱甀而汲。鉤。鎌也。鉤讀濟陰句陽之句。樵。薪蒸。甀。武。今兗州曰小武爲甀。幽州曰瓦。○文典謹按。御覽七百五十八引甀作缾。民勞而利薄。後世爲之耒耜耰鉏。斧柯而樵。桔皐而汲。耰讀曰優。耰。椎也。三輔謂之儓。所以覆種也。民逸而利多焉。古者大川名谷。衝絕道路。不通往來也。乃爲窬木方版。以爲舟航。窬。空也。方。並也。舟相連爲航也。故地勢有無。得相委輸。運所有。輸所無。乃爲靼蹻而超千里。肩荷負儋之勤也。靼蹻。靼。鞁也。勤。勞也。○王念孫云。靼當爲靻。字從且。不從旦。說文。靻。柔革也。（玉篇多達之列二切）屩。屐也。靻。小兒屐也。釋名云。靻。韋屐深頭者之名也。今正文言靼蹻（與屩同）注文言靼鞁。皆是韋屩之名。則字當從且。廣韻。靻。則古切。靼。勒名。字從旦。兩字聲義判然。茅一桂不知靼爲靻之誤。輒加音祖二字。其失甚矣。下文蘇秦躡蹻贏蓋。靼亦靻字之誤。又案爲靼蹻之爲。音于僞反。爲靼蹻而超千里。爲肩負儋之勤也。乃起下之詞。非承上之詞。爲上不當有乃字。此因上文乃爲窬木方版而誤衍也。下文云。爲鷙禽猛獸之害傷人。而無以禁御也。而作爲之鑄金鍛鐵。以爲兵刃。爲上無乃字。是其證。肩負儋之勤。道藏本劉本及諸本並同。漢魏叢書本於負儋上加荷字。而莊本從之。斯爲謬矣。而作爲之楺輪建輿。駕馬服牛。民以致遠而不勞。代負儋。故不勞也。爲鷙禽猛獸之害傷人。而無以禁御也。而作爲之鑄金鍛鐵。以爲兵刃。猛獸不能爲害。以兵刃備之。故不得爲人害也。故民迫其難。則求其便。困其患。則造其備。人各以其所知。去其所害。就其所利。○王念孫云。人

各以其所知當作人各以其知。知與智同。言各用其智以去害而就利也。今本知上有所字者，涉下兩所字而衍。文子上禮篇正作各以其智去其所害就其所利。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因也。循，隨也。當時之可改則改之，故曰不可也。則先王之法度有移易者矣。古之制，婚禮不稱主人。當婚者之身，不稱其名也。稱諸父兄師友。〇文典謹按：意林引不稱主人下有必稱父母兄弟六字。〇陶方琦云：此許注羼入正文者。舜不告而娶，非禮也。堯知舜賢，以二女妻舜，不告父。父頑嚚，欲殺舜，舜知告則不得娶也。不孝莫大于無後，故孟子曰：舜不告猶告爾。〇文典謹按：意林引不告下有瞽叟二字。立子以長，文王舍伯邑考而用武王，非制也。伯邑考，武王之兄也。立聖以庶代嫡，聖人之權爾。禮三十而娶，文王十五而生武王，非法也。三十而娶者，陰陽未分時俱生於子，男從子數左行三十年立於巳，女從子數右行二十年亦立於巳，合夫婦，故聖人因是制禮，使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其男子自巳數左行十得寅，故人十月而生於寅，故男子數從寅起；女自巳數右行得申，亦十月而生於申，故女子數從申起。歲星十二歲而周天，天道十二而備，故圖者十二歲而冠，冠而娶，十五生子，靈圖嗣也。不從，故制也。〇莊逵吉云：甲寅庚申也。甲者陽正，寅亦陽正也；庚者陰正，申亦陰正也。義並詳王逸楚詞注、說文解字中。又雖經曰：男立于寅，女立于申。寅爲木陽，申爲金陰，亦是。〇文典謹按：北堂書鈔八十四引注周天下有爲一紀三字，冠而下有后字。夏后氏殯於阼階之上，禮：飯于牖下，小斂于戶內，大斂于阼階。在牀曰尸，在棺曰柩。殯于賓位，祖于庭，葬于墓也。于阼階，猶在主位，未忍以賓道遠之。殷人殯於兩楹之間，楹，柱也。記曰：殷殯之于堂上兩柱之間，賓主共。周人殯於西階之上，蓋以賓道遠之。此禮之不同者也。有虞氏用瓦棺，有虞氏，舜世，以瓦棺，陶瓦。夏后氏堲周，夏后氏，禹世，無棺椁，以瓦廣二尺，且四尺，側身累之以敝土，曰堲周。殷人用槨，用柏爲椁，厚之。宜以棺爲制也。周人牆置翣，此葬之不同者也。周人兼用棺椁，故牆設翣，狀如今要扇，畫文，插置棺車箱以爲飾。多少之差，各從其爵命之數也。夏后氏祭於闇，於室中，中夜祭之也。殷人祭於陽，於堂上，日平祭也。周人祭於日出以朝。于日出時祭於庭中。朝者，庭也。〇俞樾云：高注首句曰於室中中夜祭之也，二句曰於堂上日平旦祭也，三句曰於日出時祭於庭中，朝者庭也，所說皆未得其義。此文本禮記祭義篇，其文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闇，殷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鄭注曰：闇，昏時也。陽讀爲曰雨曰暘之暘，謂日中時也。朝，日出時也。夏后氏大事以昏，殷人大事以日中，周人大事以日出，亦謂此郊祭也。以朝及闇，謂終日有事。正義曰：此郊之祭，禮經止明郊祭之禮。郊之祭者，謂夏正郊天。然則此文所說本屬

郊祭。郊祭必爲壇，初非廟祭，有何室中堂上庭中之分乎？祭於闇者，於中夜時祭也；祭於陽者，於日中時祭也；祭於日出，卽是祭以朝。朝者，日出也。因周人尙文，郊祭終日有事，日出而祭，及闇而畢，故曰以朝及闇。淮南引此文，不連及闇二字者，意在明三代之祭不同。若言闇，則疑與夏同。且周人初非有取於闇，直以禮繁不得不及闇耳。檀弓篇止言大事以日出，其無取於闇明矣。故淮南省此二字也。高氏誤以朝爲庭中，遂并上文亦以室中堂上言之，與祭義不合，不可從也。

此祭之不同者也。堯大章，堯樂也。舜九韶，舜樂也。書曰：簫韶九成，是也。禹大夏，禹樂也。湯大濩，湯樂也。周武象，武王樂也。此樂之不同者也。故五帝異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施後世。此皆因時變而制禮樂者。譬猶師曠之施瑟柱也。所推移上下者，無寸尺之度，而靡不中音。故通於禮樂之情者能作音。有本主於中，而以知榘矱之所周者也。榘，方也。矱，度法也。○王念孫云：音當爲言。此承上句而釋其義也。今作音者，涉上文中音而誤。魯昭公有慈母而愛之，死爲之練冠，故有慈母之服。慈母者，父所命養己者也。此大夫之妾、士之妻爲之女母，禮爲緦麻三月。昭公獨練，言其記禮之所由興也。○孫詒讓云：此本禮記曾子問注。女母當作如母。儀禮喪服云：慈母如母，是也。但以禮經放之，注文必有舛誤。蓋注云：慈母者，父所命養己者也。此喪服之慈母也。其服，父卒則爲之齊衰三年。注又云：此大夫之妾、士之妻，此據內則云國君世子生，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則喪服之乳母（內則又云：大夫之子有食母。鄭注云：喪服所謂乳母也。案諸侯所使食子者，亦卽食母也）。下又云：禮爲之緦麻三月，卽據喪服乳母之服也。撰之禮服，慈母、乳母輕重縣殊，不可并爲一談。高氏既根據禮記，不宜踳駁至此。竊謂此注當云：慈母者，父所命養己者也。爲之如母（此先舉禮經慈母之正名正服也）。此大夫之妾、士之妻，禮爲之緦麻三月（此明魯昭公之慈母實卽禮經之乳母，非父命養己者，其服不得如母也）。今本傳寫錯互，移爲之如母四字著此大夫之妾士之妻下，文錯互不可通矣。但曾子問孔子曰：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則非乳母甚明。故鄭釋之云：大夫士之子爲庶母慈己者服小功，蓋[illegible]卽喪服小功章所云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高義與記文顯迕。又喪服慈母及庶母慈己三者之服，並據大夫以下言之，諸侯則咸不服，而高猶援乳母緦麻三月之服以爲釋，壹若昭公於乳母宜服緦者，亦與禮經不相應，皆不足據耳。陽侯殺蓼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陽侯，陽陵國侯也。蓼侯，皐陶之後，偃姓之國侯也，今在廬江。古者大饗飲酒，君執爵，夫人執豆。陽侯見蓼侯夫人美豔，因殺蓼侯而娶夫人，由是廢夫人之禮，記所由廢也。先王之制，不宜則廢之；末世之

事。善則著之。是故禮樂未始有常也。故聖人制禮樂。而不制於禮樂。（聖人能作禮樂。不爲禮樂所制。）治國有常。而利民爲本。（本。要。）政教有經。而令行爲上。（經。常也。上。最也。）苟利於民。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舊。（舊。常也。傳曰。舊不必良。舊或作告也。○文典謹按。意林引舊作常。）夫夏商之衰也。不變法而亾。（亾。謂桀紂。）三代之起也。不相襲而王。（三代。禹湯武也。襲。因也。）故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化。易。）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變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循。隨也。俗。常也。○文典謹按。意林引。未足作不足。）百川異源。而皆歸於海。（以海爲宗。）百家殊業。而皆務於治。（業。事也。以治爲要也。○文典謹按。意林引。殊作異。）王道缺。而詩作。（詩所以刺王道。）周室廢。禮義壞。而春秋作。（春秋所以貶絕。不由禮義也。）詩春秋。學之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儒者循之以教導於世。豈若三代之盛哉。以詩春秋爲古之道而貴之。又有未作詩春秋之時。夫道其缺也。不若道其全也。誦先王之詩書。不若聞得其言。聞得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聞聖人之言。不如得其未言時之本意。○王念孫云。誦先王之詩書。詩字因上文詩春秋而衍。先王之書。泛指六藝而言。非詩書之書也。不若聞得其言。聞得其言。兩得字皆因下句得字而衍。高注云。聞聖人之言。不如得其未言時之本意。則聞下無得字明矣。文子上義篇正作誦先王之書。不若聞其言。聞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得其所以言者。言弗能言也。（聖人所言微妙。凡人雖得之口。不耐以言。）故道可道者。非常道也。（常道。言深隱幽冥。不可道也。猶聖人之言微妙。不可言。）周公事文王也。行無專制。（專。獨。制。斷也。）事無由己。（請而後行。）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文王。洞洞屬屬。而將不能。恐失之。（洞洞屬屬。婉順貌也。而將不能勝之。恐失之。慎之至也。洞讀挺挏之挏。屬讀犂擉之擉也。○俞樾云。而將不能。恐失之。義不可通。高注曰。而將不能勝之。恐失之。慎之至也。疑本文作而將不能勝之。而與如古通用。謂如將不能勝之也。恐失之三字。高氏自解如不能勝之義。此三字誤入正文。而轉脫去勝之二字。於是文不成義矣。○文典謹按。御覽六百二十一引作有所奉持於前。洞洞屬屬。如不勝。如將失之。兪說近塙。）可謂能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少。周公繼文王之業。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政。（籍。[illegible]

籍也政治也籍或作阼○王念孫云籍猶位也言周公履天子之位也若圖籍則不可以言履矣下文云成王既壯周公屬籍致政亦謂屬位於成王也荀子儒效篇曰周公屬天子之籍(今本天子譌作天下據宋本改楊倞注以籍為圖籍謨與高注同)聽天下之斷又曰周公歸周反籍於成王此皆淮南所本彊國篇曰夫桀紂聖王之後子孫也有天下者之世也埶籍之所存天下之宗室也埶籍王即埶位是籍與位同義也韓詩外傳作履天子之位聽天下之政尤其明證矣又下文履天子之圖籍造劉氏之貌冠本作履天子之籍造劉氏之冠史記高祖紀曰高祖為亭長以竹皮為冠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乃是也故曰造劉氏之冠(漢書高祖紀詔曰爵非公乘以上毋得冠劉氏冠蔡邕獨斷高祖冠以竹皮為之謂之劉氏冠今本作履天子之圖籍造劉氏之貌冠者貌字涉高注委貌冠而衍後人又誤以籍為圖籍遂於籍上加圖字以與貌冠相對而不知貌為衍文且圖籍不可以言履也○文典謹按御覽六百二十一引籍作國 平夷狄之亂 夷狄猾夏平除之也 誅管蔡之罪 管叔周公兄也蔡叔周公弟也二叔監殷而導紂子祿父為流言欲以亂周周公誅之為國故也傳曰大義滅親也 負扆而朝諸侯 負背也扆戶牖之間言南面也 誅賞制斷無所顧問 決之于心 威動天地聲懾四海 懾假也服四海之內 可謂能武矣成王既壯周公屬籍致政北面委質而臣事之 以圖籍付屬成王致猶歸也北面委玉帛之質執臣之禮也 請而後為復而後行 每事必請復白 無擅恣之志無伐矜之色 不自伐其功勞也不自矜大其善也 可謂能臣矣故一人之身而三變者所以應時矣何況乎君數易世國數易君人以其位達其好憎 人人以其寵位行其所好憎其所憎也 以其威勢供嗜欲 ○王念孫云供嗜欲當作供其嗜欲與達其好憎相對 而欲以一行之禮一定之法應時偶變其不能中權亦明矣 一行之禮非隨時禮也一定之法非隨時法也故曰不能中權權則因時制宜不失中道也 故聖人所由曰道所為曰事道猶金石一調不更事猶琴瑟每弦改調 金石鐘磬也故曰調而不更琴瑟絃有數急柱有前却故調事亦如之也 故法制禮義者治人之具也而非所以為治也 言法制禮義可以為治之基耳非所以為治治在其人之德猶弓矢射之具也非耐必中也中在其人之功○王念孫云人字後人所加高注云言法制禮義可以為治之基耳非所以為治則無人字明矣文子上義篇無人字泰族篇曰故法者治之具也而非所以為治也亦無人字 故仁以為經義以為紀此萬世不更者也若乃人考其才而時省其用雖日

變可也。言人能考度其才，時省其行，擇其善者而崇用之，不必循常，故曰雖日變可也。唯仁義不可改耳，故萬世不更。天下豈有常法哉。隨其時，于其宜。當於世事，得於人理，順於天地，祥於鬼神，則可以正治矣。當，合也。祥，順也。古者人醇工龐，商樸女重。醇，厚，不虛華也。工龐，器堅緻也。商樸，不爲詐也。女重，貞正無邪也。○洪頤煊云：大戴禮王言篇民敦工璞商慤女憧，重即童字，童、憧古通用，謂憧愍無知之貌。○俞樾云：重本作童，大戴記王言篇民敦工璞商慤女憧，即淮南所本也。童與憧通，今作重者，形聲相似而誤。是以政教易化，風俗易移也。今世德益衰，民俗益薄，欲以樸重之法，治既弊之民，是猶無鏑銜橜策錣而御馯馬也。鏑銜，口中央鐵，大如雞子中黃，所制馬口也。錣，揣頭箴也。馯馬，突馬也。○莊逵吉云：殷敬順列子釋文引許慎注云：錣，馬策端有利鋒，所以刺不前也。與此義解同。○王念孫云：銜下本無橜字。高注曰：鏑銜口中央鐵。言鏑銜而不言橜，則無橜字明矣。鏑銜下有橜字，則文不成義。此後人熟於銜橜之語而妄加之耳。昔者神農無制令而民從。無制令，結繩以治也。唐虞有制令而無刑罰。有制令，煥乎其有文章也。其政常仁義，民無犯法干誅，故曰無刑也。夏后氏不負言。言而信也。殷人誓。以言語要誓，亦不違。周人盟。有事而會，不協而盟。盟者，殺牲歃血以爲信也。逮至當今之世，謂淮南王作此書時。忍詢而輕辱，貪得而寡羞，欲以神農之道治之，則其亂必矣。詢讀夏后之后也。○莊逵吉云：說文解字詬或作詢，此用或字，故讀如后。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天下高之。伯成子高，堯時人也。蓋今時之人，辭官而隱處爲鄉邑之下，豈可同哉。古之兵，弓劍而已矣，槽矛無擊，脩戟無刺。槽，柔木矛也。無擊，無鐵刃也。刺，鋒也。槽讀領如蟾蠩之蠩也。○王念孫云：莊依漢魏叢書本改柔爲矛。案矛各本皆作柔。太平御覽兵部二引此亦作柔。說苑說叢篇言人之惡，痛於柔戟，字亦如此。蓋矛柔聲相近，故古書有借柔爲矛者，不宜輒改也。晚世之兵，隆衝以攻，渠幨以守。隆，高也。衝，所以臨敵城，衝突壞之。渠，壍也。一曰甲名。國語曰：奉文渠之甲，是也。幨，檐所以禦矢也。連弩以射，銷車以鬬。連車弩通一絃，以牛挽之，以刃著左右，爲機關發之，曰銷車。銷讀紐綃之綃也。○文典謹按：御覽二百七十一引注連車弩作連弓弩，機關作機開。古之伐國，不殺黃口，不獲二毛。黃口，幼也。二毛，有白髮者。○文典謹按：御覽二百七十一引注幼下有少字。於古爲義，於今爲笑；古之所以爲榮者，伯成子高。今之所以爲辱也。爲鄉邑之下。古之所以

爲治者。今之所以爲亂也。夫神農伏羲。不施賞罰而民不爲非。然而立政者。不能廢法而治民。不能及神農伏羲。○文典謹按。御覽二百七十一引。立作莅。舜執干戚。而服有苗。舜時有苗叛。舜執干戚。而舞于兩階之間。有苗服從之。以德化懷來也。然而征伐者。不能釋甲兵而制彊暴。不耐及舜。由此觀之。法度者。所以論民俗而節緩急也。器械者。因時變而制宜適也。夫聖人作法。而萬物制焉。制。猶從也。○文典謹按。而萬物制焉。疑本作而萬民制焉。羣書治要引。正作萬民制焉。下文云。制法之民。不可與遠舉。卽承此而言。賢者立禮。而不肖者拘焉。拘。猶檢也。制法之民。不可與遠舉。拘禮之人。不可使應變。○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使作以。耳不知清濁之分者。不可令調音。心不知治亂之源者。不可令制法。必有獨聞之耳。○王念孫云。劉本耳作聽。是也。文子上義篇正作獨聞之聽。○文典謹按。王說是也。羣書治要引。耳作聽。文雖小異。耳之爲壞字益明矣。獨見之明。然後能擅道而行矣。○文典謹按。羣書治要。矣作也。夫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變。改也。三代之禮不同。何古之從。大人作而弟子循。循。遵也。知法治所由生。則應時而變。不知法治之源。雖循古終亂。今世之法籍與時變。禮義與俗易。爲學者循先襲業。據籍守舊教。以爲非此不治。是猶持方枘而周員鑿也。欲得宜適致固焉。則難矣。今儒墨者稱三代文武而弗行。是言其所不行也。不耐行。但言之而已。○陶方琦云。羣書治要引許注。儒墨之所言。今皆不行也。按二注正異。氾論訓乃高注本。故治要只引二則。便均異。非今時之世而弗改。是行其所非也。稱其所是。行其所非。是以盡日極慮。而無益於治。勞形竭智。而無補於主也。○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智作精。今夫圖工好畫鬼魅。而憎圖狗馬者。何也。鬼魅不世出。而狗馬可日見也。○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不世出。作無信驗。可日見。作切於前。夫存危治亂。非智不能。道而先稱古。雖愚有餘。○王念孫云。道字當在而字下。道先稱古。與存危治亂相對。羣書治要引此。正作道先稱古。故不用之法。聖王弗行。不驗之言。聖王弗聽。聽。受。○文典謹按。聖王弗

聽。與上聖王弗行相復。羣書治要引上作明主弗聽。當從之。天地之氣。莫大於和。和故能生萬物。和者。陰陽調。日夜分。而生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俞樾云。下言春分而生。秋分而成。上言日夜分而生物。文義重複。且春分秋分。皆日夜分也。日夜分而生物。於秋分而成義亦不合。文子上仁篇。作和者陰陽調。日夜分。故萬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然則此亦當同。上而生二字。乃故萬之誤。生之與成。必得和之精。精氣。故聖人之道。寬而栗。嚴而溫。柔而直。猛而仁。言剛柔寬猛相濟也。太剛則折。太柔則卷。聖人正在剛柔之間。乃得道之本。本原也。積陰則沉。積陽則飛。陰陽相接。乃能成和。夫繩之爲度也。可卷而伸也。引而伸之。可直而睎。睎。望也。○王念孫云。可卷而伸。劉本作可卷而懷。是也。此言繩之爲物。可曲可直。故先言卷而懷。後言引而伸。且懷與睎爲韻。若作伸。則失其韻矣。文子上仁篇。正作可卷而懷。故聖人以身體之。體行。夫脩而不橫。短而不窮。直而不剛。久而不忘者。其唯繩乎。故恩推則懦。懦則不威。推猶移也。嚴推則猛。猛則不和。愛推則縱。縱則不令。縱。放也。刑推則虐。虐則無親。虐。害也。喜害人。人無親之。

昔者齊簡公釋其國家之柄。而專任大臣。簡公。悼公陽生之子任也。往不解曰簡。大臣。陳成子。一將相。攝威擅勢。私門成黨。而公道不行。黨羣。○王引之云。大臣將相四字。當連讀。將相即大臣也。釋其國家之柄。專任大臣將相。皆以六字爲句。攝威擅勢。私門成黨。公道不行。皆以四字爲句。若以將相屬下讀。則句法參差不齊矣。且柄相黨行四字爲韻（柄古讀若方。行古讀若杭。並見唐韻正）讀大臣絕句。則失其韻矣。故使陳成田常鴟夷子皮。得成其難。難。殺簡公之難。○錢大昕云。淮南以鴟夷子皮爲田常之黨。他書所未見。按田常弒君之年。越未滅吳。范蠡何由入齊。此淮南之誤也。○王引之云。陳成田常。本作陳成常。陳其氏也。成其諡也。常其字也。恆其名也。人間篇正作陳成常。呂氏春秋愼勢篇同。吳越春秋夫差內傳。作陳成恆。韓子外儲說右篇。作田成恆。田與陳古字通。言陳則不言田矣。後人又加田字。謬甚。又說山篇。陳成子恆之劫子淵捷也。子字亦後人所加。○王紹蘭云。田衍文。常即恆。是其名也。漢人諱恆。故經典或稱常。或稱恆耳。左氏作恆。公羊作常。哀六年傳。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何休解詁曰。常。陳乞子。重難言其妻。故云爾。常之母。猶曰恆之母。若常是字。陳乞與諸大夫言。不當字其子於朝。曲禮疏引五經異義。公羊說。臣子先死。君父猶名之。孔子云。鯉也死。是已死而稱名。左氏說。既沒稱字而不名。穀梁同左氏說。然則從公羊之說。父於子死猶名。則生名可知。從左氏穀梁之說。沒稱字。則沒

乇名亦可知也戊子生存而傳子呼之曰常明常是名非字矣使呂氏絕祀而陳氏有國者太公姓呂簡公其後也絕祀陳氏代之也此柔懦所生也鄭子陽剛毅而好罰子陽鄭君也一曰鄭相其於罰也執而無赦舍人有折弓者畏罪而恐誅則因猘狗之驚以殺子陽舍人家臣也國人逐猘狗以亂舍人因之以殺子陽畏其辠也此剛猛之所致也今不知道者見柔懦者侵則矜為剛毅見剛毅者亾則矜為柔懦〇王念孫云矜皆當為務(務矜二字隸書往往譌溷管子小稱篇務為不久韓子難篇作矜為不[illegible]呂氏春秋勿躬篇務[illegible]性命之情務誤作矜)言不知道者中無定見故見柔懦者侵則務為剛毅見剛毅者亾則務為柔懦也主術篇曰為智者務為巧詐(道藏本劉本茅本並同朱本改為作於非莊本同)為勇者務於鬭爭是其證也又案此文本作見柔懦者侵則務為剛毅見剛毅者亾則務於柔懦於下本無為字於亦為也為亦於也務為剛毅務於剛毅也務於柔懦務為柔懦也僖二十年穀梁傳曰謂之新宮則近為禰宮言近於禰宮也秦策曰魏為逢澤之遇朝為天子言朝於天子也是為與於同義郊特牲曰郊之祭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言為其質不為其文也又曰祭天掃地而祭焉於其質而已矣大戴禮曾子本孝篇曰故孝子之於親也生則有義以輔之死則哀以莅焉祭祀則莅之以敬如此而成於孝子也言如此而後成為孝子也晉語曰祁奚辭於軍尉言辭為軍尉也文六年穀梁傳曰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積分而成於月者也言積分而成為月也是於與為亦同義為於同義故二字可以互用晉語曰稱為前世(韋注曰言見稱譽於前世)義於諸侯韓詩外傳曰民不親不愛而求於己用為己死不可得也皆以為於互用此云見柔懦者侵則務為剛毅見剛毅者亾則務於柔懦亦以為於互用主術篇曰為智者務為巧詐為勇者務於鬭爭即其明證也又史記孟嘗君傳君不如令弊邑深合於秦西周策於作為張儀傳韓梁稱為東藩之臣趙策為作於蓋為於聲近而義同故字亦相通也然則務於柔懦即務為柔懦道藏本於下復有為字者後人不知為於之同義故又加為字耳(劉本朱本同)茅本不刪為字而刪於字斯為譌矣(莊本同)此本無主於中而見聞舛馳於外者也〇陳觀樓云本無主於中當作無本主於中上文云有本主於中而以知粲融之所周正與此無本主於中相對下文亦云中有本主以定清濁故終身而無所定趨舛乖也定安趨歸也譬猶不知音者之歌也濁之則鬱而無轉鬱湮也轉讀傳譯之傳也清之則燋而不謳燋悴也謳和也〇陳觀樓云謳當作調故注訓為和今作謳者因下句謳字而誤及至韓娥秦青薛談之謳三人皆善謳者侯同曼聲之歌二人善歌一曰曼長憤於志積於內盈而發音則莫

不比於律。而和於人心。何則。中有本主以定清濁。不受於外。而自爲儀表也。今夫盲者行於道。人謂之左則左。謂之右則右。遇君子則易道。○文典謹按。意林引作遇君子則得其平易。遇小人則陷溝壑。○文典謹按。御覽七百四十引作則陷於溝壑。何則。目無以接物也。接。見也。故魏兩用樓翟吳起。而亡西河。魏文侯任樓翟吳起。不用他賢。秦伐其西河之地。○陶方琦云。史記集解八十七。文選七發注引許注。樓季。魏文侯之弟也。按史記李斯列傳。是故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鹽鐵論。是以跛夫之欲及樓季也。舊注亦引許慎注）高作樓翟。顧千里曰。樓翟乃二人（樓爲樓鼻。翟爲翟強）韓非難一云。魏兩用樓翟而亡西河。即此所本。吳起二字乃衍文。或許本作樓季吳起。亦爲二人。湣王專用淖齒。而死于東廟。湣讀汝水之汝。湣王。田常之後。代呂氏爲齊侯。春秋之後。僭號稱王。淖齒。楚將。奔齊爲臣。湣王無道。淖齒殺之。擢其筋。懸廟門之梁。三日而死。見戰國策。無術以御之也。文王兩用呂望召公奭而王。呂望。太公呂尚也。善用兵謀。奭。召康公。用理民物。有甘棠之歌也。楚莊王專任孫叔敖而霸。孫叔敖。楚大夫蔿賈伯盈子。或曰童子也。任其賢。故致于伯也。有術以御之也。夫弦歌鼓舞以爲樂。盤旋揖讓以修禮。厚葬久喪以送死。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非。猶譏也。兼愛尚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楊子非之。兼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右。猶尊也。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皆楊子所不貴。故非也。全性保眞。不以物累形。楊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全性保眞。謂不拔骭毛以利天下弗爲。不以物累己身形也。孟子受業于子思之門。成唐虞三代之德。敘詩書孔子之意。塞楊墨淫詞。故非之也。趨捨人異。各有曉心。故是非有處。得其處則無非。失其處則無是。丹穴太蒙反踵空同大夏北戶奇肱脩股之民。是非各異。習俗相反。丹穴。南方當日下之地。太蒙。西方日所入處也。反踵。國名。其人南行。武迹北向。空同。戴勝極下之地。大夏在西方。北戶在南方。奇肱脩股之民。在西南方。凡此八者。皆九州之外八寅之域者也。君臣上下。夫婦父子。有以相使也。此之是。非彼之是也。此之非。非彼之非也。此。近。諭諸華也。彼。遠。諭八寅也。於諸夏之所是。八寅之所非而廢也。于諸華所非。八寅所是而行也。譬若斤斧椎鑿之各有所施也。施。宜也。禹之時。以五音聽治。禹。顓頊後五世。鯀之子也。

（名文命。受禪成功曰禹。五音，宮商角徵羽也。○文典謹按：聽治，初學記樂部下、白帖六十二、御覽五百七十六引竝作聽政。）治。懸鐘鼓磬鐸，置鞀，以待四方之士。為號曰：（○文典謹按：為號曰，白帖作為銘於簨簴曰。與鬻子合，疑是許本。）教寡人以道者擊鼓，（道和陰陽，鼓一聲，以調五音，故擊之。）諭寡人以義者擊鐘，（鐘，金也。義者斷割，故擊之。）告寡人以事者振鐸，（鐸，鈴，金口木舌，合為音聲。事者非一品，故振之。）語寡人以憂者擊磬，（磬，石也。聲急，憂亦急務，故擊之。○文典謹按：語，初學記樂部下引作告。）有獄訟者搖鞀。（獄，亦訟。訟，一辯於事，故取小鞀搖也。○文典謹按：初學記樂部下引作有獄訟告寡人者搖鞀。）當此之時，一饋而十起，一沐而三捉髮，（饋者，食也。）以勞天下之民。（勞，猶憂也。勞，讀勞勑之勞。）此而不能達善效忠者，則才不足也。（當此之時，不耐達其善，效致其忠，是為無有其材也。）秦之時，高為臺榭，大為苑囿，遠為馳道，鑄金人，（秦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有長人見於臨洮，其高五丈，足迹六尺，放寫其形，鑄金人以象之，翁仲君何是也。○文典謹按：遂為馳道，御覽八十六引作造馳道數千里，又三百二十七引注秦皇帝作秦始皇。）發適戍，入芻稾，（戍，守長城也。入芻稾之稅，以供國用也。○文典謹按：適戍，御覽八十六引作邊戍，三百二十七引作謫戍。）頭會箕賦，輸於少府。（頭會，隨民門數人責其稅。箕賦，似箕然，斂民財多取意也。少府，官名，如今司農。）丁壯丈夫，西至臨洮狄道，（臨洮，隴西之縣，洮水出北。狄道，漢陽之縣。）東至會稽浮石，（會稽，山名。浮石，隨水高下，言不沒，皆在遼西界。一說會稽山在太山下，封于太山，禪於會稽是也。會稽或作滄海。○孫詒讓云：高誘會稽浮石在遼西界，今無攷。竊謂會稽即揚州鎮山，周禮職方氏及呂氏春秋有始覽並云東南曰揚州，則會稽於方位自得為東。莊子外物篇云：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明今浙東之海亦為東海，不必別求之遼西及太山下也。楚辭九思傷時云：超五嶺兮蹉峨，觀浮石兮崔嵬。王注云：東海有浮石之山。然則浮石在五嶺之東，準之地望，其不在遼西明矣。）南至豫章桂林，（豫章，豫章郡。桂林，鬱林郡。○文典謹按：豫章，御覽八十六引作象郡，三百二十七引與今本同，或即許高之異也。）北至飛狐陽原，（飛狐，蓋在代郡南飛狐山也。陽原，蓋在太原，或曰代郡廣昌東五阮關是也。）道路死人以溝量。（言滿溝也。）當此之時，忠諫者謂之不祥，（○文典謹按：御覽八十六引忠諫者上有有字。）而道仁義者謂之狂。逮至高皇帝存亡繼絕，（漢高祖劉季也。○文典謹按：高氏漢人，不當言劉季，劉季二字後人所加也。御覽三百二十七引注無此二字。）舉天下之大義，身自奮袂執銳，以為百姓請命于皇天。（執利兵，伐無道。）

以求百姓之命。祈之于皇天也。當此之時。天下雄儁豪英。暴露于野澤。才過千人爲儁。百人爲豪。萬人爲英。前蒙矢石而後墮谿壑。出百死而給一生。以爭天下之權。墮入也。給至也。給讀仍代之代也。奮武厲誠。以決一旦之命。當此之時。豐衣博帶。而道儒墨者。以爲不肖。言尙武也。逮至暴亂已勝。勝暴亂也。○文典謹按。御覽三百二十七引。已作以。已以古通用。海內大定。繼文之業。立武之功。繼文王受命之業。武王誅無道之功。履天子之圖籍。造劉氏之貌冠。高祖于新豐所作竹皮冠也。一曰委貌冠。○莊逵吉云。錢別駕云。竹皮冠。應劭以爲卽鵲尾冠。以始生竹皮爲之。卽劉氏冠也。總鄒魯之儒墨。通先聖之遺敎。戴天子之旗。乘大路。建九斿。撞大鐘。擊鳴鼓。奏咸池。揚干戚。周禮。天子五路。大路。上路也。王者功成作樂。故撞鐘擊鼓。咸池。黃帝樂。干。楯。戚。斧也。春夏舞者所執。○文典謹按。御覽三百二十七引。戴作載。大路作泰輅。當此之時。有立武者見疑。疑。怪也。一世之間。而文武代爲雌雄。有時而用也。今世之爲武者。則非文也。爲文者。則非武也。文武更相非。而不知時世之用也。此見隅曲之一指。而不知八極之廣大也。隅也。室中之區隅。言狹小。八極。八方之極。言廣大也。故東面而望。不見西牆。南面而視。不覩北方。唯無所嚮者。則無所不通。無所向。則可以見四方。故曰無所不通。○文典謹按。意林引。通下有也字。國之所以存者。道德也。道德施行。民悅其化。故國存也。○兪樾云。德當爲得。字之誤也。文子上仁篇正作得。國之所以存者。道得也。與下句家之所以亡者。理塞也。正同一律。高注曰。理。道也。然則道理一也。得則存。塞則亡矣。高注此句曰。道德施行。民悅其化。故國存也。蓋以道德本屬恆言。故加德字以足句。非正文本作道德也。下文曰。存在得道而不在於大也。亡在失道。而不在於小也。正與此文相應。疑此塞字亦卽失字之誤。故高氏無注矣。家之所以亾者。理塞也。理。道也。堯無百戶之郭。舜無置錐之地。○莊逵吉云。御覽引。置作植。蓋古字通用。以有天下。禹無十人之衆。湯無七里之分。以王諸侯。文王處岐周之間也。地方不過百里。而立爲天子者。有王道也。堯舜禹湯文王。皆王有天下。孟子曰。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是也。夏桀殷紂之盛也。人跡所至。舟車所通。莫不爲郡縣。然而身死人手。而爲天下笑者。

有亾形也。孟子曰。惡死亡。樂不仁。不仁必死亡。故曰有亡形也。故聖人見化以觀其徵。徵。成也。德有盛衰。風先萌焉。風。氣也。萌。見也。有盛德者。謂文王也。伯夷太公。先見之。有衰德者。謂桀紂也。太史令終古及向藝。先去之也。故得王道者。雖小必大。湯武是也。有亾形者。雖成必敗。桀紂是也。夫夏之將亾。太史令終古先奔於商。三年而桀乃亾。湯滅之也。殷之將敗也。太史令向藝先歸文王。朞年而紂乃亾。武王滅之。終古向藝。二賢人名。故聖人之見存亡之迹。成敗之際也。非待鳴條之野。甲子之日也。湯伐桀。禽於鳴條。武王誅紂。以甲子尅之。今謂彊者勝。則度地計衆。富者利。則量粟稱金。若此。則千乘之君無不霸王者。而萬乘之國無不破亡者矣。○王念孫云。無不霸王。無不破亡。兩不字皆後人所加。此言千乘小而萬乘大。若彊者必勝。富者必利。則是千乘之君必無霸王者。萬乘之國必無破亾者矣。而不知國之興亡。在得道與失道。不在大與小也。故下文曰。存在得道。而不在於大。亡在失道。而不在於小。後人不曉文義。而妄加兩不字。其失甚矣。○文典謹按。王謂無不破亡之不。爲後人所加。是也。然上無不霸王之不。則實非衍文。蓋上句言千乘之君之必興。下句則言萬乘之國之不敗。下不字乃涉上不字而衍耳。羣書治要引此文。有上不字。無下不字。是其證。存亡之迹若此。其易知也。愚夫惷婦。皆能論之。惷亦愚也。無知之貌也。趙襄子以晉陽之城霸。智伯以三晉之地擒。襄子。無恤也。智伯。智瑤。三晉。智氏。范中行氏。智伯帥韓魏之君。圍趙襄子于晉陽。趙襄子使張孟談與韓魏通謀。韓魏反而擊之。大破智伯之軍。獲其首。以爲飲器。故曰以三晉之地擒也。湣王以大齊亡。爲淖齒所殺也。田單以即墨有功。燕伐齊而滅之。得七十城。唯即墨未下。田單以市吏率即墨市民。以擊燕師。破之。故曰有功也。故國之亡也。雖大不足恃。大猶亡。智伯是。道之行也。雖小不可輕。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皆有天下。故雖小不可輕。由此觀之。存在得道。而不在於大也。得道之君。雖小爲善。而耐王天下。故曰不在于大也。亡在失道。而不在於小也。無道之君。以爲惡無傷而弗革。積必亡。故曰不在于小也。詩云。乃眷西顧。惟此與宅。言去殷而遷于周也。紂治朝歌。在東。文王國于岐周。在西。天乃眷然顧西土。此唯居周。言我宅也。故曰去殷而遷于周也。故亂國之君。務廣其地。而不務仁義。務高其位。而不務道德。是釋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文典謹

按：羣書治要引造作就。故桀囚於焦門，而不能自非其所行。不自非行之惡。而悔不殺湯於夏臺。悔，恨也。臺或作宮。紂居於宣室，而不反其過。反，悔。○文典謹按：羣書要引居作拊。而悔不誅文王於羑里。羑里，今河內湯陰是也。羑古作牖字。○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羑作牖。二君處強大勢位，修仁義之道，湯武救罪之不給，何謀之敢當。二君，桀紂也。當其君也，彊大之勢，不能自知所行之非也。假令能修仁義之道，則湯武不敢生誅之謀也。○王念孫云：處彊大勢位，本作處彊大之勢，與脩仁義之道相對爲文。今本脫之字，衍位字。（位字因上文勢高其位而衍）則與下句不對。高注云：當其居彊大之勢，不能自知所行之非，則勢下無位字明矣。羣書治要引此正作處彊大之勢。又案：何謀之敢當，當字義不可通。羣書治要引作何謀之敢慮，是也。慮字隸書或作罨，因誤而爲當。○俞樾云：當字無義。羣書治要作慮，然謀即慮也，何謀之敢慮，義亦難通。當疑蓄字之誤。言救罪且不給，不暇更蓄他謀也。若上亂三光之明，下失萬民之心。三光，日月星辰也。失萬民心，施民所惡也。○莊逵吉云：文選注引作三光日月星也，無辰字，以爲許慎注。雖微湯武，孰弗能奪也。言遭人能奪之，不必湯武也。今不審其在己者，而反備之于人。言不慎行己之德，而乃反備天下之人來誅也。○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之于作諸乎。天下非一湯武也，殺一人，則必有繼之者也。○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作殺一人即必或繼之者矣。且湯武之所以處小弱而能以王者，以其有道也。○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以王作著。桀紂之所以處強大而見奪者，以其無道也。○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見奪上有終字。今不行人之所以王者，而反益己之所以奪，是趨亡之道也。武王克殷，欲築宮於五行之山。五行山，今太行山也。在河內野王縣北上黨關也。○文典謹按：御覽八十四引注關作閣。周公曰：不可。夫五行之山，固塞險阻之地也。使我德能覆之，則天下納其貢職者迴也。迴，迂難也。迴或作周，周，必也。使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之伐我難矣。周公言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當來伐我，無爲于五行之山。使天下來伐我者難也。言其依德不恃險也。此所以三十六世而不奪也。周公可謂能持滿矣。滿而不溢也。昔者周書有言曰：周史之書。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可否相濟。上言者常也，爲君常也。下言者權也。此存亡之術也。權，謀也。謀度事宜，不失其道也。唯聖

人爲能知權。言而必信。期而必當。天下之高行也。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直躬。楚葉縣人也。葉公子高謂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凡六畜自來。而取之。曰攘也。尾生與婦人期而死之。尾生。魯人。與婦人期于梁下。水至。溺死也。○文典謹按。文選琴賦注引高注。水至溺死也。作不至而水溺死。直而證父。信而溺死。雖有直信。孰能貴之。○王念孫云。信而溺死。本作信而死女。言信而爲女死。則信不足貴也。今本死女作溺死者。涉上注水至溺死而誤。直而證父。信而死女相對爲文。且女與父爲韻。若作溺死。則文既不對。而韻又不諧矣。文子道德篇正作信而死女。夫三軍矯命。過之大者也。秦穆公興兵襲鄭。過周而東。以兵伐國。不擊鼓。密聲曰襲。周者。王城也。公羊傳曰。王城者何。西周也。鄭賈人弦高將西販牛。道遇秦師於周鄭之間。乃矯鄭伯之命。犒以十二牛。賓秦師而却之。以存鄭國。非君命也。而稱君命。曰矯。酒肉曰享。牛羊曰犒。共其枯槁也。秦師日行千里而襲之。遠主有備。而師無繼。不如還。遂還師而去也。故曰却之。故事有所至。信反爲過。誕反爲功。信爲過者。尾生是。誕爲功者。弦高是。何謂失禮而有大功。昔楚恭王戰於陰陵。恭王與晉厲戰於陰陵。呂錡射恭王中目。因而擒之。過而能改。故曰恭也。○莊逵吉云。古聲陰鄢同。故以鄢陵爲陰陵。非九江之陰陵也。潘尫養由基黃衰微公孫丙相與篡之。四子。楚大夫。篡。晉取恭王。衰。讀繩之維。微。讀救滅之救也。○俞樾云。高解相與篡之四句曰。四子。楚大夫。篡晉取恭王。夫上文並無恭王見禽於晉之事。即云相與篡之。於文不備。據戰於陰陵下。有高注曰。恭王與晉厲戰於陰陵。呂錡射恭王中目。因而禽之。疑此二十字是正文。本在昔楚二字之下。因此二十字誤作注文。後人遂於昔楚下補恭王戰於陰陵六字耳。恭王懼而失體。威儀不如常。坐不能起也。黃衰微舉足蹵其體。恭王乃覺。怒其失禮。奮體而起。四大夫載而行。失禮謂舉足蹵君也。昔蒼吾繞娶妻而美。以讓兄。此所謂忠愛而不可行者也。蒼吾繞。孔子時人。以妻美好。推與其兄。兄則是愛矣。而違親迎曲顧之誼。故曰不可行也。故聖人論事之局曲直。與之屈伸偃仰。無常儀表。○王念孫云。此言屈伸偃仰。皆因乎事之曲直。曲直上不當有局字。蓋衍文也。文子道德篇無局字。時屈時伸。卑弱柔如蒲葦。非攝奪也。剛強猛毅。志厲青雲。非本矜也。○王念孫云。本當爲夸。夸與矜相對爲文。夸字或書作夲。形與本相似。因誤爲

本文選甘泉賦注引此正作夸。又案蒲韋皆柔弱之物。故曰時屈時伸。弱柔如蒲韋。弱柔上不當有卑字。此涉下文屈膝卑拜而誤衍也。荀子不苟篇云。言己之光美。擬於舜禹。參於天地。非夸誕也。與時屈伸。柔從若蒲韋。非懾怯也。剛彊猛毅。靡所不信。非驕暴也。語意略與此同。柔從若蒲韋之上。亦無卑字。以乘時應變也。夫君臣之接。屈膝卑拜。以相尊禮也。至其迫於患也。則舉足蹵其體。天下莫能非也。是故忠之所在。禮不足以難之也。孝子之事親。和顏卑體。奉帶運履。運。正迴也。至其溺也。則捽其髮而拯。拯。升也。出溺曰拯。○文典謹按。捽。意林御覽三百九十六引並作攬。非敢驕侮。以救其死也。故溺則捽父。祝則名君。孟子曰。嫂溺不拯。是豺狼也。而況父兄乎。故溺則拯之。祝則名君。周人以諱事神。敬之至也。勢不得不然也。此權之所設也。故孔子曰。可以共學矣。而未可以適道也。適。之也。道。仁義之善道。可與適道。未可以立也。立德。立功。立言。可以立。未可與權。權者聖人之所獨見也。故忤而後合者。謂之知權。忤。逆。不合也。權。因事制宜。權量輕重。無常形勢。能令醜反善。合于宜適。故聖人獨見之也。合而後舛者。謂之不知權。不知權者。善反醜矣。故禮者實之華。而僞之文也。方於卒迫窮遽之中也。則無所用矣。無所用于禮也。是故聖人以文交於世。而以實從事於宜。不結於一迹之塗。凝滯而不化。是故敗事少而成事多。號令行于天下。而莫之能非矣。結。猶衆也。猩猩知往而不知來。猩猩。北方獸名。人面獸身。黃色。禮記曰。猩猩能言。不離走獸。見人狂走。則知人姓字。此知往也。又嗜酒。人以酒搏之。飲而不耐息。不知當醉。以禽其身。故曰不知來也。乾鵠知來而不知往。乾鵠。鵲也。人將有來事憂喜之徵則鳴。此知來也。知歲多多巢于木枝。人皆探其卵。故曰不知往也。乾讀乾燥之乾。鵠'。讀告退之告。此脩短之分也。昔者萇弘。周室之執數者也。萇弘。周宜王之大夫。數歷術也。天地之氣。日月之行。風雨之變。律歷之數。無所不通。然而不能自知車裂而死。晉范中行氏之難。以叛其君也。周劉氏與晉范氏世爲婚姻。萇弘事劉文公。故周人助范氏。至敬王二十八年。晉人讓周。周爲殺萇弘以釋之。故曰不能自知車裂而死也。○王念孫云。太平御覽刑法部十一引此同。案左傳國語皆言周殺萇弘。而不言車裂。他書亦無車裂之事。案莊子胠篋篇萇弘胣。釋文崔云。胣。裂也。淮南子曰。萇弘

鈹裂而死。據此，則古本作鈹裂，今作車裂者，涉下文蘇秦車裂而誤也。注內車裂同。蘇秦匹夫徒步之人也，鞀蹻嬴蓋，經營萬乘之主，服諾諸侯，然不自免於車裂之患。蘇秦洛陽人也。嬴，籠也。蓋，步蓋也。蘇秦相趙，趙封之爲武安君。初，帶嬴籠步蓋，歷說萬乘之君，合東山之從，利病之勢，無所不下，使諸侯服從，無有不服諾者，故曰四諾諸侯。不自免于車裂之患，說在詮言之篇。徐偃王被服慈惠，身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然而身死國亡，子孫無類。偃王于衰亂之世，脩行仁義，不設武備，楚王滅之，故身死國亡也。十諫篇曰荆文誤而徐亡是也。大夫種輔翼越王句踐，而爲之報怨雪恥，擒夫差之身，開地數千里，然而身伏屬鏤而死。種佐句踐報怨于吳王夫差，殘千里之地，而越王終已疑之，賜屬鏤以死。屬鏤，利劍也。一曰長劍，劍施鹿盧，鋏曳地，屬鏤而行之也。此皆達於治亂之機，機，要也。而未知全性之具者。故萇弘知天道而不知人事，蘇秦知權謀而不知禍福，徐偃王知仁義而不知時，大夫種知忠而不知謀。不知爲身謀也。聖人則不然，論世而爲之事，權事而爲之謀，是以舒之天下而不窕，內之尋常而不塞。不窕，在大能大也。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在小能小，不塞急也。使天下荒亂，禮義絕，綱紀廢，強弱相乘，力征相攘，臣主無差，貴賤無序，甲冑生蟣蝨，乘，加也。攘，卒除。生蟣蝨，不離體也。燕雀處帷幄，而兵不休息，幄，幕也。處，猶巢也。而乃始服屬臾之貌，謹也。恭儉之禮，則必滅抑而不能興矣。天下安寧，政教和平，百姓肅睦，上下相親，而乃始立氣矜，矜，自大也。奮勇力，則必不免於有司之法矣。是故聖人者，能陰能陽，能弱能強，隨時而動靜，因資而立功，物動而知其反，事萌而察其變，化則爲之象，運則爲之應，是以終身行而無所困。故事有可行而不可言者，有可言而不可行者，有易爲而難成者，有難成而易敗者。○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作「或易爲而難成者，或難成而易敗者」。所謂可行而不可言者，趨舍也；可言而不可行者，僞詐也；易爲而難成者，事也；難成而易敗者，名也。○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名作治。此

四策者聖人之所獨見而留意也。〇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見作覩意作志。誳寸而伸尺聖人為之。寸小尺大。小枉而大直君子行之。枉，曲也。直，直其道也。周公有殺弟之累。誅管蔡也。齊桓有爭國之名。自莒先入殺子糾也。然而周公以義補缺。謂翼成王以致太平七年歸政北面為臣，故曰以義補缺也。桓公以功滅醜。立九合一匡之功以滅爭國之惡也。而皆為賢。今以人之小過揜其大美，則天下無聖王賢相矣。故目中有疵，不害於視，不可灼也。疵，贅。灼，燃也。喉中有病，無害於息，不可鑿也。鑿，穿也。河上之丘冢不可勝數，猶之為易也。言河上本非丘壟之處，有易之地猶多。以大言之也，以諭萬事多覆于少。水激興波，高下相臨，差以尋常，猶之為平。雖有激波，猶以為平。平者多也。猶橘柚冬生，人曰冬死，死者衆也。薺麥夏死，人曰夏生，生者多也。昔者曹子為魯將兵，三戰不勝，亾地千里。使曹子計不顧後，足不旋踵，刎頸於陳中，則終身為破軍擒將矣。然而曹子不羞其敗，恥死而無功。柯之盟，揄三尺之刃，造桓公之胷，三戰所亾，一朝而反之，勇聞于天下，功立於魯國。復汶陽之田也。管仲輔公子糾而不能遂。遂，成也。不可謂智。遁逃奔走，不死其難。不死子糾之難也。不可謂勇。束縛桎梏，不諱其恥，不可謂貞。當此三行者，布衣弗友，人君弗臣。布衣之士不可以為益友也，人君不可以為義臣也。然而管仲免於累紲之中，立齊國之政，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使管仲出死捐軀，不顧後圖，豈有此霸功哉。今人君論其臣也，不計其大功，總其略行，而求其小善，則失賢之數也。略，大也。小善忠也。數，衛也。故人有厚德，無問其小節；而有大譽，無疵其小故。〇王念孫云：問當為閒。方言曰：閒，非也。（襄十五年左傳：且不敢閒。論語先進篇：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孟子離婁篇：政不足閒也。趙岐、陳羣、孔穎達諸儒皆訓閒為非。）疵讀為訾。（莊子山木篇：無譽無訾。呂氏春秋必己篇作疵。荀子不苟篇：正義直指，舉人之過，非毀疵也。）無閒與無訾同義，故廣雅曰：閒、訾，諻也。（諻與毀同。）今本閒誤為問，則非其指矣。文子上義篇正作無閒其小節。夫牛蹏之涔，不能生鱣鮪。涔，雨水也。滿牛蹏迹中，言其小也，故不能生鱣鮪也。鱣，大魚，長丈餘，細鱗，黃首，白身。

短頸口在腹下鮪大魚亦長丈餘仲春二月從西河上得過龍門便爲龍先師說云也而蜂房不容鵠卵房巢也〇文典謹按御覽九百十六引鵠作鴻小形不足以包大體也夫人之情莫不有所短誠其大略是也雖有小過不足以爲累誠其實略其行若其大略非也雖有閭里之行未足大舉舉用夫顏喙聚梁父之大盜也梁父齊邑今屬太山〇王念孫云喙當爲啄字之誤也顏啄聚左傳哀二十七年呂氏春秋尊師篇韓子十過篇並作顏涿聚韓詩外傳作顏斲聚說苑正諫篇作顏燭趨漢書古今人表作顏燭雛晏子春秋外篇作顏燭鄒並字異而義同啄與涿斲燭聲並相近喙則遠矣喙啄二字書傳往往相亂而爲齊忠臣段干木晉國之大駔也而爲文侯師駔驕怚一曰駔市儈也言魏國之大儈也〇陶方琦云御覽八百二十八引白帖八十一三引許注駔市儈按二家文義並異所謂一曰即是許說如俶眞訓敦圄注例也後漢郭太傳注引說文駔會也謂合兩家之買賣如今之度市也索隱二十八引淮南注曰干木度市之魁也亦疑是許注類篇引說文駔一曰市會市會即市儈與淮南訓正同孟卯妻其嫂有五子焉然而相魏寧其危解其患孟卯齊人也及爲魏臣能安其危解其患也戰國策曰芒卯也〇莊逵吉云古孟芒同聲故通用景陽淫酒被髮而御於婦人威服諸侯景陽楚將此四人者皆有所短然而功名不滅者其略得也略猶道也季襄陳仲子立節抗行不入洿君之朝不食亂世之食遂餓而死季襄魯人孔子弟子陳仲子齊人孟子弟子居於陵〇王念孫云孔子弟子無季襄襄皆當爲哀字之誤也史記仲尼弟子傳公晳哀字季次（索隱引家語作公晳克克亦哀之誤）此言季哀即季次也故高注云然弟子傳載孔子之言曰天下無行多爲家臣仕於都唯季次未嘗仕游俠傳曰季次原憲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此云立節抗行不入洿君之朝不食亂世之食與史記略同不能存亾接絕者何小節伸而大略屈伸用屈廢也故小謹者無成功訾行者不容於衆好揚人之善揚人之短訾毀人行自獨卑藏衆人所疾而不容之也一曰訾毀也行有毀缺者不爲衆人所容體大者節疏蹠距者舉遠疏長蹠足距大也自古及今五帝三王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易曰小過亨利貞言人莫不有過而不欲其大也夫堯舜湯武世主之隆也隆盛齊桓晉文五霸之豪英也然堯有不慈之名謂天下不以予子丹朱也舜有卑

父之謗。謂瞽瞍降在庶人也。湯武有放弒之事。殷湯放桀南巢，周武弒紂宣室。五伯有暴亂之謀。齊桓晉文宋襄楚莊秦穆，德未能純，皆有爭奪之驗，故曰有暴亂之謀也。是故君子不責備於一人。方正而不以割，廉直而不以切，博通而不以訾，文武而不以責。文武備具，而不責備於人。求於一人則任以人力。任其力所能任也。○王念孫云：求於一人，劉本無一字，是也。道藏本有一字者，因上文責備於一人而誤。求於人，與自脩相對為文。人上不當有一字。下文責人以人力，自脩以道德，即其證。文子上義篇作於人以力，自脩以道。自修則以道德。責人以人力，易償也。自修以道德，難為也。難為則行高矣，易償則求澹矣。夫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半璧曰璜。夏后氏之珍[illegible][illegible]考，瑕釁也。○洪頤煊云：考當作𦒷。說文：𦒷，老人面如點也，从老省，占聲，與玷字通用，譌脫作考。明月之珠不能無纇。夜光之珠，有似月光，故曰明月。纇，若絲之結纇也。○陶方琦云：文選班固兩都賦注、李蕭遠運命論注引許注：夜光之珠，有似明月，故曰明月也。按此許注闌入高注本者，故同。文選兩都賦李善注曰：高誘以隨侯為明月，許慎以明月為夜光。是許高注本異，此注定為許義無疑。○文典謹按：文選辯命論注引高注：考，不平也。纇，瑕也。與此注文迴異，陶謂此為許注，是也。然而天下寶之者，何也？其小惡不足妨大美也。今志人之所短，而忘人之所修，而求得其賢乎天下，則難矣。○王念孫云：得其賢乎天下，衍其字。藝文類聚寶部上引此無其字。夫百里奚之飯牛，伊尹之負鼎，伊尹負鼎俎，調五味，以干湯，卒為賢相。太公之鼓刀，太公，河內汲人，有屠釣之困，卒為文王佐，翼武王伐紂也。甯戚之商歌，甯戚，衛人也。商旅于齊，宿郭門外，疾世，商歌以干桓公。桓公夜出迎客，聞之，舉以為大田，事在道應訓也。其美有存焉者矣。衆人見其位之卑賤，事之洿辱，而不知其大略，以為不肖。及其為天子三公，而立為諸侯賢相，乃始信於異衆也。信，知也。夫發于鼎俎之間，伊尹。出于屠酤之肆，肆，列也。謂太公呂尚也。解于累紲之中，累紲，所以束縛人，謂管仲。興于牛頷之下，興，起也。謂百里奚也。頷，顉合，索之合。洗之以湯沐，祓之以爟火，立之于本朝之上，倚之于三公之位，爟火，取火於日之官也。周禮司爟掌行火之政令，所以祓除不祥也。立，置也。本朝，國朝也。內不慙於國家，外不愧於諸侯，符勢有以內合，內合，合于君。故未有功而知其賢

者。堯之知舜。〇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舜下有也字。功成事立。而知其賢者。市人之知舜也。爲是釋度數而求之於朝肆。草莽之中。其失人也必多矣。爲上自任耳目聽明。以得賢人之故。不復用度量之術取人。而亟求賢于朝肆之列。草莽之中。失賢人必多矣。何可求賢也。何則。能效其求。而不知其所以取人也。夫物之相類者。世主之所亂惑也。嫌疑肖象者。衆人之所眩耀。肖象。似也。嫌疑。謂白骨之肖象牙也。碧盧似玉。蛇牀似麋蕪也。故狠者類知而非知。狠者自用。像有知。非眞知。〇陶方琦云。羣書治要引許注。狠。慢也。按二注正異。說文作狠。盭也。義亦同。愚者類仁而非仁。愚者不能斷割。有似於仁。非眞仁也。〇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兩仁字皆作君子。戇者類勇而非勇。戇者不知畏危難。有似於勇。非眞勇。使人之相去也。若玉之與石。美之與惡。則論人易矣。夫亂人者。芎藭之與藁本也。蛇牀之與麋蕪也。此皆相似者。言其相類。但其芳臭不同。猶小人類君子。但其仁與不仁異也。〇王念孫云。美之與惡。本作葖之與莧。葖與莧不相似。故易辨。此言物之不相似者。下言其物之相似者。皆各舉二物以明之。若云美之與惡。則不知爲何物矣。蓋俗書美字作羙。葖字作𡗗。𡗗之上半與美相似。因誤而爲美。後人不解其故。遂改爲美之與惡耳。羣書治要及爾雅疏埤雅續博物志引此。並作葖之與莧。是其證。又案上既言亂人。則下不必更言相似。且正文既言相似。則注不必更言言其相類矣。爾雅疏引許注云。此四者藥草臭味之相似。然則此皆相似四字。蓋後人約記許注於正文之旁。而寫者因誤合之也。（茅本又於相似下加者字。而莊本從之。謬矣。）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爾雅疏本草圖經埤雅續博物志所引皆無此四字。〇陶方琦云。爾雅釋艸正義引許注。此四者藥艸臭味之相似。惟治病則不同力。按二家注文異。足徵許高之別。北宋時尚有許注殘本。故引文尚異。故劍工惑劍之似莫邪者。唯歐冶能名其種。歐冶。良工也。玉工眩玉之似碧盧者。唯猗頓不失其情。碧盧。或云碔砆。猗頓。魯之富人。能知玉理。不失其情也。〇俞樾云。上云劍工惑劍之似莫邪者。莫邪是良劍之名。則碧盧亦必是美玉之名。地形篇碧樹瑤樹在其北。高注曰。碧。青玉也。是其義也。下文云。闇主亂於姦臣小人之疑君子者。然則莫邪碧盧是喻君子。非喻小人。高注曰碧盧或云碔砆。失之。闇主亂于姦臣小人之疑君子者。唯聖人能見微以知明。故蛇舉首尺而修短可知也。象見其牙而大小可論也。薛燭庸子見若狐甲於劍而利鈍識矣。〇薛。齊邑也。燭庸氏子。通利劍。〇俞樾云。狐甲之義不可曉。

狐疑爪字之誤。荀子大略篇。爭利如蚤甲而喪其掌。楊注曰。蚤與爪同。此爪甲連文之證。若爪甲者。言其小也。言燭庸子之於劍。止見若爪甲者而已。識其利鈍矣。下文曰。臾兒易牙淄澠之水合者。嘗一哈水而甘苦知矣。一哈言其少也。與此文正一律。臾兒易牙。淄澠之水合者。嘗一哈水而甘苦知矣。臾兒易牙。皆齊之知味者。哈。口也。○陶方琦云。莊子音義引許注。兪兒黃帝時人。狄牙卽易牙。齊桓公時識味人也。按二注文異。莊子音義又引淮南一本作臾兒。注云。臾兒亦齊人。卽今高注。知與許注本異也。兪跗。揚雄解嘲作臾柎。兪臾古通。簡狄。詩緯作簡易。狄易亦古通。大戴禮。桓公任狄牙。揚子法言。狄牙能喊。皆作狄牙。文選琴賦。狄牙喪味。注引淮南淄澠之水合。狄牙嘗而知之。是卽許本作狄牙之證。今道應篇作易牙。亦當改正。故聖人之論賢也。見其一行而賢不肖分矣。孔子辭廩丘。終不盜刀鉤。廩丘。齊邑。今屬濟陰。齊景公養孔子以言。未見從道未得行。不欲虛祿。辭而不受。故不復利人刀鉤也。許由讓天子。終不利封侯。許由。隱者。陽城人。堯欲以天下與之。洗耳而不就。故曰不利于封侯也。故未嘗灼而不敢握火者。見其有所燒也。未嘗傷而不敢握刃者。見其有所害也。○文典謹按。御覽八百六十九引。灼下有也字。握刃作攉刃。由此觀之。見者可以論未發也。而觀小節可以知大體矣。故論人之道。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施。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爲。貧則觀其所不取。視其更難。以知其勇。動以喜樂。以觀其守。委以財貨。以論其仁。振以恐懼。以知其節。則人情備矣。古之善賞者。費少而勸衆。趙襄子行之是。善罰者。刑省而姦禁。齊威王行之是也。善予者。用約而爲德。秦繆公行之是。善取者。入多而無怨。齊桓公行之也。趙襄子圍於晉陽。罷圍而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爲賞首。左右曰。晉陽之難。赫無大功。今爲賞首。何也。智伯求地于趙襄子。不與。智伯率韓魏以圍之。三月不克。趙氏之臣張孟談潛與韓魏通謀。反智伯而殺之。張孟談之力也。故曰高赫無大功也。襄子曰。晉陽之圍。寡人社稷危。國家殆。羣臣無不有驕侮之心。唯赫不失君臣之禮。故賞一人而天下爲忠之臣者莫不終忠於其君。此賞少而勸善者衆也。○王念孫云。天下爲忠之臣者。當作天下之爲臣者。呂氏春秋義賞篇引孔子曰。賞一人。而天下之爲人臣者莫敢失禮。卽淮南所

本也。今本之爲二字誤倒。又衍一忠字。此賞少而勸善者衆也。當作此賞少而勸衆者也。上文云。古之善賞者。賞少而勸衆。正與此句相應。下文曰。此刑省而姦禁者也。此用約而爲德者也。此入多而無怨者也。句法並與此同。今本衆者二字誤倒。又衍一善字。(善字涉下文勸善而衍)齊威王設大鼎於庭中。而數無鹽令曰。子之譽日聞吾耳。察子之事。田野蕪。倉廩虛。囹圄實。子以姦事我者也。乃烹之。齊以此三十二歲道路不拾遺。此刑省姦禁者也。秦穆公出遊而車敗。右服失馬。服中失馬。○王念孫云。右服失馬。馬字因注文而衍。服爲中央馬。則不須更言馬矣。呂氏春秋愛士篇。正作右服失(失與佚同)野人得之。穆公追而及之岐山之陽。野人方屠而食之。穆公曰。夫食駿馬之肉而不還飲酒者傷人。吾恐其傷汝等。徧飲而去之。處一年。與晉惠公爲韓之戰。處一年者。謂飲食人酒之明年也。晉惠公夷吾。倍秦納己之賂。秦興兵伐晉。戰於晉地韓原也。晉師圍穆公之車。梁由靡扣穆公之驂。獲之。梁由靡。晉大夫。扣猶牽也。將獲穆公。○王念孫云。高注云。將獲穆公。則正文獲上有將字也。將獲未獲。故人得而救之。若已爲晉所獲。則不能救矣。食馬肉者三百餘人。皆出死爲穆公戰於車下。遂克晉。虜惠公以歸。此用約而爲德者也。齊桓公將欲征伐。甲兵不足。令有重罪者出犀甲一戟。犀甲。取其堅也。戟。車戟也。長丈六尺。犀或作三。直出三甲也。有輕罪者。贖以金分。輕。小也。以金分出金。隨罪輕重有分兩也。○文典謹按。御覽三百三十九引注。出金下有兩字。訟而不勝者。出一束箭。不勝。猶不直也。箭十二爲束也。百姓皆說。乃矯箭爲矢。治箭之笄好者也。○文典謹按。御覽引注。治作矢。笄作竿。鑄金而爲刃。刃。五刃也。刀劍矛戟矢也。以伐不義而征無道。遂霸天下。此入多而無怨者也。故聖人因民之所喜而勸善。因民之所惡而禁姦。○文典謹按。御覽六百三十六引。所喜作所善。而禁作以禁。故賞一人而天下譽之。罰一人而天下畏之。故至賞不費。賞當賞。不虛費。至刑不濫。刑當刑。不傷善。濫。讀收斂之斂。孔子誅少正卯而魯國之邪塞。少正。官。卯。其名也。魯之諂人。孔子相魯七日。誅之於東觀之下。刑不濫也。子產誅鄧析而鄭國之姦禁。鄧析詭辯。姦人之雄也。子產誅之。故姦禁也。傳曰。鄭駟遄殺鄧析。而用其竹刑。鄧析制刑。書之于竹。鄭國用之。

不以人廢言也。以近諭遠，以小知大也。故聖人守約而治廣者，此之謂也。天下莫易於爲善，而莫難於爲不善也。爲善，靜身無欲，信仁而已，順其天性，故易。爲不善，貪欲無猒，毀人自成，戾其天性，故難也。所謂爲善者，靜而無爲也。所謂爲不善者，躁而多欲也。適情辭餘，無所誘惑，循性保眞，無變於己。○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惑作慕，循作脩。隸書循脩相似，書傳多互譌也。故曰爲善易。○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作故曰爲善者易也。越城郭，踰險塞，姦符節，盜管金，篡弒矯誣，○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弒作殺。非人之性也，故曰爲不善難也。姦，私，亦盜也。符節，成信也，而盜取之。管，壯鑰也。金，印封，亦所以爲信也。固閉藏也。篡弒，下謀上也。矯，擅作君命。誣，以惡覆人也。皆非人本所受天之善性也。○王念孫云：如馬注，則金字當爲璽字之誤。然金與璽字不相似，璽字無緣誤爲金，蓋俗書璽字或作鉨，因誤爲金矣。五音集韻云：璽俗作鉨。今人所以犯囹圄之罪，而陷於刑戮之患者，由嗜慾無厭，不循度量之故也。○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循作脩。何以知其然？天下縣官法曰：發墓者誅，竊盜者刑，此執政之所司也。夫法令者罔其姦邪，勒率隨其蹤跡，勒，主問吏。率，太任也。○王念孫云：法令下衍者字。法令罔其姦邪，勒率隨其蹤跡，相對爲文。○洪頤煊云：漢書主問吏無名爲勒者，勒當是鞫字之譌。張湯傳：訊鞫論報，師古曰：鞫，問也。鞫字譌脫作勒。無愚夫惷婦，皆知爲姦之無脫也，犯禁之不得免也。然而不材子不勝其欲，蒙死亾之罪，而被刑戮之羞。蒙，冒。然而立秋之後，○王念孫云：下然而二字，因上然而衍。立秋之後五句，卽承上死亾之罪，刑戮之羞言之，不當更有然而二字。司寇之徒，繼踵於門，而死市之人，血流於路，何則？惑於財利之得，而蔽於死亾之患也。夫今陳卒設兵，兩軍相當，將施令曰：斬首拜爵，而屈撓者要斬，○王念孫云：夫今當爲今夫。斬首下脫者字。斬首者拜爵，屈撓者要斬，相對爲文。羣書治要引此有者字。然而隊階之卒，皆不能前遂斬首之功，遂，成也。○王念孫云：隊階二字，義不可通，當從羣書治要所引作隊伯。字之誤也。（左畔作阝，因隊字而誤。右畔作皆，則因下文皆字而誤。）逸周書武順篇曰：五五二十五曰元卒，四卒成衞，曰伯。是百人爲伯也。通典兵一引司馬穰苴曰：五人爲伍，十伍爲隊，是隊爲伯之半，故曰隊伯之卒。而後被要斬之罪，是去恐死而就必死也。故

利害之反。禍福之接。不可不審也。事或欲之。適足以失之。〇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事上有故字。或避之。適足以就之。楚人有乘船而遇大風者。波至而自投於水。〇王念孫云。波至而下。當有恐字。下文惑於恐死。而反忘生也。即承此句言之。羣書治要。意林。藝文類聚舟車部。白帖六十三。太平御覽地部三十六。舟部二。引此。皆作波至而恐。〇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無楚字。人有作有人。非不貪生而畏死也。惑於恐死。而反忘生也。故人之嗜慾。亦猶此也。〇文典謹按。意林。白帖六十三。引亦猶此也。並作亦復如此。齊人有盜金者。當市繁之時。至掇而走。勒問其故。曰。而盜金於市中。何也。繁。衆也。勒。主問吏。故猶意也。而。汝也。對曰。吾不見人。徒見金耳。志所欲。則忘其爲矣。是故聖人審動靜之變。而適受與之度。理好憎之情。和喜怒之節。夫動靜得。則患弗過也。〇王念孫云。過。當從劉本朱本作遇。字之誤也。受與適。則罪弗累也。好憎理。則憂弗近也。喜怒節。則怨弗犯也。故達道之人。不苟得。不讓福。〇俞樾云。讓。當爲攘。詮言篇。不能使福必來。信己之不攘也。高注曰。攘。却也。此云不攘福。義與彼同。其有弗棄。非其有弗索。常滿而不溢。恆虛而易足。虛。無欲也。〇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常滿作恆盈。恆虛作常虛。今夫霤水足以溢壺榼。而江河不能實漏巵。〇文典謹按。霤。羣書治要引作溜。實。意林引作滿。故人心猶是也。〇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是作此。自當以道術度量。食充虛。衣禦寒。則足以養七尺之形矣。若無道術度量。而以自儉約。則萬乘之勢不足以爲尊。天下之富不足以爲樂矣。譬若桀與紂。無道術度量。不得爲匹夫。何尊樂之有乎。孫叔敖三去令尹。而無憂色。爵祿不能累也。不以爵祿累其身也。荆佽非兩蛟夾繞其船。而志不動。怪物不能驚也。勇而不惑。聖人心平志易。精神內守。物莫足以惑之。夫醉者俛入城門。以爲七尺之閨也。超江淮。以爲尋常之溝也。酒濁其神也。〇文典謹按。意林引超江淮句。在俛入城門句前。怯者夜見立表。以爲鬼也。見寢石。以爲虎也。懼揜其氣也。揜。奪也。又況無天地之怪物乎。夫雌雄相接。陰陽相薄。

羽者爲雛鷇，毛者爲駒犢，柔者爲皮肉，堅者爲齒角，人弗怪也。水生蠬蜄，山生金玉，人弗怪也。老槐生火，久血爲燐，人弗怪也。血精在地，暴露百日則爲燐，遙望炯炯若燃火也。○陶方琦云：詩東山正義引許注兵死之血爲鬼火。按二注文異。說文粦下云：兵死及牛馬之血爲粦。粦，鬼火也。與許注淮南說同。論衡論死篇：人之兵死也，人言其血爲燐。張華博物志雜說篇云：鬬戰死亾之地，其人馬血積年化爲燐。燐與許義合。○文典謹按：御覽八百六十九引注「遙望炯炯若燃火也」作「遠望若野火也」。山出㷻陽。㷻陽，山精也。人形長大，面黑色，身有毛，足反踵，見人而笑。○莊逵吉云：㷻陽見爾雅。程敦云：說文解字作梟羊也。陽與羊古字通也。嚴忌哀時命又作㷻楊。山海經謂之贛巨人。○文典謹按：文選上林賦注引高注作「梟羊，山精也，似遽類」。水生罔象。水之精也。國語曰：龍罔象也。○陶方琦云：說文虫部蝄字下引許注：蝄蜽狀如三歲小兒，赤黑色，赤目，長耳，美髮。按說文所引淮南王說，當是後人記許君注淮南說，于羵與上芸艸一條例同。魯語曰：木石之怪曰夔蝄蜽，水之精曰龍罔象。高作罔象，故引國語；許注作蝄蜽，正與高異。其實罔象罔兩古訓亦不甚分。法苑珠林引夏鼎志：罔象如三歲兒，赤目，黑色，大耳，長臂，赤爪，索縛則可得食。訓與許說蝄蜽同，知許說必有本也。一切經音義二引淮南說：狀如三歲小兒，赤黑色，赤目，赤爪，長耳，美髮。知今說文敚赤爪二字，應補。說文蝄蜽，山川之精物。又道應篇罔兩問於景曰，許注：罔兩，水之精物也。（玉篇作魍魎，水神，如三歲小兒，赤黑色。左氏音義亦云罔兩水神）此實許本水生蝄蜽之證。木生畢方。木之精也。狀如烏，青色，赤脚，一足，不食五穀。井生墳羊。土之精也。魯季子穿井獲土缶，其中有羊，是也。○文典謹按：文選思玄賦注引墳作羵。人怪之，聞見鮮而識物淺也。○文典謹按：御覽八百八十八引作「聞見鮮而所識淺也」。天下之怪物，聖人之所獨見；利害之反覆，知者之所獨明達也；同異嫌疑者，世俗之所眩惑也。夫見不可布於海內，聞不可明於百姓，是故因鬼神禨祥而爲之立禁，禨祥，吉凶也。禁，戒也。總形推類而爲之變象。何以知其然也？世俗言曰：饗大高者，而彘爲上牲；大高，祖也。一曰上帝。葬死人者，裘不可以藏；相戲以刃者，太祖軵其肘；軵，擠也。讀近茸，急察言之。枕戶橉而臥者，鬼神蹠其首。此皆不著於法令，而聖人之所不口傳也。夫饗大高而彘爲上牲者，非彘能賢於野獸麋鹿也，而神明獨饗之，何也？以爲彘者家人所常畜而易得之物也，故因其便以尊之。

裘不可以藏者。非能具綈綿曼帛。溫煖於身也。世以為裘者。難得貴賈之物也。曼帛，細帛也。裘，狐之屬也。故曰貴賈之物。而不可傳於後世。無益於死者。而足以養生。故因其資以讐之。資，用也。讐，忌也。○王念孫云：裘無益於死者，而足以養生，故曰可傳於後世。劉本作不可傳於後世，不字因上文不可以藏而衍。諸本與劉本同，唯道藏本無不字。相戲以刃。太祖軵其肘者。夫以刃相戲。必為過失。過失相傷。其患必大。無涉血之仇爭忿鬭。而以小事自內於刑戮。愚者所不知忌也。故因太祖以累其心。累，恐也。枕戶橉而臥。鬼神履其首者。使鬼神能玄化。則不待戶牖之行。○王念孫云：之當作而。太平御覽居處部十二引此正作不待戶牖而行。○文典謹按：御覽一百八十四引無能字。若循虛而出入。則亦無能履也。虛，孔竅也。○莊逵吉云：御覽引作無履也，無能字。夫戶牖者。風氣之所從往來。而風氣者。陰陽相捔者也。○文典謹按：御覽一百八十四引作而風氣者陰陽之戶牖者也。離者必病。離，遭也。故託鬼神以伸誡之也。凡此之屬。皆不可勝著於書策竹帛。而藏於官府者也。故以禨祥明之。為愚者之不知其害。乃借鬼神之威。以聲其教。所由來者遠矣。而愚者以為禨祥。而狠者以為非。唯有道者能通其志。今世之祭井竈門戶箕箒臼杵者。非以其神為能饗之也。恃賴其德。煩苦之無已也。是故以時見其德。所以不忘其功也。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者。唯太山。崇，終也。日旦至食時為終朝。赤地三年。而不絕流。澤及百里。而潤草木者。唯江河也。是以天子秩而祭之。故馬免人於難者。其死也。葬之。牛其死也。葬以大車為薦。○王念孫云：藝文類聚獸部上、太平御覽禮儀部三十四、獸部八引此並作故馬免人於難者，其死也，葬之以帷為衾；牛有德於人者，其死也，葬之以大車之箱為薦。今本葬之下脫去以帷為衾四字，牛下脫去有德於人者五字，葬下脫去之字，大車下脫去之箱二字，當補入。○文典謹按：意林引此文作馬免人於難者，死葬之以蓋，蒙之以衾；牛有德於人者，死葬之以大車。牛馬有功。猶不可忘。又況人乎。此聖人所以重仁襲恩。襲，亦重累。

故炎帝於火。死而爲竈。炎帝神農以火德王天下。死託祀于竈神。禹勞天下。死而爲社。勞力天下。謂治水之功也。託祀于后土之神。后稷作稼穡。死而爲稷。稷。周弃也。○王念孫云。炎帝於火。本作炎帝作火。於字或書作扵。形與作相似而誤。太平御覽火部二引作於。亦後人依誤本改之。其居處部十四引此正作作。史記孝武紀索隱。藝文類聚火部。廣韻竈字注引此並作作。禹勞天下。本有力字。故高注曰。勞力天下。謂治水之功也。今本無力字者。後人誤以爲衍文而刪之耳。古者謂勤爲力。（大雅烝民箋。力猶勤也。）勞力天下。猶言勤勞天下。泰族篇曰。夙興夜寐而勞力之。是也。倒言之則曰力勞。主術篇曰。民貧苦而忿爭。事力勞而無功。是也。藝文類聚禮部中引此無力字。亦後人依誤本刪之。太平御覽禮儀部十一引正文注文並作勞力。論衡祭意篇或曰。炎帝作火。死而爲竈。禹勞力天下。死而爲社。所引即淮南之文。后稷作稼穡。后稷本作周棄。此亦後人以意改之也。昭二十八年左傳曰。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魯語曰。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此者淮南所本。藝文類聚禮部中。太平御覽禮儀部十一。引此並作周棄。高注當云。周棄。后稷也。今本云。稷。周棄也。此亦後人所改。羿除天下之害。死而爲宗布。此鬼神之所以立。羿。古之諸侯。河伯溺殺人。羿射其左目。風伯壞人屋室。羿射中其膝。又誅九嬰窫窳之屬。有功於天下。故死託祀於宗布。祭田爲宗布。謂出也。一曰。今人室中所祀之宗布是也。或曰。司命傍布也。此堯時羿。非有窮后羿。○孫詒讓云。此注譌挩不可通。以意求之。祭田爲宗布。謂出也。當作祭星爲宗布。布謂此也。爾雅釋天云。祭星曰布。即高所本。（今本星譌田。此譌出。又挩一布字。）但高釋宗布之義。並肌說。雖信。竊疑周禮黨正之祭禜。族師之祭酺。（鄭注云。禜謂雩禜水旱之神。酺者爲人物裁害之神也。）（禜宗酺布聲近字通。禮記祭法雩禜。禜亦作宗。）禜酺並禳除裁害之祭。羿能除害。故託食於彼。義亦正相應也。

北楚有任俠者。其子孫數諫而止之。不聽也。縣有賊。大搜其廬。事果發覺。夜驚而走。追道及之。其所施德者。皆爲之戰。得免而遂反。語其子曰。汝數止吾爲俠。今有難。果賴而免身。而諫我不可用也。知所以免於難。而不知所以無難。論事如此。豈不惑哉。宋人有嫁子者。告其子曰。嫁未必成也。有如出。不可不私藏。私藏而富。其於以復嫁易。其子聽父之計。竊而藏之。若公知其盜也。逐而去之。其父不自非也。而反得其計知爲出藏財。而不知藏財所以出也。爲論如此。豈不勃哉。今夫僦載者。救一車之任。極一牛之力。爲軸之

折也。有如轅軸其上以爲造。不知軸轅之趣軸折也。楚王之佩玦而逐菟。爲走而破其玦也。因佩兩玦以爲之豫。兩玦相觸。破乃逾疾。〔○文典謹按。御覽九百七引作楚王佩玦逐兎。馬速玦破。乃取兩玦重而著之。其破疾愈。〕亂國之治有似於此。夫鴟目大而眎不若鼠。蚈足衆而走不若蛇。物固有大不若小。衆不若少者。〔○文典謹按。御覽九百四十八引作蚈足走不及蛇。物固有小不及大也。〕及至夫彊之弱。弱之彊。危之安。存之亾也。非聖人孰能觀之。大小尊卑。未足以論也。唯道之在者爲貴。何以明之。天子處於郊亭。則九卿趨。大夫走。坐者伏。倚者齊。當此之時。明堂太廟。懸冠解劍。緩帶而寢。非郊亭大而廟堂狹小也。至尊居之也。天道之貴也。非特天子之爲尊也。所在而衆仰之。夫蟄蟲鵲巢。皆嚮天一者。至和在焉爾。帝者誠能包稟道。合至和。則禽獸草木莫不被其澤矣。而況兆民乎。

卷十四

詮言訓

〔詮。就也。就萬物之指。以言其徵。事之所謂。道之所依也。故曰詮言。○文典謹按。此篇敘目無因以題篇字。乃許慎注本。〕

洞同天地。渾沌爲樸。未造而成物。謂之太一。〔太一。元神總萬物者。〕同出於一。所爲各異。有鳥有魚有獸。謂之分物。方以類別。物以羣分。性命不同。皆形於有。隔而不通。分而爲萬物。莫能及宗。〔謂及己之性宗。同于洞同。○王念孫云。及皆當爲反。字之誤也。宗者。本也。言莫能反其本也。下文云。能反其所生。卽反宗之謂。故高注曰。反己之性宗也。說山篇曰。吾將反吾宗矣。又曰。牆之壞。愈其立也。冰之泮。愈其凝也。以其反宗。高注並云。宗。本也。是其證。分而爲萬物。文選演連珠注引作分爲萬殊。案上文既云物以羣分。此無庸復言分爲萬物。疑作萬殊者是也。今本殊作物。蓋涉下文萬物而誤。〕故動而謂之生。死而謂之窮。皆爲物矣。

非不物而物物者也。物物者亾乎萬物之中。不物之物，恍惚虛無。物物者，造萬物者也。此不在萬物之中也。○王念孫云：莊本改亾為存，正與此義相反。稽古太初。人生於無。○莊逵吉云：御覽此下有注云：當太初天地之始，人生於無形，無形生有形也。形於有。有形而制於物。○莊逵吉云：御覽此下有注云：為物所制。能反其所生。若未有形。謂之眞人。眞人者。未始分於太一者也。聖人不為分尸。尸，主也。不為謀府。不為事任。不為智主。藏無形。行無迹。遊無朕。朕，兆也。不為福先。不為禍始。保於虛無。動於不得已。欲福者或為禍。欲利者或離害。故無為而寧者。失其所以寧則危。無事而治者。失其所以治則亂。星列於天而明。故人指之。義列於德而見。故人視之。人之所指。動則有章。人之所視。行則有迹。動有章則詞。行有迹則議。○王引之云：詞當為訶。凡隸書可字之在旁者，或作可。（漢晉相史晨饗孔廟後碑：雅歌吹笙。歌作歌。冀州從事郭君碑：凋柯霜榮。柯作柯。）故訶字或作詞，形與詞相似，因誤為詞。詞，謂相譏訶也。動有章則人訶之，行有迹則人議之也。說林篇曰：有為則議，多事固苛。高注曰：蘇秦為多事之人，故見議見苛也。苛與訶同。議字古讀若俄。（小雅北山篇：或出入風議。與為為韻。為讀若譌。淮南俶眞篇：立而不議。與和為韻。史記太史公自序：王人是議。與禾為韻。）故此及說林篇皆以訶議為韻。若作詞則失其韻矣。故聖人揜明於不形。藏迹於無為。王子慶忌死於劍。王子慶忌者，吳王僚之弟子。闔閭弒僚，慶忌勇健，亾在鄭。闔閭畏之，使要離刺慶忌。羿死於桃棓。棓，大杖，以桃木為之，以擊殺羿，由是以來，鬼畏桃也。○陶方琦云：御覽三百五十七引許注：棓，大杖，以桃木為之，以擊殺羿，是以鬼畏桃也。按說文：棓，梲也。謂大杖也。（元應引補入。）通俗文：大杖曰棓。開元占經中官占引石氏曰：天棓九星，天之武備。棓者，大杖，所以打賊也。說山訓：羿死桃部，不給射。高注：桃部，地名。與許說正異。（顧氏日知錄謂淮南子詮言訓作大杖解，于說山訓作地名解，一人注書而前後若此。）琦按：此正許注八篇、高注十三篇之分，顧氏蓋未之知也。子路菹於衛。蘇秦死於口。蘇秦好說，為齊所殺。人莫不貴其所有。而賤其所短。○王念孫云：貴與賤相反，長與短相反。若有與短，則非相反之名。有當為脩，字之誤也。脩，長也。言人皆貴其所長，而賤其所短也。淮南王避父諱，故不言長而言脩。然而皆溺其所貴。而極其所賤。所貴者有形。所賤者無朕也。故虎豹之彊來射。蝯狖之捷來措。人能貴其所賤。賤

其所貴。可與言至論矣。自信者。不可以誹譽遷也。知足者。不可以勢利誘也。故通性之情者。不務性之所無以爲。人性之無以爲者。不務也。通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柰何。通於道者。物莫不足滑其調。○王念孫云。物莫不足滑其調。當作物莫足滑其和。滑。亂也。(見原道俶眞精神三篇注。及周語晉語注)言通於道者。物莫能亂其天和也。今本莫下衍不字。(因上文兩不字而衍)和字又誤作調。原道篇曰。不以欲滑和。俶眞篇曰。不足以滑其和。精神篇曰。何足以滑和。莊子德充符篇曰。不足以滑和。諸書皆言滑和。無言滑調者。且和與爲何爲韻。(爲古讀若譌。說見唐韻正)若作調。則失其韻矣。又兵略篇。敵若反靜。爲之出奇。彼不吾應。獨盡其調。若動而應。有見所爲。彼持後節。與之推移。彼有所積。必有所虧。精若轉左。陷其右陂。敵潰而走。後必可移。案獨盡其調。調亦當爲和。(注同)和與奇爲移虧陂爲韻。(奇爲移虧陂古音皆在歌部。說見唐韻正)若作調。則失其韻矣。又泰族篇。五行異氣而皆適調。六藝異科而皆同道。本作五行異氣而皆和。六藝異科而皆通。因和誤爲調。通誤爲道。後人遂於道上加同字。又於調上加適字。以成對句。而不知其謬也。太平御覽學部二引作五行異氣而皆和。六藝異科而皆道。道字雖誤。而和字不誤。且上句無適字。下句無同字。舊本北堂書鈔藝文部一引此。正作五行異氣而皆和。六藝異科而皆通。泰族又云。聖人兼用而財制之。失本則亂。得本則治。其美在調。其失在權。水火金木土穀。異物而皆任。規矩權衡準繩。異刑而皆施。丹青膠漆。不同而皆用。各有所適。物各有宜。案。其美在調。調亦當爲和。之治爲韻。和權施宜爲韻。(和施宜古音在歌部。權在元部。歌元二部古或相通。說見泰族陰陽化一條下)若作調。則失其韻矣。文子上禮篇正作其美在和。其失在權。泰族又云。今目悅五色。口嚼滋味。耳淫五聲。七竅交爭以害其性。日引邪欲而澆其身。夫調身弗能治。柰天下何。案。日引邪欲而澆其身。夫調。本作日引邪欲而澆其天和。即原道所云以欲滑和也。文子下德篇作日引邪欲。竭其天和。身且不能治。柰天下何。是其明證矣。今本澆其下衍身字。(因下文而衍)天誤爲夫。和誤爲調。遂致文不成義。且聲爭性爲韻。和何爲韻。若作調。則失其韻矣。和調二字。形聲皆不相近。無因致誤。而以上五段和字皆誤作調。殊不可解。詹何曰。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矩不正。不可以爲方。規不正。不可以爲員。身者事之規矩也。未聞枉己而能正人者也。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憎。適情性。則治道通矣。原天命則不惑禍福。治心術則不妄喜怒。理好憎則不貪無用。適情性則欲不過節。不惑禍福。則動靜循理。不妄喜怒。則賞罰不阿。不貪無用。則不以欲

用害性。（王念孫云。劉本無下用字。是也。此因上用字而衍。○俞樾云。下用字衍文。文子符言篇作不貪無用。卽不以欲害性。是其證。）欲不過節。則養性知足。凡此四者。弗求於外。弗假於人。反己而得矣。天下不可以智爲也。不可以慧識也。不可以事治也。不可以仁附也。不可以强勝也。五者皆人才也。德不盛。不能成一焉。德立則五無殆。五見則德無位矣。（五事皆見。而德無所立位。）故得道則愚者有餘。失道則智者不足。渡水而無游數。雖强必沉。有游數。雖羸必遂。又況託於舟航之上乎。爲治之本。務在於安民。安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欲。節欲之本。在於反性。反性之本。在於去載。（去浮華載於亾者也。）去載則虛。虛則平。平者道之素也。虛者道之舍也。能有天下者。必不失其國。能有其國者。必不喪其家。能治其家者。必不遺其身。能脩其身者。必不忘其心。能原其心者。必不虧其性。能全其性者。必不惑於道。故廣成子曰。愼守而內。周閉而外。（廣成子。黃帝時人也。）多知爲敗。毋視毋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不得之己。而能知彼者。未之有也。故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能成霸王者。必得勝者也。能勝敵者。必强者也。能强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能自得者。必柔弱也。强勝不若己者。至於與同則格。（言人力能與己力同也。己以强加之。則戰格也。）柔勝出於己者。其力不可度。故能以衆不勝成大勝者。唯聖人能之。善游者不學刺舟而便用之。勁筋者不學騎馬而便居之。輕天下者。身不累於物。故能處之。泰王亶父處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幣珠玉而不聽。乃謝耆老而徙岐周。百姓攜幼扶老而從之。遂成國焉。推此意。四世而有天下。不亦宜乎。（四世。太王。王季。文王。武王。）無以天下爲者。必能治

天下者。霜雪雨露。生殺萬物。天無爲焉。猶之貴天也。厭文搔法。（厭，持也。搔，勞也。）治官理民者。有司也。君無事焉。猶尊君也。辟地墾草者。后稷也。決河濬江者。禹也。聽獄制中者。皋陶也。有聖名者。堯也。故得道以御者。身雖無能。必使能者爲己用。不得其道。伎藝雖多。未有益也。方船濟乎江。有虛船從一方來。觸而覆之。雖有忮心。必無怨色。有一人在其中。一謂張之。一謂歙之。（持舟楫者。謂近岸爲歙。遠岸爲張也。○文典謹按。莊子山木篇作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歙之。司馬注。張。開也。歙。斂也。）再三呼而不應。必以醜聲隨其後。向不怒而今怒。向虛而今實也。人能虛己以遊於世。孰能訾之。釋道而任智者必危。棄數而用才者必困。有以欲多而亡者。未有以無欲而危者也。有以欲治而亂者。未有以守常而失者也。故智不足免患。（○文典謹按。智不足免患。與下愚不足以至於失。不一律。足下當有以字。羣書治要引。正作故智不足以免患。）愚不足以至於失。寧守其分。循其理。失之不憂。得之不喜。故成者非所爲也。得者非所求也。入者有受而無取。出者有授而無予。因春而生。因秋而殺。所生者弗德。所殺者非怨。則幾於道也。（○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幾作近。）聖人不爲可非之行。不憎人之非己也。修足譽之德。不求人之譽己也。不能使禍不至。信己之不迎也。不能使福必來。信己之不攘也。（攘，却也。）禍之至也。非其求所生。故窮而不憂。福之至也。非其求所成。故通而弗矜。（矜，自伐其功也。）知禍福之制。不在於己也。故閒居而樂。無爲而治。聖人守其所以有。不求其所未得。求其所無。則所有者亡矣。修其所有。則所欲者至。（○王念孫云。求其所無。本作求其所未得。脩其所有。本作脩其所已有。此皆承上文而申言之。不當有異文。今本作求其所無。脩其所有。皆後人以意改之也。羣書治要引此。正作求其所未得。脩其所已有。文子符言篇同。下文亦云。不知道者。釋其所已有。而求其所未得。○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至下有矣字。與上句則所有者亡矣一律。）故用兵者。先爲不

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治國者。先為不可奪。以待敵之可奪也。舜修之歷山而海內從化。文王修之岐周。而天下移風。使舜趨天下之利。而忘修己之道。身猶弗能保。何尺地之有。〇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有下有乎字。故治未固於不亂。治不亂之道。尙未牢固也。而事為治者必危。行未固於無非。而急求名者必剉也。〇俞樾云。襄二十七年公羊傳。我卽死。女能固納公乎。秦策。王固不能行也。何休高誘注。並曰。固必也。治未固於不亂。行未固於無非。言爲治未必不亂。爲行未必無非也。下文曰。爲義之不能相固。威之不能相必也。是可知固必同義。高此注以尙未牢固說之。其義轉迂。福莫大無禍。利莫美不喪。動之為物。不損則益。動有爲也。〇陶方琦云。羣書治要引許注正同。不成則毀。不利則病。皆險也。險言危難不可行。〇陶方琦云。羣書治要引許注。險言危難。致不可行三字。說文。險阻難也。說正同。道之者危。故秦勝乎戎。而敗乎殽。秦穆公勝西戎。爲晉所敗於殽。楚勝乎諸夏而敗乎柏莒。楚昭王服諸夏。而吳敗之柏莒。〇莊逵吉云。柏莒卽栢舉。古字通用也。故道不可以勸而就利者。而可以寧避害者。〇王念孫云。勸下而字。因下句而字衍。文子符言篇。無而字。故常無禍。不常有福。常無罪。不常有功。〇俞樾云。常與尙通。史記衛綰傳。劍尙盛。漢書作常。漢書賈誼傳。尙憚以危爲安。賈子宗首篇。尙作常。並其證。聖人無思慮。無設儲。來者弗迎。去者弗將。將送也。人雖東西南北。獨立中央。故處衆枉之中。不失其直。天下皆流。獨不離其壇域。故不為善。不避醜。遵天之道。不為始。不專己。循天之理。不豫謀。不棄時。與天為期。不求得。不辭福。從天之則。〇王念孫云。善當爲好。不爲好。不避醜。遵天之道。猶洪範言無有作好。遵王之道也。今作不爲善者。後人據文子符言篇改之耳。好醜道爲韻。始己理爲韻。謀時期爲韻。得福則爲韻。若作善。則失其韻矣。不求所無。不失所得。內無旁禍。外無旁福。〇王念孫云。旁字義不可通。文子符言篇。作奇禍奇福。是也。俗書奇字作竒。旁字作㫄。二形相似而誤。禍福不生。安有人賊。為善則觀。衆人之所觀也。為不善則議。觀則生貴。議則生患。〇王引之云。貴當爲責字之誤也。此言爲善則觀之者多。觀之者多。則責之者必備。下文曰。責多功鮮。無以塞之。正謂此也。文子符言篇。作爲善卽勸。勸卽生責。故道術不可以進而求名。

而可以退而修身．不可以得利．而可以離害．故聖人不以行求名．不以智見譽．法修自然．己無所與．慮不勝數．行不勝德．事不勝道．爲者有不成．求者有不得．人有窮．而道無不通．與道爭則凶．故詩曰．弗識弗知．順帝之則．有智而無爲．與無智者同道．有能而無事．與無能者同德．其智也．告之者至．然後覺其動也．使之者至．然後覺其爲也．〇俞樾云．使之者至上．當有其能也三字．上文云．有智而無爲．與無智者同道．有能而無事．與無能者同德．下文云．有智若無智．有能若無能．皆以智能對舉．故知此亦當然．有智若無智．有能若無能．道理爲正也．故功蓋天下．不施其美．澤及後世．不有其名．道理通而人僞滅也．名與道不兩明．人受名．則道不用．道勝人．則名息矣．〇王念孫云．受當爲愛．字之誤也．愛名則不愛道．故道不用也．文子符言篇．正作愛．又下文．喜德者必多怨．喜予者必善奪．唯滅迹於無爲．而隨天地自然者．唯能勝理．而爲受名．名興則道行．道行則人無位矣．案此當作唯滅迹於無爲．而隨天地自然者．爲能勝理．而無愛名．名興則道不行．道行則人無位矣（人如人心．道心之人．上文高注云．無位．無所立也）卽上文所謂人愛名則道不用．道勝人．則名息也．今本爲人能誤作唯能．無愛名誤作爲受名．道不行又脫不字．則上下文皆不可通矣．韓詩外傳云．唯滅跡於人．能（與而同）隨天地自然．爲能勝理．而無愛名．名興則道不用．道行則人無位矣．是其證．勝理二字．說見後勝心一條下．道與人競長．章人者．息道者也．章明也．息止也．人章道息．則危不遠矣．故世有盛名．則衰之日至矣．欲尸名者必爲善．欲爲善者必生事．事生則釋公而就私．貨數而任己．〇王引之云．貨當爲背．字之誤也．背數而任己．謂背自然之數．而任一己之私．與上句釋公而就私同意．文子符言篇．作倍道而任己．倍與背同．下文又云．君好智．則倍時而任己．棄數而用慮．欲見譽於爲善．而立名於爲質．則治不修故．而事不須時．〇王念孫云．質當爲賢．賢質草書相似．故賢誤爲質（逸周書官人篇．有隱於仁賢者．大戴禮．賢誤作質）爲賢與爲善．義正相承．文子作見譽而爲善．立名而爲賢．是其證．又下文．無須臾忘爲質者．必困於性．百步之中．不忘其容者．必累其形．案此當作無須臾忘其爲賢者．必困於性．百步之中．不忘其爲容者．必累其形．今本上二句內脫其字．下二句內脫爲字（爲容與爲賢相對．百步之中而必爲儀容．則形不勝勞．故曰必累其形．脫去爲字．則文義不明）賢字又誤爲質．此卽承上欲立名於爲賢．則

治不循故事不順時言之故高注曰常思爲賢不循自然則性困也（今本高注賢字亦誤爲貿）文子作夫須臾無忘其爲賢者必困其性百步之中無忘其爲容者必累其形是其證治不修故則多責事不須時則無功責多功鮮無以塞之則妄發而邀當妄爲而要中功之成也不足以更責更償也事之敗也不足以弊身○王念孫云不足以弊身不字涉上文而衍此言功成則不足以償其責事敗則適足以斃其身也文子符言篇作事敗足以滅身是其證故重爲善若重爲非而幾於道矣天下非無信士也臨貨分財必探籌而定分探籌捉籌也以爲有心者之於平不若無心者也天下非無廉士也然而守重寶者必關戶而全封○俞樾云全字無義乃璽字之誤國語魯語追而予之璽書韋注曰璽書璽封書也此璽封二字之證時則篇曰固封璽封璽與璽封同五音集韻曰璽俗作金與全字形相似故誤爲全矣氾論篇盜管金高注曰金印封所以爲信金亦璽字之誤彼璽誤爲金此璽誤爲全其誤正同以爲有欲者之於廉不若無欲者也人舉其疵則怨人舉說己之疵則怨之鑑見其醜則善鑑鑑鏡也鏡見人之好醜以爲美鏡也人能接物而不與己焉則免於累矣而不與己若鏡人形而不有好憎公孫龍粲於辭而貿名公孫龍以白馬非馬冰不寒炭不熱爲論故曰貿也鄧析巧辯而亂法鄧析教鄭人以訟訟不俱問子產誅之也蘇秦善說而亾蘇秦死于齊也國○王念孫云亾國當作亾身故高注曰蘇秦死於齊也今本身作國者涉下文治國而誤又案高注本在蘇秦善說而亾之下今本在亾字之下國字之上則是以亡字絕句而以國字下屬爲句大謬（此句與上二句相對爲文若讀蘇秦善說而亾爲句則與上二句不對下文由其道則善無章循其理則巧無名亦相對爲文若讀國由其道爲句則文不成義）由其道則善無章脩其理則巧無名故以巧鬬力者始於陽常卒於陰言智巧之所施始之於陽善終於陰惡也以慧治國者始於治常卒於亂使水流下孰弗能治激而上之非巧不能故文勝則質揜邪巧則正塞之也德可以自修而不可以使人暴道可以自治而不可以使人亂雖有聖賢之寶不遇暴亂之世可以全身而未可以霸王也○俞樾云寶字無義疑當作資荀子性惡篇雖其資楊注曰資材也謂雖有聖賢之材也資與寶形似而誤湯武之王也遇桀紂

之暴也。桀紂非以湯武之賢暴也。湯武遭桀紂之暴而王也。故雖賢王必待遇。遇者能遭於時而得之也。非智能所求而成也。君子修行而使善無名。布施而使仁無章。故士行善而不知善之所由來。民澹利而不知利之所由出。故無爲而自治。善有章則士爭名。利有本則民爭功。二爭者生。雖有賢者弗能治。故聖人揜迹於爲善。而息名於爲仁也。外交而爲援。事大而爲安。不若內治而待時。凡事人者。非以寶幣必以卑辭。事以玉帛則貨殫而欲不饜。卑體婉辭則諭說而交不結。約束誓盟則約定而反無日。〔反背叛也。〕雖割國之錙錘以事人。〔六兩曰錙。倍錙曰錘。〕而無自恃之道。不足以爲全。若誠外釋交之策而慎修其境內之事。〔○陳觀樓云。外釋交之策。當爲釋外交之策。上文外交而爲援。是其證。〕盡其地力以多其積。厲其民死以牢其城。上下一心。君臣同志。與之守社稷。斅死而民弗離。則爲名者不伐無罪。而爲利者不攻難勝。此必全之道也。民有道所同道。有法所同守。〔民凡所道行者同道。而法度有所共守也。〕爲義之不能相固。威之不能相必也。故立君以一民。君執一則治。無常則亂。君道者。非所以爲也。所以無爲也。何謂無爲。智者不以位爲事。勇者不以位爲暴。仁者不以位爲患。可謂無爲矣。〔○王念孫云。劉本患作惠。案劉本是也。不以位爲惠。謂不假位以行其惠也。爲惠與爲暴相對。主術篇曰。重爲惠。重爲暴。則治道通矣。義與此同。〕夫無爲則得於一也。一也者萬物之本也。無敵之道也。凡人之性。少則猖狂。壯則暴强。老則好利。一身之身既數變矣。〔○兪樾云。上身字當作人。氾論篇曰。故一人之身而三變者。所以應時矣。文義與此同。〕又況君數易法。國數易君。人以其位通其好憎。下之徑衢不可勝理。故君失一則亂甚於無君之時。故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此之謂也。君好智則倍時而任己。棄數而用慮。天下之物博

而智淺以淺澹博末有能者也獨任其智失必多矣故好智窮術也好勇則輕敵而簡備自偩而辭助自偩自恃也辭助不受佗人之助也一人之力以禦強敵〇王念孫云圖當爲圖字之誤也圖與衆同劉績改圖爲衆而莊本從之義則是而文則非矣不杖衆多而專用身才必不堪也故好勇危術也好與則無定分上之分不定則下之望無止若多賦斂實府庫則與民爲讎少取多與數未之有也故好與來怨之道也仁智勇力人之美才也而莫足以治天下由此觀之賢能之不足任也而道術之可修明矣〇孫詒讓云脩當爲循言道術可循守也聖人勝心衆人勝欲心者欲之所生也聖人止欲故勝其心而以百姓爲心也衆人勝欲心欲之而耐勝止也〇王念孫云勝任也言聖人任心衆人任欲也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心之官則思聖人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故曰聖人任心衆人任欲也若衆人則縱耳目之欲而不以心制之故曰衆人任欲也下文曰食之不寧於體聽之不合於道視之不便於性三關交爭（高注三關謂食視聽今本正文三關作三官注作三官三關食視聽皆後人以意改之也主術篇曰目妄視則淫耳妄聽則惑口妄言則亂夫三關者不可不慎守也今據以訂正）以義爲制者心也又曰耳目鼻口不知所取去心爲之制各得其所皆其證矣說苑說叢篇曰聖人以心導耳目小人以耳目導心即此所謂聖人勝心衆人勝欲也說文勝任也任與勝聲相近任心任欲之爲勝心勝欲猶戴任之爲戴勝（月令戴勝降于桑呂氏春秋季春篇作戴任）高注聖人勝心曰心者欲之所生也聖人止欲故勝其心則誤以勝爲勝敗之勝矣如高說則是心與耳目口無以異下文何以言三關交爭以義爲制者心乎又解衆人勝欲曰心欲之而能勝止也心欲之而能勝止則是賢人矣安得謂之衆人乎且下文言欲不可勝則勝之訓爲任明矣文子符言篇作聖人不勝其心衆人不勝其欲此亦未解勝字之義而以意改之也又下文唯滅迹於無爲而隨天地自然者爲能勝理而無愛名（此句今本多誤字辯見前受名下）勝亦任也言任理而不愛名也隨天地自然即所謂任理也呂氏春秋適音篇勝理以治身則生全矣亦謂任理爲勝理也高注曰理事理情欲也勝理去之以事理爲情欲義不可通皆由誤以勝爲勝敗之勝故多牴牾矣君子行正氣小人行邪氣〇文典謹按御覽七百二十引小人作不內便於性外合於義循理而動不繫於物者正氣也重於滋味〇文典謹按御覽引重作推淫於聲色發於喜怒不顧後患者邪氣也邪與正相傷欲與性相害不可兩立一置一廢故聖人

損欲。而從事於性。○王念孫云。此本作故聖人損欲而從性。上文曰。欲與性相害。不可兩立。故此言損欲而從性。而從性也。後人改從性爲從事於性。則似八股中語矣。文子符言篇正作損欲而從性。太平御覽方術部一引此作損欲而存性。雖存與從不同。而皆無事於二字。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接而說之。不知利害嗜慾也。食之不寧於體。聽之不合於道。視之不便於性。三官交爭。三官。三關。謂食視聽也。以義爲制者心也。割痤疽非不痛也。飲毒藥非不苦也。然而爲之者。便於身也。渴而飲水。非不快也。飢而大飧。非不澹也。然而弗爲者。害於性也。此四者。耳目鼻口不知所取去。心爲之制。各得其所。○俞樾云。鼻字衍文也。上文云。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接而說之。不知利害嗜慾也。食之不寧於體。聽之不合於道。視之不便於性。三關交爭。以義爲制者心也。然則此承上文而言。亦當止言耳目口。不當兼言鼻。今衍鼻字者。蓋後人據文子符言篇增入。不知彼文上言目好色。耳好聲。鼻好香。口好味。故下言耳目鼻口。此文上言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故下止言耳目口。兩文不同。未可據彼以增此也。由是觀之。欲之不可勝明矣。凡治身養性。節寢處。適飲食。和喜怒。便動靜。使在己者得。而邪氣因而不生。豈若憂瑕疵之與痤疽之發。而豫備之哉。○王念孫云。邪氣因而不生。本作邪氣自不生。言治身養性。皆得其道。則邪氣自然不生。非常恐其生。而豫備之也。今本作邪氣因而不生者。自誤爲因。（隸書因或作囙。與自字相似而誤）後人又加而字耳。太平御覽引此正作邪氣自不生。夫函牛之鼎沸而蠅蚋弗敢入。函牛。受一牛之鼎也。崑山之玉瑱。崑山。崑崙也。瑱。式也。而塵垢弗能汚也。聖人無去之心而心無醜。無取之美而美不失。故祭祀思親不求福。饗賓修敬不思德。唯弗求者能有之。言不求而所求至也。處尊位者。以有公道而無私說。故稱尊焉。不稱賢也。有大地者。以有常術而無鈐謀。故稱平焉。不稱智也。內無暴事以離怨於百姓。外無賢行以見忌於諸侯。上下之禮。襲而不離。而爲論者莫然不見所觀焉。此所謂藏無形者。非藏無形。孰能形。形形而言之。形[illegible]見也。三代之所道者。因也。故禹決江河。因水也。后稷播種樹穀。因地也。湯武平暴亂。因

時也。故天下可得而不可取也。不可強取。霸王可受而不可求也。在智則人與之訟，在力則人與之爭。○王念孫云：在習當爲作，字之誤也。言當因時而動，不可任智任力也。上文曰：失道而任智者必危。又曰：獨任其智，失必多矣。故好智窮術也，好勇危術也，皆其證。未有使人無智者，言己不能使敵國遇而無智也。有使人不能用其智於己者也。使人之智不能于己。未有使人無力者，有使人不能施其力於己者也。言己不能使人無智力。但能使人不以智力加於己。此兩者常在久見。故君賢不見，諸侯不備；不肖不見，則百姓不怨。百姓不怨，則民用可得；諸侯弗備，則天下之時可承。若湯武承桀紂而起。事所與衆同也，功所與時成也，聖人無焉。故老子曰：虎無所措其爪，兕無所措其角，蓋謂此也。鼓不滅於聲，故能有聲；鏡不沒於形，故能有形。○王念孫云：滅當爲臧，沒當爲設，皆字之誤也（臧字俗書作滅，形與滅相似。設與沒草書亦相似）。臧古藏字。鼓本無聲，擊之而後有聲；鏡本無形，物來而後有形。故曰鼓不藏於聲，鏡不設於形。作滅作沒，則義不可通矣。文選演連珠注引此作鏡不設形，故能有形。文子上德篇作鼓不藏聲，故能有聲；鏡不設形，故能有形。是其證。金石有聲，弗叩弗鳴；管簫有音，弗吹無聲。○王念孫云：劉本依文子改弗聲爲無聲，而諸本皆從之。案劉改非也。白虎通義曰：聲者，鳴也。言管簫有音，弗吹弗鳴也。兵略篇曰：彈琴瑟，聲鐘竽，亦謂鳴鐘竽也。劉誤以聲爲聲音之聲，故依文子改之耳。金石有聲，管簫有音，音亦聲也（此謂聲音之聲）。弗叩弗鳴，弗吹弗聲，聲亦鳴也（與聲音之聲異義）。若云弗吹無聲，則與上文不類矣。聖人內藏，不爲物先倡。○俞樾云：先字衍文。先即倡也。言倡不必言先。文子上德篇正作不爲物倡，無先字。事來而制，物至而應。飾其外者傷其內，扶其情者害其神，見其文者蔽其質。無須臾忘爲質者，必困於性。常思爲質，不修自然，則性困也。百步之中不忘其容者，必累其形。故羽翼美者傷骨骸，鵠鶴一舉千里，則形如塵芳，以其翮美也。枝葉美者害根莖。能兩美者，天下無之也。○孫詒讓云：莖，文子符言篇作荄。與骸之協韻是也。荄莖形近而誤。天有明，不憂民之晦也；百姓穿戶鑿牖，自取照焉。地有財，不憂民之貧也；百姓伐木芟草，自取富焉。至德道者若邱山，嵬然不動，行者以爲期也。行道之人，指以爲期。

直己而足物。己己山也。言山特自生萬物，以足百姓，不爲百姓故生之也。不爲人贛，用之者亦不受其德，故寧而能久。天地無予也，故無奪也。日月無德也，故無怨也。喜德者必多怨，喜予者必善奪。唯滅迹於無爲而隨天地自然者，唯能勝理。理，事理情欲也。勝理，去之。而爲受名。名興則道行，道行則人無位矣。故譽生則毀隨之，善見則怨從之。○王念孫云：劉本依文子符言篇改怨爲惡，案劉改是也。惡與毀對，善與惡對。道藏本作怨者，涉上文兩怨字而誤。利則爲害始，福則爲禍先。唯不求利者爲無害，唯不求福者爲無禍。侯而求霸者，必失其侯；霸而求王者，必喪其霸。故國以全爲常，霸王其寄也；身以生爲常，富貴其寄也。能不以天下傷其國，而不以國害其身者，焉可以託天下也。言不貪天下之利，故可以天下託也。○王念孫云：焉猶則也。老子故貴以身爲天下，則可寄天下。道應篇引作焉可以託天下，是其證。荀子禮論篇三者偏亡，焉無安人，史記禮書作則無安人，是焉與則同義。見老子信不足焉有不信焉下。道藏本、劉本、朱本並作爲，茅一桂不解焉字之義而改焉爲爲，莊本從之，謬矣。不知道者，釋其所已有，而求其所未得也。苦心愁慮以行曲，故福至則喜，禍至則怖，神勞於謀，智遽於事。○俞樾云：遽讀爲劇。說文力部：勞，劇也。然則劇亦勞也。劇於事，謂勞於事也。遽劇古通用。公羊宣六年傳釋文曰：劇本作遽。禍福萌生，終身不悔己之所生，乃反愁人。禍福皆生於己，非旁人也。○文典謹按：御覽七百三十九引作不悔己之所生，乃反怨人。不喜則憂，中未嘗平，持無所監，謂之狂生。持無所監。所監者非玄德，故爲狂生。○王念孫云：李善注文選任昉哭范僕射詩曰：淮南子曰：臺無所監，謂之狂生。高誘曰：臺，持也。所監者非元德，故爲狂生。臺，古握字也。如李注所引，則今本正文及高注皆經後人刪改明矣。又案臺與握不同字，臺當爲臺字之誤也。說文：臺，古文握。故高注云：臺，持也。又云：臺，古握字也。後人不知臺爲臺之誤，而改臺爲持，又改高注臺持也爲持無所監，並刪去臺古握字也五字，以滅其跡，甚矣其妄也。人主好仁，則無功者賞，有罪者釋；好刑，則有功者廢，無罪者誅。及無好者，誅而無怨，施而不德，放準循繩，身無與事，若天若地，何不覆載。故合而舍之者君也，制而誅之者法也。民已受誅，怨無所滅，謂之

道。○王念孫云。怨無所滅。文子道德篇作無所怨懟。是也。道周當誅。故受誅者無所怨懟。今本怨字誤在無所上。懟字又誤作滅。則文不成義。道勝則人無事矣。聖人無屈奇之服。屈短。奇長也。服之不衷。身之災也。○王念孫云。屈奇猶瑰異耳。周官閽人。奇服怪民不入宮。鄭注曰。奇服。衣非常。屈奇之服。即奇服也。司馬相如上林賦。摧崣崛崎。義與屈奇相近。屈奇雙聲字。似不當分為兩義也。○陶方琦云。一切經音義十二又十五引許注。屈。短也。奇。長也。按二注文正同。漢書廣川惠王越傳。謀屈奇。注。屈奇。異也。說苑君道篇。則未有布衣屈奇之士。許注以屈爲短。即說文屈無尾也之訓。以奇爲長。即漢書操其奇贏之訓。無瑰異之行。服不視。其所服。衆不觀視也。行不觀。言不議。通而不華。窮而不懾。榮而不顯。隱而不窮。異而不見怪。容而與衆同。無以名之。此之謂大通。升降揖讓。趨翔周遊。不得已而爲也。非性所有於身。情無符檢。情無符檢。非所樂也。行所不得已之事。揖讓者。不得已而爲。而不解構耳。豈加故爲哉。豈故者遭時宜而制禮。非故爲也。故不得已而歌者。不事爲悲。不得已而舞者。不矜爲麗。歌舞而不事爲悲麗者。皆無有根心者。中無根心。強爲悲麗。善博者不欲牟。博其棋不傷爲謀也。不恐不勝。平心定意。捉得其齊。齊此其適也。○王念孫云。捉當爲投。投得其齊。謂投箸也。秦策曰。君獨不觀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行由其理。謂行棊也。楚辭招魂注曰。投。六箸。行六棊。故爲六博是也。隸書投字或作捉字或作捉。二形相似。故投誤爲捉。太平御覽工藝部十一引此正作投。投。行由其理。雖不必勝。得籌必多。何則。勝在於數。不在於欲。欲勝也。䮷[illegible]不貪最先。[illegible]競䮷也。○劉績云。䮷。余救切。○莊逵吉云。䮷即騁字省文。孫編修程文學皆說如是。○孫志祖云。玉篇馬部有䮷字。余救切。廣韻在四十九宥內。注皆訓爲競馳。與高注正合。非騁之省文也。○王念孫云。劉莊及孫頤谷說是也。玉篇廣韻競馳之訓。既本於高注。則讀䮷爲胄。亦必本於高注。今本高注有訓無音。寫者脫之耳。䮷之言逐也。（逐䮷古同聲。大畜九三。良馬逐。釋文。逐如字。鄭本作逐逐。云兩馬走也。一音胄。海外北經。夸父與日逐走。郭注。逐音胄）晉灼注漢書五行志曰。競走曰逐。故高注言競驅。若是騁字。則但可訓爲驅。不可訓爲競驅矣。與人競驅。故云不貪最先。不恐獨後。若但曰騁。則無先後之可言矣。孫程必以爲騁之省文者。徒以說文無䮷字故耳。不知是書之字。固有說文所不收者。凡馳謂之騁。競驅謂之䮷。一從甹聲。一從由聲（䮷從由聲。與胄由同）不得以甲代乙也。不恐獨後。緩急調乎手。御心調乎馬。雖不能必先。載馬力必盡矣。何則。先在

於數。而不在於欲也。是故滅欲則數勝。棄智則道立矣。賈多端則貧。工多技則窮。心不一也。○文典謹按：御覽八百二十九引注云：賈多端非一。故木之大者害其條。水之大者害其深。有智而無術。雖鑽之不通。雖有智慧。鑽之彌牢。無術不能達也。○王念孫云：通本作達。此後人以意改之也。術、達爲韻。道、守爲韻。改達爲通。則失其韻矣。據高注云：無術不能達。則正文作達甚明。有百技而無一道。雖得之弗能守。故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也。其儀一也。心如結也。君子其結於一乎。○文典謹按：荀子勸學篇引此詩。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楊注引毛傳：尸鳩之養七子。旦從上而下。暮從下而上。平均如一。善人君子。其執義亦當如尸鳩之一。執義一則用心堅固。故曰心如結也（平均如一下。今以爲箋文。非）。舜彈五絃之琴。而歌南風之詩。以治天下。古琴五弦。至周有七律。增爲七弦也。南風。愷樂之風。周公殽臑不收於前。臑。前肩之美也。○莊逵吉云：史記龜策傳曰：取前足臑骨。徐廣曰：臑。臂。說文解字云：臑。臂羊矢也。吳人沈彤云：解字誤。豕爲矢。令人雖解。蓋謂羊豕之臂耳。○王引之云：大雅既醉箋：殽。牲體也。牲體多矣。不應獨言臑。臑當爲腝（奴低反。凡隸書從需從耎之字多相亂。故腝誤爲臑）。說文：腝。有骨醢也。或作䑋。爾雅：肉謂之醢。有骨者謂之臡。周官醢人朝事之豆。其實有麋臡、鹿臡、麇臡。是也。殽。俎實也。腝。豆實也。殽腝猶言俎豆耳。殽腝、鍾鼓各爲一物。文正相對。鍾鼓不解於縣。以輔成王而海內平。匹夫百晦一守。百晦之田。一夫一婦守也。不遑啓處。無所移之也。遑。暇。啓。開也。以一人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使人爲之也。處尊位者如尸。守官者如祝宰。尸雖能剝狗燒彘。弗爲也。弗能無虧。尸不能治狗事不虧也。俎豆之列次。黍稷之先後。雖知弗敎也。弗能害也。○王念孫云：弗能無害。謂雖弗能。亦無害於事也。故下文云：弗能祝者不可以爲祝。無害於爲尸。莊本害上脫無字。蓋爲劉本所誤。不能祝者。不可以爲祝。無害於爲尸。無害者。可以爲尸也。不能御者。不可以爲僕。無害於爲佐。佐。君位也。○俞樾云：高注曰：佐。君位也。則正文及注。佐字均當作左。禮記曲禮篇正義曰：車行則有三人。君在左。僕人中央。勇士在右。是左爲君位也。今加人旁作佐。則失其旨矣。故位愈尊而身愈佚。身愈大而事愈少。譬如張琴。小絃雖急。大絃必緩。無爲者。道之體也。執後者。道之容也。無爲制有爲。術也。執後之制先。數

也。放於術則彊。審於數則寧。今與人卞氏之璧。未受者先也。求而致之。雖怨不逆者後也。三人同舍。二人相爭。爭者各自以為直。不能相聽。一人雖愚。必從旁而決之。非以智。不爭也。［○莊逵吉云。吳處士江聲云。應作非以智也。以不爭也。參之下文當是。攷明中立四子本。本作非以智也。以不爭也。知傳刻原有異同。但藏本如是。故不遑改。○文典謹按。吳說是也。御覽四百九十六引作三人同行。二人相與爭。智者各目以為直。不能相聽。一人雖過。必從而決之。非以智也。以不爭也。文雖小異。然足正今本致誤。］兩人相鬬。一羸在側。［羸劣人也。］助一人則勝。救一人則免。鬬者雖強。必制一羸。非以勇也。以不鬬也。由此觀之。後之制先。靜之勝躁。數也。倍道棄數。以求苟遇。變常易故。以知要遮。過則自非。中則以為候。闇行繆改。終身不寤。此之謂狂。有禍則詘。有福則羸。有過則悔。有功則矜。遂不知反。此謂狂人。［○文典謹按。此謂狂人。本作此之謂狂。與上文此之謂狂。一律。御覽七百三十九引此文。正作此之謂狂。是其證。］員之中規。方之中矩。行成獸。［有謂古禮執羔鹿。取其跪乳。羣而不黨。○洪頤煊云。行成獸。言有迹可法。○俞樾云。成獸之文。殊不成義。高注曲為之說。非也。獸疑獻字之誤。隸書獻或作獸。見桐柏廟碑。形與獸似。故獻或誤為獸。周官庖人職賓客之禽獻。注曰獻古文為獸。杜子春云。當為獻。是其例也。論語八佾篇。文獻不足故也。文獻對文。自有所本。行成獻。止成文者。獻賢也。言行則成賢善。止則成文采也。字誤作獸。則不可通矣。］止成文。［文謂威儀文采。］可以將少。而不可以將眾。蓼菜成行。［蓼菜小。皆有行列也。］瓶甌有堤。［堤。瓶甌下安也。］量粟而舂。數米而炊。可以治家。而不可以治國。滌杯而食。洗爵而飲。浣而後饋。［饋。進食也。］可以養家老。而不可以饗三軍。非易不可以治大。非簡不可以合眾。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易故能天。簡故能地。大樂無怨。大禮不責。四海之內。莫不繫統。故能帝也。心有憂者。筐牀衽席。弗能安也。［衽。柔弱也。］菰飯犓牛。弗能甘也。［菰。蔣胡也。］琴瑟鳴竽。弗能樂也。患解憂除。然後食甘寢寧。居安游樂。由是觀之。生有以樂也。死有以哀也。今務益性之所不能樂。而以害性之所以樂。故雖富有天

下。貴爲天子。而不免爲哀之人。凡人之性。樂恬而憎憫。憫，憂有所在也。樂佚而憎勞。心常無欲。可謂恬矣。形常無事。可謂佚矣。遊心於恬。舍形於佚。以俟天命。自樂於內。無急於外。雖天下之大。不足以易其一槩。日月廋而無溉於志。廋，隱也。溉，灌也。已自隱藏，不以世欲灌其志也。故雖賤如貴。雖貧如富。大道無形。大仁無親。大辯無聲。大廉不嗛。大勇不矜。五者無棄。而幾鄉方矣。方，道也。庶幾向于道也。軍多令則亂。酒多約則辯。亂則降北。辯則相賊。故始於都者。常大於鄙。始於樂者。常大於悲。其作始簡者。其終本必調。○王念孫云。兩大字一本字皆義不可通。此文當作故始於都者。常卒於鄙。始於樂者。常卒於悲。其作始簡者。其終卒必調。莊子人間世篇。且以巧鬭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即淮南所本也。上文曰。故以巧鬭力者。始於陽。常卒於陰。以慧治國者。始於治。常卒於亂。亦本莊子〔今本上兩卒字作大。下一卒字作本者。隸書卒或作卒。本或作卒。二形相似。故卒誤爲本〕墨子備高臨篇。足以勞卒。不足以害城。漢書游俠傳。其陰賊著於心。卒發於睚眦。今本卒字並誤作本〔上兩本字又脫其下半。而爲大耳。○俞樾云。王說是矣。惟調之言和也。合也。與簡字之義殊不相應。調當作綢。玉篇糸部。綢。丁幺切。多也。大也。其作始簡者。其終卒必綢。言始於少而終於多也。莊子人間世篇曰。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巨者大也。大與多義相近。故玉篇綢訓多。亦訓大。且其字亦或從大作奝也。今有美酒嘉肴以相饗。卑體婉辭以接之。欲以合歡。爭盈爵之間。反生鬭。爵所以飲。爭滿不滿之間。○王念孫云。文選鮑照結客少年場行注引此。以相饗上有賓字。反生鬭上有乃字。句法較爲完緖。鬭而相傷。三族結怨。反其所憎。此酒之敗也。詩之失僻。詩者。衰世之風也。故邪而以之正。小人失其正。則入于邪。樂之失刺。鄉飲酒之樂歌鹿鳴。鹿鳴之作。君有酒肴。不名其臣。臣怨而刺上者。非也。禮之失責。禮無往不復。有施于人則責之。徵音非無羽聲也。羽音非無徵聲也。五音莫不有聲。而以徵羽定名者。以勝者也。徵音之中有羽聲。而以徵音名之者。羽音徵以羽言者也。故仁義智勇。聖人之所備有也。然而皆立一名者。立一名。謂仁義智勇。兼以聖人之言。言其大者也。陽氣起於東北。盡於西南。陰氣起於西南。盡於東北。陰陽之始。皆調

適相似。日長其類。以侵相遠。 言陽氣自大寒。日月長溫。以至大熱。與大寒相遠也。 或熱焦沙。或寒凝水。故聖人謹慎其所積。水出於山而入於海。稼生於野而藏於廩。見所始則知終矣。席之先雚蕈。 席之先所從生。出于萑與蕈莝也。 樽之上玄酒。 樽酒器。所尊者玄水。 俎之先生魚。 祭俎上肴以生魚也。 豆之先泰羹。 太古羹之豆所盛。祭羹不調五味也。○王念孫云。此本作席之上先雚蕈。樽之上先玄酒。俎之上先生魚。豆之上先泰羹。席之上三字連讀。先雚蕈三字連讀。下三句並同。後人不曉文義。而以意刪之。或刪上字。或刪先字。斯爲謬矣。藝文類聚服飾部上。太平御覽服用部十。並引此。席之上先雚蕈。樽之上先玄酒。初學記器物部引此。豆之上先太羹。是其證。○文典謹按。初學記服食部引注云。大羹肉湆。 此皆不快於耳目。不適於口腹。而先王貴之。 貴之所祭宗廟也。 先本而後末。聖人之接物。千變萬軫。必有不化而應化者。夫寒之與煖相反。大寒地坼水凝。火弗爲衰其暑。大熱鑠石流金。火弗爲益其烈。寒暑之變。無損益於己。質有之也。 言人質不可變于火。○王引之云。火弗爲衰其暑。暑當爲熱。大熱鑠石流金。熱當爲暑。二字互誤。火可言熱。不可言暑。且熱與烈爲韻。若作暑。則失其韻矣。下文寒暑二字。正承大寒大暑言之。若云大寒大熱。則又與下文不合矣。太平御覽火部二引此。熱暑二字互誤。已與今本同。文選演連珠注引此。正作火弗爲衰其熱。質有之也。之當爲定。言火有一定之質。故不爲寒暑損益也。定字俗書作㝎。因誤而爲之。御覽引此已誤。○文典謹按。文選陸士衡演連珠注引衰其熱作衰其勢。暴也。無大字。 聖人常後而不先。常應而不唱。不進而求。不退而讓。隨時三年。時去我先。去時三年。時在我後。無去無就。中立其所。天道無親。唯德是與。有道者不失時與人。 失時。失其世。非失其時以與人。 無道者失於時而取人。直己而待命。時之至不可迎而反也。要遮而求合。時之去不可追而援也。故不曰我無以爲而天下遠。不曰我不欲而天下不至。古之存己者。樂德而忘賤。故名不動志。 不以名移志也。 樂道而忘貧。故利不動心。名利充天下。不足以概志。故廉而能樂。靜而能澹。故其身治者。可與言道矣。自身以上至於荒芒爾遠矣。 身以上。從己生以前至于荒芒。荒芒上古時也。故遠矣。 自死而

天下無窮爾滔矣。從己身死之後，至天地無窮。滔，曼長也。○王念孫云：兩爾字義不可通。劉本爾作亦，是也。尒字俗書作尒，與亦相似，亦誤爲尒，後人因改爲爾矣。以數雜之壽，憂天下之亂，雜，币也。從子至亥爲一币。○莊逵吉云：太平御覽引作以數币之壽，有注云：币，猶至也。或作卒。卒，盡也。言垂盡之年，不足以憂天下之亂，猶泣不能使水多也。與此本既不同，注義又異。猶憂河水之少，泣而益之也。○文典謹按：藝文類聚九十七引作龜三千歲，蜉蝣不過三日。人以數離之壽，憂天下之亂，猶憂河水之少，而泣以益之也。龜三千歲。龜吐故納新，故壽三千歲。浮游不過三日。浮游，渠略也。生三日死也。以浮游而爲龜憂養生之具，人必笑之矣。故不憂天下之亂，而樂其身之治者，可與言道矣。君子爲善不能使福必來，不爲非而不能使禍無至。福之至也，非其所求，故不伐其功；禍之來也，非其所生，故不悔其行。內修極，極，中。而橫禍至者，皆天也，非人也。故中心常恬漠，累積其德。○王引之云：累積其德，當依文子符言篇作不累其德。累讀如負累之累，言中心恬漠，外物不能累其德也。（下二句云狗吠而不驚，自信其情，自信其情與不累其德，文正相對。呂氏春秋有度篇曰：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者也。）寫者脫去不字，校書者又誤讀累爲積累之累，因加積字耳。狗吠而不驚，自信其情。故知道者不惑，知命者不憂。萬乘之主卒，葬其骸於廣野之中，祀其鬼神於明堂之上。廟之中謂之明堂也。神貴於形也。以人神在堂，而形骸在野。故神制則形從。神制謂情也。情欲使不作也，而形體從心以合。形勝則神窮。形勝，謂人體躁動，勝其精神，神窮而去也。○俞樾云：文子符言篇作故神制形則從，形勝神則窮，當從之。此申明上文神貴於形之義，言可使神制形，不可使形勝神也。觀高注則其所據本已誤。聰明雖用，必反諸神。聰明雖用于內，以守明神，安而身全。謂之太沖也。沖，調。

卷十五

兵略訓

兵，防也。防亂之萌，皆在略謀。解諭至論，用師之意也，故曰兵略。○文典謹按：此篇敘目無因以題篇字，乃許慎注本。

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壤之廣而貪金玉之略〔略獲得也○文典謹按御覽二百七十一引略作路〕將以存亡繼絶平天下之亂而除萬民之害也凡有血氣之蟲含牙帶角前爪後距有角者觸有齒者噬有毒者螫〔○文典謹按御覽九百四十四引螫作蠚〕有蹏者趹喜而相戲怒而相害天之性也人有衣食之情而物弗能足也故羣居雜處分不均求不澹則爭爭則强脅弱而勇侵怯人無筋骨之强爪牙之利故割革而爲甲〔○文典謹按北堂書鈔一百十三引而作以〕鑠鐵而爲刃貪昧饕餮之人殘賊天下萬人搔動〔○文典謹按御覽二百七十一引人作民〕莫寧其所有聖人勃然而起乃討强暴平亂世夷險除穢以濁爲淸以危爲寧〔○文典謹按御覽引寧下有也字〕故不得不中絶〔中絶謂若殷王中相絶滅○俞樾云此當作故人得不中絶言聖人勃然而起夷險除穢故人類不至於中絶也今作不得不中絶於義不通文子上義篇亦然則其誤久矣〕兵之所由來者遠矣黃帝嘗與炎帝戰矣〔炎帝神農之末世也與黃帝戰於阪泉黃帝滅之〕顓頊嘗與共工爭矣〔共工與顓頊爭爲帝觸不周山○莊逵吉云御覽引注下有天柱折也四字〕故黃帝戰於涿鹿之野〔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涿鹿在上谷〕堯戰於丹水之浦〔堯以楚伯受命滅不義于丹水丹水在南陽○文典謹按御覽二百七十一引注水作浦〕舜伐有苗〔有苗三苗也〕啓攻有扈〔禹之子啓伐有扈于甘甘在右扶風郡○文典謹按御覽二百七十一引注甘在右扶風郡作在右扶風鄠縣也〕自五帝而弗能偃也又況衰世乎夫兵者所以禁暴討亂也炎帝爲火災故黃帝擒之共工爲水害故顓頊誅之敎之以道導之以德而不聽則臨之以威武臨之威武而不從則制之以兵革故聖人之用兵也若櫛髮耨苗所去者少而所利者多殺無罪之民而養無義之君害莫大焉殫天下之財而澹一人之欲禍莫深焉使夏桀殷紂有害於民而立被其患不至於爲炮烙晉厲宋康行一不義而身死國亡不至於侵奪爲暴此四君者皆有小過而莫之討也故至於攘

天下，(擾亂。)害百姓，肆一人之邪，而長海內之禍，此大倫之所不取也。〇王念孫云：大當爲天，字之誤也。論與倫同。(王制「凡制五刑，必即天論」，鄭注「論或爲倫」。釋文「論音倫」，是也。倫論古多通用。莊本改論爲倫，未達假借之義。)倫，道也。(見小雅正月篇毛傳、論語微子篇包咸注。)言爲天道之所不取也。文子上義篇正作天倫。所爲立君者，以禁暴討亂也。今乘萬民之力，而反爲殘賊，是爲虎傅翼，曷爲弗除。夫畜池魚者，必去猵獺；(猵獺之類，食魚者也。)養禽獸者，必去豺狼。〇俞樾云：主術篇「夫華騮綠耳一日而至千里，然其使之搏兔不如豺狼」，太平御覽獸部引作狼契。王氏引之曰：狼契皆犬名也。廣雅曰：狼、狐、狂、猶，犬屬也。玉篇：猰，公八切，猰犬也。猰與契通。犬能搏兔，而馬不能，故曰不如狼契。今以其說推之，此文豺狼亦當作狼契。蓋猵獺能食魚，狼契能搏獸，故猵獺不可與池魚並畜，而狼契不可與禽獸同養。若豺狼本非人之所養，又何待言去乎。〇文典謹按：主術篇豺狼之當爲狼契，有御覽可證，故王氏云然，未可以彼例此。豺狼非人所養，猵獺又豈人之所養哉？俞說未安。又況治人乎。於霸王之兵，以論慮之，以策圖之，以義扶之，非以亡存也，將以存亡也。故聞敵國之君有加虐於民者，則舉兵而臨其境，責之以不義，刺之以過行，兵至其郊，乃令軍師曰：毋伐樹木，毋抉墳墓，毋爇五穀，(爇，燒也。)毋焚積聚，毋捕民虜。〇文典謹按：御覽引毋捕民虜作無捕虜民。毋收六畜。〇莊逵吉云：御覽此下有注云：無聚所征斂，民爲採取，無收其六畜以自饒利。乃發號施令曰：其國之君，〇王念孫云：其當爲某，字之誤也。太平御覽兵部二引此正作某。司馬法仁本篇亦云：某國爲不道，征之。傲天侮鬼，決獄不辜，殺戮無罪，此天之所以誅也，民之所以仇也。〇俞樾云：兩以字皆衍文。呂氏春秋懷寵篇作「若此者，天之所誅也，人之所讎也」，無兩以字。文子上義篇同。〇文典謹按：俞說是也。御覽引無兩以字，是其證。兵之來也，以廢不義而復有德也。有逆天之道，帥民之賊者，〇俞樾云：帥字義不可通。呂氏春秋作衛，是也。當由衛誤作衞，因改爲帥耳。〇文典謹按：御覽引帥民之賊作率民爲賊。身死族滅。以家聽者祿以家，以里聽者賞以里，以鄉聽者封以鄉，以縣聽者侯以縣。剋國不及其民，廢其君而易其政。尊其秀士而顯其賢良，振其孤寡，恤其貧窮，出其囹圄，賞其有功。百姓開門而待之，淅米而儲之，(淅，漬也。)

唯恐其不來也。此湯武之所以致王。而齊桓之所以成霸也。故君爲無道。民之思兵也。若旱而望雨。渴而求飲。夫有誰與交兵接刃乎。故義兵之至也。至於不戰而止。○莊逵吉云：御覽作至於不戰而心服。晚世之兵。君雖無道。莫不設渠壍傅堞而守。傅，守也。堞，城上女牆。攻者非以禁暴除害也。欲以侵地廣壤也。是故至於伏尸流血相支以日。○俞樾云：相支以日，甚爲無義。文子上義篇作相交於前，當從之。交與支形似而誤，交誤爲支，因改於前爲以日，使成文義耳。而霸王之功不世出者。自爲之故也。夫爲地戰者。不能成其王。爲身戰者。不能立其功。舉事以爲人者。衆助之。舉事以自爲者。衆去之。衆之所助。雖弱必强。衆之所去。雖大必亡。兵失道而弱。得道而强。將失道而拙。得道而工。國得道而存。失道而亡。所謂道者。體圓而法方。○莊逵吉云：御覽作取圓而法方。背陰而抱陽。左柔而右剛。履幽而戴明。○莊逵吉云：御覽引明作暘。變化無常。得一之原。以應無方。是謂神明。夫圓者天也。方者地也。天圓而無端。故不可得而觀。地方而無垠。故莫能窺其門。○王念孫云：不可得而觀，本作不得觀其形。後人以形與端韻不相協，故改爲不可得而觀也。不知元耕二部古或相通。說文睘從袁聲，而唐風杕杜篇獨行睘睘與菁姓爲韻，齊風還篇子之還兮與閒肩儇爲韻，而漢書地理志引作子之營兮。淮南精神篇曰：以道爲綱，有待而然，抱其太清之本而無所容與，而物無能營。齊俗篇曰：其歌樂而無轉，其哭哀而無聲。道應篇曰：爲三年之喪，令類不蕃，高辭卑讓，使民不爭。又莊子大宗師篇曰：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逸周書時訓篇曰：螻蟈不鳴，水潦淫漫；蚯蚓不出，嬖奪后命；王瓜不生，困於百姓。漢書賈誼傳曰：何以孝弟爲，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爲，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愼爲，勇猛而臨官。外戚傳李夫人賦曰：超兮西征，屑兮不見。太玄進次二曰：進以中刑，大人獨見。測曰：鬼神無靈，形不見也。燕衆嚀嚀，夫樂淫衍也。宗其高年，鬼待敬也。易林姤之臨曰：禹召諸侯，會稽南山，執玉萬國，天下康寧。升之震曰：當變立權，攝解患難，渙然冰釋，大國以寧。皆以元耕二部通用。正形字正與端爲韻也。人能觀天而不能知其形，故曰不得觀其形，非謂不可得而觀也。文子自然篇正作故不得觀其形。天化育而無形象。地生長而無計量。渾渾沉沉。孰知其藏。凡物有朕。唯道無朕。言萬物可

朕也。而道不可朕也。○俞樾云、高注曰、言萬物可朕也。而道不可朕也。則正文及注文朕字、皆勝字之誤。故以可不可言。若是朕字、則但當言有無。不當言可不可也。文子自然篇作夫物有勝。唯道無勝。當據以訂正。所以無朕者、以其無常形勢也。輪轉而無窮、象日月之運行、若春秋有代謝、若日月有晝夜、終而復始、明而復晦、莫能得其紀。制刑而無刑、故功可成。物物而不物、○莊逵吉云、御覽引作衆物而不物。故勝而不屈。刑兵之極也。至於無刑、可謂極之矣。○莊逵吉云、御覽引無之字。○王念孫云、刑並與形同。可謂極之矣、當作可謂極之極矣。形者兵之極。至於無形、故曰極之極。太平御覽引此正作可謂極之極矣。(鈔本如是。刻本作可謂極矣。乃後人妄删)是故大兵無創、與鬼神通。五兵不厲、天下莫之敢當。建鼓不出庫、諸侯莫不慴悽沮膽其處。故廟戰者帝、神化者王。所謂廟戰者、法天道也。神化者、法四時也。脩政於境內、而遠方慕其德。制勝於未戰、而諸侯服其威。內政治也。古得道者、靜而法天地、動而順日月、喜怒而合四時、叫呼而比雷霆。音氣不戾八風、詘伸不獲五度。獲誤也。五度、五行也。下至介鱗、上及毛羽、條脩葉貫、萬物百族、由本至末、莫不有序。是故入小而不偪、偪迫也。處大而不窕。浸乎金石、潤乎草木、宇中六合、或曰宇中四字也。六合、六合內。振豪之末、莫不順比。道之浸洽、滒淖纖微、無所不在、是以勝權多也。夫射儀度不得、則格的不中。格、射之椹質也。的、射準也。驥一節不用、而千里不至。夫戰而不勝者、非鼓之日也。鼓之日、謂陳兵聲鼓鬭之日也。素行無刑久矣。故得道之兵、車不發軔、軔、車下支。騎不被鞍、鼓不振塵、旗不解卷、卷、束也。甲不離矢、刃不嘗血、朝不易位、賈不去肆、農不離野、招義而責之、大國必朝、小城必下。因民之欲、乘民之力、而為之去殘除賊也。故同利相死、同情相成、同欲相助。○王念孫云、同欲相助、當作同欲相趨(趨七句反。向也)同惡相助。今本上句脫相趨二字。下句脫同惡二字。同欲同惡相對為文。且利死為韻。情成為韻。欲趨為韻。惡助為韻。欲與助則非韻矣。古韻欲趨屬候部。惡助屬御部。故欲與助非韻(史

記吳王濞傳。同惡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成。同欲相趨。同利相死。是其證。（文子自然篇作同行者相助。此以意改耳。呂氏春秋察微篇亦云同惡固相助）順道而動。天下為嚮。因民而慮。天下為鬭。獵者逐禽。車馳人趍。各盡其力。無刑罰之威。而相為斥闉要遮者。斥。候也。闉。塞也。同所利也。同舟而濟於江。卒遇風波。百族之子。捷捽招杼船。捷。疾取也。若左右手。不以相德。其憂同也。故明王之用兵也。為天下除害。而與萬民共享其利。民之為用。猶子之為父。弟之為兄。威之所加。若崩山決塘。敵孰敢當。故善用兵者。用其自為用也。不能用兵者。用其為己用也。用其自為用。則天下莫不可用也。用其為己用。所得者鮮矣。兵有三詆。詆。要事也。○文典謹按。書鈔百十三引詆作體。治國家。理境內。行仁義。布德惠。立正法。○文典謹按。書鈔引正作政。塞邪隧。○文典謹按。書鈔引隧作墜。羣臣親附。百姓和輯。上下一心。君臣同力。諸侯服其威。而四方懷其德。脩政廟堂之上。而折衝千里之外。拱揖指撝而天下響應。此用兵之上也。地廣民衆。主賢將忠。國富兵強。約束信。號令明。兩軍相當。鼓錞相望。錞。錞于。大鐘也。未至兵交接刃而敵人奔亡。○王念孫云。兵交當為交兵。文子上義篇正作交兵。下文亦云不待交兵接刃。此用兵之次也。知土地之宜。習險隘之利。明奇正之變。察行陳解贖之數。○俞樾云。解贖當為解續。解之言解散也。續之言連續也。解續猶言分合。下文曰出入解續。是其證。維枹綰而鼓之。綰。貫。枹係於臂。以擊鼓也。○王念孫云。維枹綰而鼓之。殊為不詞。一切經音義二十引此作綰枹而鼓之。無維字。是也。枹字本在綰字下。故高注先釋綰。後釋枹。因枹字說在綰字上。後人又以高注言枹係於臂。因加維字耳。不知綰字已兼維係之義。無庸更言維也。○陶方琦云。一切經音義十八引許注。綰。貫也。按說文。綰。惡也。桂氏說文義證云。惡即貫之譌。文玉篇亦云。綰。貫也。白刃合。流矢接。涉血屬腸。輿死扶傷。流血千里。暴骸盈場。乃以決勝。此用兵之下也。今夫天下皆知事治其末。而莫知務脩其本。釋其根而樹其枝也。夫兵之所以佐勝者衆。而所以必勝者寡。甲堅兵利。車固

馬良畜積給足士卒殷軫殷衆也軫乘輪多盛貌此軍之大資也而勝亡焉○曾國藩云勝亡焉猶云勝不保乎此也全不保乎此也明於星辰
日月之運刑德奇賌之數奇賌陰陽奇祕之要○莊逵吉云說文解字云該軍中約也又漢書有五音奇胲史記倉公傳作奇咳古字賌胲咳皆應作該五音奇胲兵家書也故許慎以
為軍中約背鄉左右之便此戰之助也而全亡焉良將之所以必勝者恒有不原之智不道之道難以衆同也
夫論除謹論除論督除吏謹慎也動靜時吏卒辨兵甲治正行伍連什伯明鼓旗此尉之官也軍尉所以尉鎮衆也前後知險
易見敵知難易發斥不忘遺發有所見斥度候視也此候之官也軍候候望者也○陶方琦云史記索隱二十四引許注斥度候視也候望也按索隱引敓軍候二字
漢書李廣傳遠斥候未嘗遇害是也說文人部候伺望也與注引亦同隧路亟隧道也亟言治軍隧道疾也行輜治行輜道路輜重也賦丈均賦治軍壘丈尺均平也處軍
輯井竈通此司空之官也軍司空補牢脩繕者收藏於後遷舍不離無淫輿無遺輜此輿之官也輿衆也候領輿衆在軍之後者凡
此五官之於將也猶身之有股肱手足也○王引之云下言五官而上祇有四官寫者脫其一也兵甲治下當有此司馬之官也一句自論除謹至兵甲治皆司馬之事
非尉之事且句法亦與下不同自正行伍以下乃是尉之事耳司馬也尉也候也司空也輿也所謂五官也左傳成二年晉軍有司馬司空輿帥候正亞旅襄十九年晉軍有軍尉司馬司空輿尉候奄官名與此
略同而其數皆五足以相證矣漢書百官公卿表衛尉屬官諸屯衛候司馬皆屬焉續漢書百官志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軍司馬一人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通典兵類引一說曰凡立軍二百人立候
四百人立司馬八百人立尉必擇其人技能其才使官勝其任人能其事告之以政申之以令使之若虎豹之有爪牙
飛鳥之有六翮莫不為用然皆佐勝之具也非所以必勝也兵之勝敗本在於政政勝其民下附其上則
兵强矣民勝其政下畔其上則兵弱矣故德義足以懷天下之民事業足以當天下之急選舉足以得賢
士之心謀慮足以知强弱之勢此必勝之本也地廣人衆不足以為强堅甲利兵不足以為勝高城深池

不足以爲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爲威。爲存政者。雖小必存。爲亾政者。雖大必亾。昔者楚人地。南卷沅湘。卷，屈取也。沅湘，二水名。○文典謹按：昔者楚人地，初學記地部中引作昔荊楚之地。北繞潁泗。潁泗，二水名也。西包巴蜀。東裹郯淮。巴蜀郯淮，地名。○王念孫云：郯淮本作郯邳（注同），此後人妄改之也。淮乃水名，非地名，與高注不合。太平御覽州郡部十三引此正作郯邳。沅湘潁泗皆水名，巴蜀郯邳皆地名。漢郯縣故城在今邳州東北，下邳故城在今邳州東，二縣相連，故並言之。史記楚世家亦云鄒費郯邳。潁汝以爲洫。洫，溝也。江漢以爲池。垣之以鄧林。鄧林，沔水上險。緜之以方城。緜，落也。方城，楚北塞也，在南陽葉也。山高尋雲。谿肆無景。肆，極也。極溪之深，不見景也。○王念孫云：御覽引作山高尋雲霓，谿深肆無景，是也。谿深二字連讀，今本脫深字，則與上句不對。肆無景三字連讀，故高注云肆，極也，極谿之深，不見景也。若以谿連肆連讀，則文不成義矣。晉書羊祜傳「高山尋雲霓，深谷肆無景」，即用淮南語。地利形便。卒民勇敢。蛟革犀兕。以爲甲冑。修鎩短鏦。鏦，小矛也。○陶方琦云：華嚴經音義上引許注：鏦，小矛也。按說文：鏦，矛也。訓同。方言：矛，吳揚江淮南楚五湖之間或謂之鏦。鏦字通穜。倉頡篇：穜，短矛也。短矛即小矛。齊爲前行。積弩陪後。積弩，連弩也。錯車衛旁。疾如錐矢。錐，金鏃箭羽之矢也。合如雷電。解如風雨。○王引之云：錐當爲鍭，注內箭羽當爲翦羽，皆字之誤也。爾雅：金鏃翦羽謂之鍭（說文同）。方言曰：箭，江淮之間謂之鍭。大雅行葦篇曰：四鍭既鈞。周官司弓矢曰：殺矢鍭矢用諸近射田獵。考工記：鍭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隱元年穀梁傳曰：聘弓鍭矢不出竟場。鍭字亦作翭，士喪禮記曰：翭矢一乘，骨鏃短衛。是其證矣。下文云疾如鏃矢，鏃亦鍭之誤（侯字隸書作矦，隹字隸書作隹，二形相似，族字隸書或作矦形，與侯亦相似），故鍭矢之字非誤爲錐，即誤爲鏃。齊策：疾如錐矢，戰如雷電，解如風雨。文與此同，則錐矢亦是鍭矢之誤。高注以錐矢爲小矢，非也。史記蘇秦傳又誤作鋒矢。索隱引呂氏春秋貴卒篇：所爲貴錐矢者，爲其應聲而至。今本呂氏春秋誤作鏃矢。莊子天下篇：鏃矢之疾。鏃亦鍭之誤，郭象音族，非也。鶡冠子世兵篇：發如鏃矢。鏃本或作鍭，亦當以作鍭者爲是。）然而兵殆於垂沙。垂沙，地名。○陶方琦云：史記集解引許注：垂沙，地名。按垂沙不誤，荀子議兵篇及韓詩外傳四竝作垂沙。楚策三：垂沙之事，死者以千數。史記作垂涉。涉或作涉，與沙相似。衆破於栢舉。楚國之強。大地計衆。中分天下。○王念孫云：大當爲支，字之誤也。氾論篇云：度地計衆。度與支皆計也。大戴禮保傅篇：燕支地計衆，不與齊均。盧辯曰：支猶計也。賈子胎教篇作度地計衆。然懷王北畏孟嘗君。爲于齊也。背社稷之守。而委身強秦。懷王入秦，秦留之藍田也。

兵挫地削。身死不還。二世皇帝。（二世，秦始皇少子胡亥也。）勢爲天子。富有天下。人迹所至。舟檝所通。莫不爲郡縣。然縱耳目之欲。窮侈靡之變。不顧百姓之飢寒窮匱也。興萬乘之駕。而作阿房之宮。（阿房，地名。秦所築也。）發閭左之戍。（皆秦發閭左民，未及發而秦亡也。）收太半之賦。（貲民之三而稅二。）百姓之隨逮肆刑。挽輅首路死者。（隨逮，應召也。肆刑，極刑。輅，輓聲橫木也。）一旦不知千萬之數。天下敖然若焦熱。傾然若苦烈。上下不相寧。吏民不相憀。（憀，賴。）戍卒陳勝興於大澤。攘臂袒右。（陳勝字涉，汝陰人也。大澤，沛鄿縣。袒右，脫右臂衣也。）稱爲大楚。而天下響應。當此之時。非有牢甲利兵。勁弩強衝也。伐棘棗而爲矜。（棘棗，酸棗也。矜，矛柄。○王念孫云：棘棗本作樲棗（注同）。此亦後人妄改之也。魏風園有桃傳云：棘，棗也。說文：棘，小棗叢生者。皆不訓爲酸棗。改樲爲棘，則與高注不合矣。史記司馬相如傳：枇杷樲柹。索隱：徐廣曰：樲，酸小棗也。而善反。說文曰：樲，酸小棗也。淮南子云：伐樲棗以爲矜。索隱引作樲棗，而酸小棗之訓，又與高注合，則正文注文皆作樲棗明矣。下句注云：燃矜以內鐟鑿，燃即樲字之誤。）周錐鑿而爲刃。（周，內也。燃矜以內鐟鑿也。）剡摲筡。奮儋钁。（摲，剡銳也。钁，斫也。）以當脩戟強弩。攻城略地。莫不降下。天下爲之靡沸蟻動。雲徹席卷。方數千里。勢位至賤。而器械甚不利。然一人唱而天下應之者。積怨在於民也。武王伐紂。東面而迎歲。（太歲在寅。）至汜而水。（汜，地名。水，有大雨水也。）至共頭而墜。（共頭，山名，在河曲共山。墜，隕也。）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時有彗星，柄在東方，可以掃西人也。）當戰之時。十日亂於上。風雨擊於中。然而前無蹈難之賞。而後無遁北之刑。白刃不畢拔而天下得矣。是故善守者無與御。而善戰者無與鬭。明於禁舍開塞之道。乘時勢。四民欲。而取天下。故善爲政者積其德。善用兵者畜其怒。德積而民可用。怒畜而威可立也。故文之所以加者淺。則勢之所勝者小。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王念孫云：上二句當作故文之所加者淺，則勢之所服者小。今本加上衍以字，服字又誤作勝（服勝左畔相似，又因上下文多勝字而誤）。下言威之所制者廣，威之所制猶言勢之所

服耳.服與制義相近.若作勝.則非其指矣.漢書刑法志.作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者大.文子下德篇.作文之所加者深.則權之所服者大.皆其證.威之所制者廣.則我强而敵弱矣.故善用兵者.先弱敵而後戰者也.故費不半而功自倍也.湯之地方七十里而王者.修德也.智伯有千里之地而亡者.窮武也.故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萬乘之國.好用兵者亡.故全兵先勝而後戰.德先勝之.而後乃戰.湯武是也.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德均則衆者勝寡.力敵則智者勝愚.勢侔則有數者禽無數.侔.等也.○王念孫云.劉本改者侔爲勢侔.案劉改非也.者當爲智.字之誤也.(者智下半相似.又因上下文者字而誤)力敵二字.承衆者勝寡而言.言衆寡相等.則智者勝愚也.智侔二字.又承智者勝愚而言.言智相等.則有數者禽無數也.劉改爲勢侔.則義與上句不相承.且與力敵相複矣.數.謂兵法也.詮言篇曰.慮不勝數.事不勝道.故曰智侔則有數者禽無數也.文子上禮篇.正作智同則有數者禽無數.凡用兵者.必先自廟戰.主孰賢.將孰能.民孰附.國孰治.蓄積孰多.士卒孰精.甲兵孰利.器備孰便.故運籌於廟堂之上.而決勝乎千里之外矣.夫有形埒者.天下訟公也.見之.有篇籍者.世人傳學之.此皆以形相勝者也.善形者弗法也.所貴道者.貴其無形也.無形則不可制迫也.不可度量也.不可巧詐也.不可規慮也.智見者人爲之謀.形見者人爲之功.衆見者人爲之伏.器見者人爲之備.動作周還.倨句詘伸.可巧詐者.皆非善者也.善者之動也.神出而鬼行.星燿而玄逐.進退詘伸.不見朕埜.○王念孫云.逐當爲運.玄運.天運也.(後漢書張衡傳注.引桓譚新論曰.玄者天也.釋名曰.天謂之玄.)言如星之燿.如天之運也.覽冥篇曰.日行而月動.星燿而玄運.電奔而鬼騰.進退屈伸.不見朕垠.是其明證也.運字.古讀若云.(呂氏春秋論大篇引夏書.天子之德.廣運.與文爲韻.管子形勢篇.受辭者名之運也.與尊爲韻.越語.廣運百里.韋注曰.東西爲廣.南北爲運.西山經.廣員百里.廣員卽廣運.墨子非命上篇.譬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者也.中篇.運作員.莊子天運篇.釋文曰.天運.司馬作天員.管子戒篇.四時云下.而萬物化.云卽運字.說文.䳒.一名運日.劉逵吳都賦注作雲日.)與埜爲韻.若作逐.則失其韻矣.鷙舉麟振.鳳飛龍騰.發如秋風.疾如駭龍.龍.魚也.飛之疾者也.○文典謹按.淮

外西經。龍魚狀如狸。一曰鰕。一曰鼈魚。當以生擊死。以盛乘衰。以疾掩遲。以飽制飢。○王念孫云。此本作發如猋風。疾如駭電。以生擊死。以盛乘衰。以疾掩遲。以飽制飢。今本猋風作秋風。字之誤也。（俗書猋字作焱。形與秋相近。）今本北堂書鈔武功部七引此作炎風。炎亦猋之誤。（陳禹謨依俗本改爲秋風。）發如猋風。言其疾也。漢書韓長孺傳。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至如猋風。去如收電。顏師古曰。猋。疾風也。故月令猋風暴雨總至。呂氏春秋孟春篇作疾風。若作秋風。則非其指矣。疾如駭電。今本作駭龍。龍字涉上文龍騰而衍。龍下當字。卽電字之誤。後人誤以當字下屬爲句。（以生擊死四句之上加一當字。則義不可通。）又於駭龍之下妄加注釋耳。（今本注云。龍魚也。飛之疾者也。案海外西經之龍魚。不得謂之駭龍。且與上句猋風不類。明是後人妄加此注。以附會駭龍二字之義。非高氏原文也。）楚辭九歌。淩驚靁以軼駭電兮。駭電與猋風。事正相類。故以比用兵之神速。管子兵法篇云。追亡逐遁若飄風。（飄與猋同。月令猋風。淮南時則篇作飄風。爾雅迴風爲飄。月令注作回風爲猋。漢書蒯通傳飄至風起。顏注。飄讀曰猋。）擊刺若雷電。呂氏春秋決勝篇云。若雷電飄風暴雨。漢書云。至如猋風。去如收電。義並與此同。舊本北堂書鈔引此。正作疾如駭電。無龍當二字。（陳禹謨依俗本改爲駭龍。又加當字。）

若以水滅火。若以湯沃雪。何往而不遂。何之而不用達。○劉績云。衍用字。在中虛神。在外漠志。運於無形。出於不意。與飄飄往。與忽忽來。莫知其所之。與倏出。與間入。莫知其所集。卒如雷霆。疾如風雨。若從地出。若從天下。獨出獨入。莫能應圉。疾如鏃矢。何可勝偶。一晦一明。孰知其端緒。未見其發。固已至矣。故善用兵者。見敵之虛。乘而勿假也。追而勿舍也。迫而勿去也。擊其猶猶。陵其與與。疾雷不及塞耳。用疾雷之聲。不暇復塞耳也。疾霆不暇掩目。善用兵。若聲之與響。若鏜之與鞈。鞈。鼓鞞聲。眯不給撫。呼不給吸。當此之時。仰不見天。俯不見地。手不麾戈。兵不盡拔。擊之若雷。薄之若風。炎之若火。淩之若波。敵之靜不知其所守。動不知其所爲。故鼓鳴旗麾。當者莫不廢滯崩阤。天下孰敢厲威抗節而當其前者。故淩人者勝。待人者敗。爲人杓者死。杓。所擊也。兵靜則固。專一則威。分決則勇。心疑則北。力分則弱。故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則錙銖有餘。不能分人之兵。

疑人之心。則數倍不足。故紂之卒。百萬之心。武王之卒三千人。皆專而一。故千人同心。則得千人力。萬人異心。則無一人之用。將卒吏民。動靜如身。乃可以應敵合戰。故計定而發。分決而動。將無疑謀。卒無二心。動無墮容。口無虛言。事無嘗試。應敵必敏。發動必亟。故將以民爲體。而民以將爲心。心誠則支體親刃。心疑則支體撓北。〇王念孫云。親刃二字。義不可通。劉本作親力。義亦不可通。刃當爲馭。寫者脫其半耳。說文。馭，黏也。引隱元年左傳。不義不馭。今左傳作暱。親馭。即親暱也。支體親暱。謂從心也。支體撓北。謂不從心也。親暱之暱。古音在職部。故與北爲韻。小雅菀柳篇。無自暱焉。與息極爲韻。是其證。心不專一。則體不節動。將不誠心。則卒不勇敢。〇王念孫云。誠必與專一相對爲文。勇敢與誠必相因爲義。管子九守篇曰。用賞者貴誠。用刑者貴必。荀子致士篇曰。人主之患。不在乎不言用賢。而在乎不誠必用賢。呂氏春秋論威篇曰。又况乎萬乘之國而有所誠必乎。則何敵之有矣。賈子道術篇曰。伏義誠必謂之節。枚乘七發曰。誠必不悔。決絕以諾。是古書多以誠必連文。劉本誠必作誠心。因上文心誠而誤。諸本與劉本同。唯道藏本作誠必。莊不從藏本而從諸本謬矣。故良將之卒。若虎之牙。若兕之角。若鳥之羽。若蚈之足。蚈。馬蠸也。可以行。可以舉。可以噬。可以觸。彊而不相敗。衆而不相害。一心以使之也。故民誠從其令。雖少無畏。民不從令。雖衆爲寡。故下不親上。其心不用。卒不畏將。其形不戰。守有必固。而攻有必勝。不待交兵接刃。而存亡之機固以形矣。兵有三勢。有二權。〇莊逵吉云。御覽引。機作鈴。下知機事機同。程文學云。鈴當作鈐。鈐爲是。有氣勢。有地勢。有因勢。將充勇而輕敵。卒果敢而樂戰。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志厲青雲。氣如飄風。聲如雷霆。誠積踰而威加敵人。此謂氣勢。硤路津關。〇莊逵吉云。御覽引。硤作狹。大山名塞。龍蛇蟠。蟠。宛屈也。却笠居。〇莊逵吉云。御覽此下有注云。却。偃覆也。笠。簦也。羊腸道。〇莊逵吉云。御覽此下有注云。羊腸一屈一伸。此二注。別本亦或有之。發笱門。發笱。竹笱。所以捕魚。其門可入而不得出。〇王念孫云。却笠居。後漢書杜篤傳注引作登笠居。是也。登笠與龍蛇相對爲文。謂山形偃覆如簦笠。故高注有偃覆之語。今本作却笠居。注云。却。偃覆也。笠。簦也(太平御覽引同)案。却笠

二字。文不成義。訓却爲假覆。亦義不可通。疑傳寫錯誤也（注內登字卯篓字之誤。疑當作假覆如笠笠）發笱二字於義無取。發笱當作魚笱。羊腸魚笱相對爲文。高注發笱竹笱所以捕魚。其門可入而不得出。發笱二字亦因正文而衍。太平御覽兵部二及後漢書注引此並作魚笱門。御覽引注文亦無發笱二字。一人守隘。而千人弗敢過也。此謂地勢。因其勞倦怠亂。飢渴凍暍。推其揞揞。擠其揭揭。擠排也。揞揞欲臥也。揭揭欲拔也。○王念孫云。說文玉篇廣韻集韻皆無揞字。揞當爲揺。字之誤也（注同）。揺古搖字也（考工記矢人夾而搖之。釋文揺本又作揞。漢書天文志元光中天星盡揺）。注內欲臥當爲欲仆。亦字之誤也。揺揺者動而欲仆也。因其欲仆而推之。故曰推其揺揺。武王戶銘曰。若風將至。必先揺揺。意與此相近也。太平御覽兵部二引此正作推其揺揺。隸書揺字或作揺（漢書司馬相如傳消揺乎襄羊）。因誤而爲揞。管子白心篇夫不能自揺者。夫或揺之。揺揺亦揺字之誤。蓋世人少見揺揺二字。故傳寫多差。而楊愼古音餘乃於侵韻收入揞字。引淮南子推其揞揞。擠其揭揭。不知其字而以意爲之。斷爲謬矣。此謂因勢。善用間諜。言軍之反間也。審錯規慮。設蔚施伏。草木蓋盛曰蔚。隱匿其形。○莊逵吉云。御覽作隱遁其形。出於不意。○莊逵吉云。御覽意作慮。敵人之兵。無所適備。此謂知權。○王念孫云。設蔚施伏當作設施蔚伏。高注草木盛曰蔚。伏兵於其中。故曰蔚伏。可言設蔚伏。不可言設蔚也。且審錯規慮。設施蔚伏。相對爲文。若作設蔚施伏。則與上句不對（太平御覽引此已誤）。下文云設規慮。施蔚伏。是其明證矣。敵人之兵無所適備。太平御覽引此敵人上有使字。於義爲長。陳卒正。前行選。進退俱。什伍搏。前後不相撚。撚蹂蹈也。○莊逵吉云。御覽撚作蹑。注云蹑蹀踏也。左右不相干。受刃者少。傷敵者衆。此謂事權。權勢必形。吏卒專精。選良用才。官得其人。計定謀決。明於死生。舉錯得失。莫不振驚。○王念孫云。失當爲時。聲之誤也。太平御覽引此正作舉錯得時。故攻不待衝隆雲梯而城拔。雲梯可依雲而立。所以瞰敵之城中。戰不至交兵接刃而敵破。明於必勝之攻也。○王念孫云。攻當爲數。此涉上下文攻字而誤也。數術也。太平御覽引此正作必勝之數。故兵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爲苟發。故勝定而後戰。鈴縣而後動。故衆聚而不虛散。兵出而不徒歸。唯無一動。動則淩天振地。抗泰山。蕩四海。鬼神移徙。鳥獸驚駭。如此。則野無校兵。敵家之兵不來相交復也。國無守城矣。靜以合躁。治以持亂。○王念孫云。持當爲待字之誤

也（隸書待持二字相似。公食大夫禮。左人待載。古文待爲持。大戴禮禮三本篇。待年而食。荀子禮論篇。作持手而食）待猶禦也。言以治禦亂也（待與禦同義。說見經義述聞左傳待諸乎下）作持則非其指矣。孫子軍爭篇。以治待亂。以靜待譁。卽淮南所本。文選五等論。以治待亂。李善注引此文云。靜以合躁。治以待亂。尤其明證矣。無形而制有形。無爲而應變。雖未能得勝於敵。敵不可得勝之道也。敵先我動。則是見其形也。彼躁我靜。則是罷其力也。形見則勝可制也。力罷則威可立也。視其所爲。因與之化。觀其邪正。以制其命。餌之以所欲。以罷其足。彼若有間。急塡其隙。極其變而束之。盡其節而仆之。敵若反靜。爲之出奇。彼不吾應。獨盡其調。（言我之盡調以待敵也）若動而應。有見所爲。彼持後節。（彼謂敵。持後節。敵在後使先己）與之推移。彼有所積。必有所虧。精若轉左。陷其右陂。（右陂。西也）敵潰而走。後必可移。敵迫而不動。名之曰奄遲。擊之如雷霆。斬之若草木。燿之若火電。欲疾以遬。人不及步鋗。車不及轉轂。（王引之云。鋗字義不可通。鋗當作趨。隸書趨字作趍（見漢武都太守李翕西狹頌）與鋗相似而誤。淮南書中。趨字多有作趍者（諸本多改作趨。唯藏本未改）故知鋗爲趍之誤。人不及步趨者。用兵神速。敵人不及走避也。趨字入聲則音促。正與上下文之木遬轂木角格爲韻。）兵如植木。弩如羊角。人雖衆多。勢莫敢格。諸有象者。莫不可勝也。諸有形者。莫不可應也。是以聖人藏形於無。而遊心於虛。風雨可障蔽。而寒暑不可開閉。（王念孫云。開當爲關。寒暑無所不入。故不可關閉。作開則義不可通矣。俗書關字作開。開字作閞。二形相似而誤（詳見道應篇東開鴻濛之光下））以其無形故也。夫能滑淖精微。貫金石。窮至遠。放乎九天之上。（放。寄。）蟠乎黃盧之下。唯無形者也。善用兵者。當擊其亂。不攻其治。是不襲堂堂之寇。不擊塡塡之旗。（塡塡。旗立牢端貌。）容未可見。以數相持。彼有死形。因而制之。敵人執數。動則就陰。以虛應實。必爲之禽。虎豹不動。不入陷阱。麋鹿不動。不離罝罘。飛鳥不動。不絓網羅。魚鼈不動。不擐脣喙。物未有不以動而制者也。是故聖人貴

靜。靜則能應躁。後則能應先。數則能勝疏。博則能禽缺。○俞樾云。博與缺義不相應。與上文靜則能應躁。後則能應先。數則能勝疏。不一律。疑博當作摶。字之誤也。說文手部。摶。圜也。故與缺相對爲文。太玄中次六曰。月闕其摶。月之有闕。有摶。即此文摶缺對文之證。故良將之用卒也。同其心。一其力。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止如丘山。發如風雨。所淩必破。靡不毀沮。動如一體。莫之應圉。是故傷敵者衆。而手戰者寡矣。夫五指之更彈。不若捲手之一挃。挃。擣也。萬人之更進。不如百人之俱至也。更。代也。今夫虎豹便捷。熊羆多力。然而人食其肉。而席其革者。不能通其知。而壹其力也。夫水勢勝火。章華之臺燒。章華。楚之高臺。以升勺沃而救之。雖涸井而竭池。無柰之何也。舉壺榼盆盎而以灌之。其滅可立而待也。今人之與人。非有水火之勝也。而欲以少耦衆。不能成其功。亦明矣。兵家或言曰。少可以耦衆。此言所將。非言所戰也。或將衆而用寡者。勢不齊也。勢不齊。士不同力也。將寡而用衆者。用力諧也。若乃人盡其才。悉用其力。以少勝衆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神莫貴於天。勢莫便於地。動莫急於時。用莫利於人。○文典謹按。御覽二百七十一引。人下有和字。凡此四者。兵之幹植也。然必待道而後行。可一用也。夫地利勝天時。巧舉勝地利。勢勝人。故任天者可迷也。任地者可束也。任時者可迫也。任人者可惑也。夫仁勇信廉。人之美才也。然勇者可誘也。仁者可奪也。信者易欺也。廉者易謀也。將衆者有一見焉。則爲人禽矣。由此觀之。則兵以道理制勝。而不以人才之賢。亦自明矣。是故爲麋鹿者則可以罝罘設也。麋鹿。有兵而不能以鬬。無術之軍也。爲魚鼈者則可以網罟取也。魚鼈之兵。散而不集。爲鴻鵠者則可以矰繳加也。鴻鵠之兵。高而無破。唯無形者無可柰也。是故聖人藏於無原。故其情不可得而觀。運於無形。故其陳不可得

而經無法無儀。來而爲之宜。無名無狀。變而爲之象。深哉睭睭。遠哉悠悠。且冬且夏。且春且秋。上窮至高之末。下測至深之底。變化消息。無所凝滯。建心乎窈冥之野。而藏志乎九旋之淵。九旋。九回之淵。至深者也。○陶方琦云。文選江賦注。莊子釋文。引許注。九旋之淵。至深。按文選注引有敓文。莊子釋文引淮南許注作至深也。敓文又甚。說文。淵。回水也。又淀下云。回泉也。雖有明目。孰能窺其情。兵之所隱議者。天道也。所圖畫者。地形也。所明言者。人事也。所以決勝者。鈐勢也。故上將之用兵也。上得天道。下得地利。中得人心。乃行之以機。發之以勢。是以無破軍敗兵。及至中將。上不知天道。下不知地利。專用人與勢。雖未必能萬全。勝鈐必多矣。下將之用兵也。博聞而自亂。多知而自疑。居則恐懼。發則猶豫。是以動爲人禽矣。今使兩人接刃。巧拙不異。而勇士必勝者。何也。其行之誠也。夫以巨斧擊桐薪。不待利時良日而後破之。加巨斧於桐薪之上。而無人力之奉。雖順招搖。挾刑德。招搖。斗杓也。刑。十二辰也。德。十日也。而弗能破者。以其無勢也。故水激則悍。矢激則遠。夫栝淇衛箘簬。栝。箭栝也。淇衛箘簬。箭之所出也。○莊逵吉云。御覽引簬作簵。御覽凡兩引此注。一引與此同。又一處引注云。箘簬。箭竹也。出于淇地。衛。箭羽也。程文學云。釋名。箭羽。齊人曰衛。所以導衛矢也。疑是許愼注。○文典謹按。藝文類聚六十引注與莊氏所舉又一處引注正同。今注內箘簬二字疑涉正文而衍。載以銀錫。載。飾也。飾箭以銀錫。○文典謹按。北堂書鈔百二十五。藝文類聚六十。太平御覽三百四十七引載並作飾。雖有薄縞之幨。縞。細繒也。腐荷之矰。荷。蓮華也。矰。猶矢也。○洪頤煊云。詩澤陂有蒲與荷。鄭箋。芙蕖之莖曰荷。證類本草引陸璣疏亦作其莖曰荷。蓮華不可以爲矢。高注非。然猶不能獨射也。○王念孫云。腐荷之矰。矰本作櫓。不能獨射。射本作穿。高注本作櫓。大楯也。（說文及儒行注。襄十年左傳注竝同。楯本作盾）此言栝淇衛箘簬而載之以銀錫。則雖薄縞之幨。腐荷之盾。亦不能穿。下文曰。若假之筋角之力（各本脫若此字。今據蔣本北堂書鈔及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引補）弓弩之勢。則貫兕甲而徑於革盾矣。正與此相反也。氾論篇曰。隆衝以攻。渠幨以守。高彼注曰。幨。幰也。所以禦矢也。韋昭注吳語曰。渠。楯也。幨與盾皆所以禦五兵。故彼言渠幨以守。此言薄縞之幨。腐荷之櫓。猶不能穿（齊

策云攻城之毀百姓理禮敝舉衡櫓禮與蟾同）若熠則非其類矣且腐荷之櫓不能穿謂矢不能穿櫓也今本作腐荷之熠熠即是矣則其義不可通案後人不知熠爲櫓之誤乃改之不能獨穿爲不能獨射以牽合熠字又改高注之櫓大楯也爲熠猶矢也以牽合正文甚矣其謬也舊本北堂書鈔武功部十三引此正作腐荷之櫓（陳禹謨依俗本改櫓爲熠下不能獨穿同）太平御覽兵部八十八楯下引此同又引高注云櫓大楯也又今本不能獨射舊本北堂書鈔及藝文類聚軍器部太平御覽兵部七十八八十八珍寶部十一並引作不能獨穿今據以訂正假之筋角之力。弓弩之勢。則貫兕甲而徑於革盾矣。〇文典謹按北堂書鈔百二十五引假之作若不假以夫風之疾。至於飛屋折木。虛舉之下大遲。自上高丘。虛舉不駕也風疾飛之下大遲復上高丘也〇孫詒讓云注以不駕釋虛舉則舉疑當作轝即輿之俗大逵宋本作大達疑當作大逵注同此似言疾風能飛屋折木而虛轝不能自下大逵而上高丘必藉人力推之以喻兵勢之得失注釋虛舉亦云風疾飛之則與人之有所推之文不合殆非也人之有所推也。是故善用兵者。勢如決積水於千仞之隄。若轉員石於萬丈之谿。天下見吾兵之必用也。則孰敢與我戰者。故百人之必死也。賢於萬人之必北也。況以三軍之衆。赴水火而不還踵乎。雖誂合刃於天下。誰敢在於上者。誂卒也雖卒然合與天下爭人誰敢在其上者〇洪頤煊云說文誂相呼誘也从言兆聲廣雅釋詁誂誘也所謂天數者。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角亢爲青龍參井爲白虎星張爲朱雀斗牛爲玄武用兵軍者右參井左角亢背斗牛向星張此順北斗之銓衡也所謂地利者。後生而前死。左牡而右牝。高者爲生下者爲死丘陵爲牡谿谷爲牝所謂人事者。慶賞信而刑罰必。動靜時。舉錯疾。此世傳之所以爲儀表者固也。然而非所以生儀表者。因時而變化者也。是故處於堂上之陰。而知日月之次序。見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暑。〇兪樾云於字衍文也處堂上之陰者謂察堂上之陰也兵略篇曰相地形處次舍是處與相同義主術篇曰援白黑而示之則不處焉不處猶不察也蓋物居其所謂之處使物各得其所亦謂之處國語晉語曰夫仁者講功而知者處物是也故處即有辨別之義後人不達而妄加於字處於堂上之陰於義殊不可通且處堂上之陰本與見瓶中之冰相對今增於字則句法亦參差不齊矣夫物之所以相形者微。唯聖人達其至。故鼓不與於五音。而爲五

音主。水不與於五味。而爲五味調。將軍不與於五官之事。而爲五官督。故能調五音者。不與五音者也。能調五味者。不與五味者也。能治五官之事者。不可揆度者也。是故將軍之心。滔滔如春。曠曠如夏。湫漻如秋。典凝如冬。典。常。凝。正也。常正於冬也。○俞樾云。高注曰。典。常。凝。正也。此未得典字之義。典讀爲頎典之典。考工記輈人。是故輈欲頎典。鄭注曰。頎典。堅刃貌。然則典凝猶堅凝也。與上句湫漻如秋一律。若訓典爲常。則失其義矣。○文典謹按。北堂書鈔百十五引。曠曠作闊闊。湫作淋。典凝作慘惻。又有注云。滔滔。寬伏。如春日之倡也。因形而與之化。隨時而與之移。夫景不爲曲物直。響不爲清音濁。觀彼之所以來。各以其勝應之。是故扶義而動。推理而行。掩節而斷割。掩。覆。覆。也。覆其節制斷割也。○文典謹按。御覽二百七十三引注。割下有之字。因資而成功。使彼知吾所出。而不知吾所入。知吾所舉。而不知吾所集。始如狐狸。彼故輕來。合如兕虎。敵故奔走。夫飛鳥之摯也。俛其首。○文典謹按。書鈔百十六。御覽二百七十一引。摯並作鷙。猛獸之攫也。匿其爪。虎豹不外其爪。而噬不見齒。○王念孫云。虎豹不外其爪。與上句匿其爪相複。爪當作牙。此卽涉上句爪字而誤。噬不見齒。若仍指虎豹言之。則又與不外其牙相複。當作噬犬不見其齒。與上句相對爲文。今本脫去犬字其字。舊本北堂書鈔武功部四引此。正作虎豹不外其牙。噬犬不見其齒。(陳禹謨依俗本改爲虎豹不外其爪而噬不見齒)太平御覽兵部二同。故用兵之道。示之以柔。而迎之以剛。○莊逵吉云。御覽此下有注云。迎。逆敵家。○文典謹按。意林引迎作乘。示之以弱。而乘之以强。爲之以歙。而應之以張。○莊逵吉云。御覽此下有注云。歙。弱。張。强也。歙讀如脅。將欲西而示之以東。先忤而後合。前冥而後明。○文典謹按。北堂書鈔百十七引明作朗。若鬼之無迹。若水之無創。故所鄉非所之也。所見非所謀也。舉措動靜。莫能識也。若雷之擊。不可爲備。○文典謹按。意林引作若欲西者示之以東。使知吾所出。而不知吾所入。若鬼無跡。若水無創。若雷之激。不可備也。所用不復。故勝可百全。與玄明通。莫知其門。是謂至神。兵之所以强者民也。○王念孫云。文子上義篇作兵之所以强者必死也。於義爲長。下句民之所以必死者義也。卽承此句言之。上文曰。百人之必死。賢於萬人之必北。

是兵之所以強者必死也今本作兵之所以強者民也民字疑涉下句而誤○文典謹按王說非也兵之所以強者民也卽上文因民之欲乘民之力故勝其民下附其上則兵強矣之義此文兵之所以強者民也民之所以必死者義也義之所以能行者威也三句相連接而以兩民字兩義字爲之樞紐若改民字爲必死則句法旣參差不齊文義亦不相連貫矣文子上義篇國之所以強者必死也所以死者必義也文義本不可通王氏顧欲據以改不誤之淮南書其失也泥矣兵之所以強者民也兵家之精義王氏未及知之耳民之所以必死者義也義之所以能行者威也是故合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威儀並行是謂至強○文典謹按儀文子上義篇作義當從之夫人之所樂者生也而所憎者死也然而高城深池矢石若雨平原廣澤白刃交接而卒爭先合者彼非輕死而樂傷也爲其賞信而罰明也是故上視下如子則下視上如父○莊逵吉云御覽此視作事下視上如兄視上如父兩句同上視下如弟則下視上如兄上視下如子則必王四海下視上如父則必正天下上親下如弟○王念孫云上親下如弟親亦當爲視字之誤也上文正作上視下如弟○文典謹按王說是也御覽二百八十一引正作上視下如弟是其證則不難爲之死下視上如兄則不難爲之亡是故父子兄弟之寇不可與鬪者積恩先施也故四馬不調造父不能以致遠弓矢不調羿不能以必中君臣乖心則孫子不能以應敵孫子名武吳王闔閭之將也是故內脩其政以積其德外塞其醜以服其威察其勞佚以知其飽飢故戰日有期視死若歸故將必與卒同甘苦俟飢寒也○兪樾云俟字義不可通乃併字之誤併與幷通廣雅釋詁幷同也併飢寒與同甘苦一律○文典謹按兪說未碻此本作故將必與卒同甘苦勞佚飢寒乃承上文察其勞佚以知其飽飢而言御覽二百八十一引作故將必與卒同甘苦佚飢寒敓一勞字此文佚更譌爲俟而義遂不可通矣故其死可得而盡也故古之善將者必以其身先之暑不張蓋寒不被裘所以程寒暑也險隘不乘上陵必下所以齊勞佚也軍食熟然後敢食軍井通然後敢飲所以同飢渴也合戰必立矢射之所及○文典謹按意林引所及下有之處二字以共安危

也。○王念孫云、矢射當爲矢石、聲之誤也（太平御覽兵部十三引此已誤）。意林引此正作矢石。○劉書新論兵術篇同。上文云所以程寒暑、所以齊勞佚、所以同飢渴、則此以共安危上亦當有所字。○文典謹按、王說是也。意林引有所字、是其證。故良將之用兵也、常以積德擊積怨、以積愛擊積憎、何故而不勝。主之所求於民者二、求民爲之勞也、欲民爲之死也。民之所望於主者三、飢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有功者能德之。民以償其二積、而上失其三望。○王念孫云、二積當爲二責。此因上文諸積字而誤。二責謂爲主勞、爲主死。故曰主之所求於民者二。求猶責也。太平御覽兵部十二引此正作責。○文典謹按、御覽二百八十一引以作已、以已古通用。國雖大、人雖衆、兵猶且弱也。若苦者必得其樂、勞者必得其利、斬首之功必全、死事之後必賞、死事、以軍事死。賞其後子孫也。四者既信於民矣、主雖射雲中之鳥、而釣深淵之魚、彈琴瑟、聲鐘竽、敦六博、敦者致也。○王念孫云、古無訓敦爲致者。六博言致、亦於義無取。今案敦六博、投高壺、敦亦投也。敦音都回反。邶風北門篇、王事敦我、鄭箋曰、敦猶投擲也。是敦與投同義。投謂投箸也。楚辭招魂注曰、投六箸、行六棊、故爲六博是也。投高壺、○文典謹按、御覽引壺作增。兵猶且強、令猶且行也。是故上足仰則下可用也、德足慕則威可立也。將者必有三隧、四義、五行、十守。所謂三隧者、上知天道、下習地形、中察人情。凡此三事者、人所從蹊隧。所謂四義者、便國不負兵、負、程也。○王念孫云、負與程義不相近、負當爲員、草書之誤也（太平御覽兵部四引此已誤）。說山篇云春至旦不中員程。漢書尹翁歸傳云、責以員程。是員與程同義。員爲程式之程、又爲程量之程。儒行曰鷙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鄭注曰、程猶量也。搏猛引重、不量勇力堪之與否也。此言便國不員兵、亦謂不程量其兵之衆寡。故高注訓員爲程也。爲主不顧身、見難不畏死、決疑不辟罪。所謂五行者、柔而不可卷也、剛而不可折也、仁而不可犯也、信而不可欺也、勇而不可凌也。○文典謹按、御覽二百七十三引凌作棱。所謂十守者、神清而不可濁也、謀遠而不可慕也、操固而不可遷也、知明而不可蔽也、不貪於貨、不淫於物、不嚂於辯、○莊逵吉云、御覽引嚂作濫。不推於方、○文典謹按、御覽引方作名。不可喜也、不可怒也。是謂至

於窈窈冥冥。孰知其情。○王念孫云。於當爲旍。古書旍字或作旍。形與於相近。因誤爲於。(續漢書天文志會稽海賊曾旍等千餘人。今本旍誤作於。)旌冥情三字爲韻。旌與精同。主術篇曰。故至精之像。窈窈冥冥。不知爲之者誰。而功自成。老子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莊子在宥篇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皆其證也。列子說符篇。東方有人焉。曰爰旌目。後漢書張衡傳注引作爰精目。漢濟陰太守孟郁脩堯廟碑。師工旌密。即精密。是精與旌古字通。文典謹按。是謂至於。御覽引作是謂至矣。於義爲長。○發必中銓。言必合數。動必順時。解必中揍。揍。理也。通動靜之機。明開塞之節。○文典謹按。文選永明九年策秀才文注引通字明字下。竝有乎字。審舉措之利害。若合符節。疾如彍弩。勢如發矢。一龍一蛇。動無常體。莫見其所中。莫知其所窮。攻則不可守。守則不可攻。蓋聞善用兵者。必先脩諸己。而後求諸人。先爲不可勝。而後求勝。脩己於人。求勝於敵。己未能治也。而攻人之亂。是猶以火救火。以水應水也。何所能制。今使陶人化而爲埴。則不能成盆盎。陶人化爲埴。陶人復變爲埴土。不能化埴土也。工女化而爲絲。則不能織文錦。同莫足以相治也。故以異爲奇。兩爵相與鬬。未有死者也。鸇鷹至。則爲之解。以其異類也。故靜爲躁奇。有出於人。治爲亂奇。飽爲飢奇。佚爲勞奇。奇正之相應。若水火金木之代爲雌雄也。善用兵者。持五殺以應。五殺。五行。故能全其勝。拙者處五死以貪。故動而爲人擒。兵貴謀之不測也。形之隱匿也。出於不意。不可以設備也。謀見則窮。形見則制。故善用兵者。上隱之天。下隱之地。中隱之人。隱之天者。無不制也。何謂隱之天。大寒甚暑。疾風暴雨。大霧冥晦。因此而爲變者也。何謂隱之地。山陵丘阜。林叢險阻。可以伏匿而不見形者也。何謂隱之人。蔽之於前。望之於後。出奇行陳之間。發如雷霆。疾如風雨。攓巨旗。攓。卷取也。止鳴鼓。而出入無形。莫知其端緒者也。故前後正齊。四方如繩。出入解續。不相越淩。○孫詒讓云。續宋本作贖。上文亦云。察行陳解贖之數。然不知解贖何義。注亦竝無

說攷釋名釋衣服云齊人謂如衫而小袖曰侯頭侯頭猶解瀆臂直通之言也疑解續〃贖解瀆義同解贖亦往來通達之語猶解瀆爲直通之言也翼輕邊利邊利翼軍之邊而利或前或後離合散聚不失行伍此善脩行陳者也明於奇正賌陰陽刑德五行望氣候星龜策禨祥〇陳觀樓云正字後人所加奇賌以下皆二字連讀上文云明於刑德奇賌之數高注奇賌陰陽奇秘之要是其證說文作奇侅史記倉公傳作奇咳漢書藝文志作奇胲竝字異而義同此善爲天道者也設規慮施蔚伏見用水火出珍怪鼓譟軍所以營其耳也曳梢肆柴揚塵起堨梢小柴也堨埃〇陶方琦云文選班固西都賦注引許注堨埃也按今注致也字依宋本補說文堨壁閒隙埃塵也西都賦軼堨埃之混濁所以營其目者此善爲詐佯者也錞鉞牢重固植而難恐勢利不能誘死亾不能動此善爲充榦者也充盈榦強也〇陶方琦云文選陸機辨亡論注引許注榦強也按說文彊弓有力也釋名釋兵矢其體曰榦言梃榦也義正相近剽疾輕悍勇敢輕敵疾若滅沒此善用輕出奇者也相地形處次舍治壁壘審煙斥〇孫詒讓云煙闉同聲叚借字上文云無刑罰之威而相爲斥闉要遮者同所利也是其證居高陵舍出處此善爲地形者也因其飢渴凍暍勞倦怠亂恐懼窘步乘之以選卒擊之以宵夜此善因時應變者也易則用車易平地也險則用騎涉水多弓水中不可引弩故以弓便隘則用弩隘可以手弩爲距晝則多旌夜則多火晦冥多鼓此善爲設施者也凡此八者不可一無也然而非兵之貴者也夫將者必獨見獨知〇文典謹按北堂書鈔百十五引作獨知獨見獨見者見人所不見也獨知者知人所不知也見人所不見謂之明知人所不知謂之神神明者先勝者也先勝者守不可攻戰不可勝攻不可守虛實是也上下有隙將吏不相得所持不直卒心積不服言積怨不服之也所謂虛也主明將良上下同心氣意俱起所謂實也若以水投火所當者陷所薄者移牢柔不相通而勝相奇者虛實之謂也故善戰者不在少善守者不在小勝在得

威敗在失氣．夫實則鬬．虛則走．盛則強．衰則北．吳王夫差地方二千里．帶甲七十萬．南與越戰．棲之會稽．北與齊戰．破之艾陵．西遇晉公．擒之黃池．晉公謂平侯也．擒之服晉也．此用民氣之實也．其後驕溢縱欲．拒諫喜諛．憢悍遂過．憢．勇急也．不可正喩．大臣怨懟．百姓不附．越王選卒三千人．擒之干隧．因制其虛也．夫氣之有虛實也．若明之必晦也．故勝兵者．非常實也．敗兵者．非常虛也．善者能實其民氣．以待人之虛也．不能者虛其民氣．以待人之實也．故虛實之氣．兵之貴者也．凡國有難．君自宮召將．詔之曰．社稷之命在將軍．卽今國有難．願請子將而應之．○王念孫云．卽當爲身．在將軍身爲句．今國有難爲句．隸書身字或作身．與卽字左半相似．因誤而爲卽．願請子將而應之．請字涉下文還請而衍．藝文類聚武部．太平御覽兵部五．七十一．儀式部一．引此竝作社稷之命在將軍身．今國有難．願子將而應之．是其證．將軍受命．乃令祝史太卜齋宿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受鼓旗．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趨至堂下．北面而立．主親操鉞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斧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將已受斧鉞．答曰．國不可從外治也．軍不可從中御也．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以受制於前矣．鼓旗斧鉞之威．臣無還請．願君亦以垂一言之命於臣也．○王念孫云．亦以垂一言之命．以當爲無．今作以者．涉上文既以而誤．軍不可從中御．故曰臣無還請．君亦無垂一言之命於臣．兩無字相因爲義．今本下無字作以．則義不可通．太平御覽兵部五引此正作無．君若不許．臣不敢將．君若許之．臣辭而行．乃爪鬋．鬋爪．送終之禮．去手足爪．設明衣也．明衣．喪衣也．在於闇冥．故言明．鑿凶門而出．凶門．北出門也．將軍之出．以喪禮處之．以其必死也．○陶方琦云．御覽三百三十五引許注．明衣．送終衣也．翦手足指爪者．示必死也．按此御覽所引．乃敓文．明衣下敓去十字．送終衣．卽今注送終禮．禮與衣字相似．今注以其必死也．其字乃示字．其古作亓．與示相似．乘將軍車．載旌旗斧鉞．累若不勝．其臨敵

決戰。不顧必死。〇文典謹按北堂書鈔百十五、藝文類聚五十九引、決並作攻、於義爲長。無有二心。是故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主於後。進不求名。退不避罪。〇文典謹按北堂書鈔百十五引、避作辟。唯民是保。利合於主。國之實也。上將之道也。〇王念孫云、實當爲寶字之誤也。孫子地形篇、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合於主、國之寶也、此即淮南所本、今作國之實、則義不可通矣、且寶與保道爲韻、若作實、則失其韻矣(上下文皆用韻)如此則智者爲之慮。勇者爲之鬭。氣厲青雲。疾如馳騖。是故兵未交接而敵人恐懼。若戰勝敵奔。畢受功賞。吏遷官。益爵祿。割地而爲調。決於封外。卒論斷於軍中。言有罪而誅。顧反於國。放旗以入斧鉞。報畢於君曰。軍無後治。乃縞素辟舍。請罪於君。君曰赦之。退齋服。大勝三年反舍。大勝敵者、還三年、乃反故舍也。中勝二年。下勝期年。兵之所加者。必無道國也。故能戰勝而不報。取地而不反。民不疾疫。將不夭死。五穀豐昌。風雨時節。戰勝於外。福生於內。是故名必成。而後無餘害矣。

卷十六

說山訓

山爲道本、仁者所處、說道之旨、委積若山、故曰說山、因以題篇。

魄問於魂曰。道何以爲體。魄、人陰神也。魂、人陽神也。陰道祖于陽、故魄問魂、道以何等形體也。〇莊逵吉云、御覽引作魂問於魄、下魂魄字互異。曰。以無有爲體。無道形、以無有爲體也。魄曰。無有有形乎。魂曰。無有。何得而聞也。言無有形狀、何以可得而知也。魂曰。吾直有所遇之耳。言遇遭遇知之也。〇王念孫云、何得而聞也、上本有魄曰無有四字、魄問魂曰、無有何得而聞也、故魂答曰、吾直有所遇之耳、今本脫此四字、則義不可通(此因兩魄曰無有相亂而脫其一)藝文類聚靈異部下、太平御覽妖異部一所引

中有此四字。視之無形。聽之無聲。謂之幽冥。幽冥者。所以喻道而非道也。似道而非道也。魄曰。吾聞得之矣。得猶知也。○王念孫云。聞字涉上文而衍。乃內視而自反也。魂曰。凡得道者。形不可得而見。名不可得而揚。揚猶稱也。揚或作象。今汝已有形名矣。何道之所能乎。魄曰。言者獨何為者。魄詰魂曰。子尚無形。何故有言。吾將反吾宗矣。宗本也。魂將反于無形。○俞樾云。吾將反吾宗矣上。當有魂曰二字。此乃魂之言也。吾將反吾宗者。魂欲反其宗也。故下文曰。魄反顧魂。忽然不見。惟反其宗。所以不見也。高解反吾宗曰。魂將反于無形。則其所據本正有魂曰二字。不然。何知其是魂而非魄乎。魄反顧魂。忽然不見。不見魂也。反而自存。亦以淪於無形矣。魄返而自存。亦以入於無形之中矣。形或作有。人不小學。不大迷。小學不博。不能通道。故大迷也。不小慧。不大愚。小慧不能通物。故大愚也。○王念孫云。學當為覺字之誤也。小覺與大迷相對。小慧與大愚相對。今作小學。則非其指矣。文子上德篇正作不小覺不大迷。又案高注本作小覺不能通道。故大迷也。今本作小學不博不能通道者。覺誤為學。後人因加不博二字也。下注云。小慧不能通物。故大愚也。與此相對為文。則此注原無不博二字明矣。人莫鑑於沫雨。而鑑於澄水者。以其休止不蕩也。沫雨。雨潦上覆盆也。澄。吐水也。蕩。動也。沫雨或作流潦。詹公之釣。千歲之鯉不能避。詹公。詹何也。古得道善釣者。有精術。故能得千歲之鯉也。○王念孫云。千歲之鯉不能避。本作得千歲之鯉。高注。故得千歲之鯉也。是其證。今本作千歲之鯉不能避者。句首脫去得字。則文不成義。後人不解其故。遂於句末加不能避三字耳。（初學記鱗介部。太平御覽資產部十四。鱗介部八引此。並作詹公之釣。千歲之鯉。則所見本已脫得字。但尚無不能避三字。埤雅云。詹何之釣。千歲之鯉不能避。則所見本已有此三字矣。）下文引軺者為之止下。又衍也字。（因下文精之至也而衍）此文以鯉止喜三字為韻。如今本。則失其韻矣。曾子攀柩車。引輴者為之止也。曾子至孝。送親喪。悲哀攀援柩車。而挽者感之。為之止。輴。棺下輪也。輴讀若牛行輴輴之輴也。老母行歌而動申喜。精之至也。申喜。楚人也。少亡其母。聞乞人行歌聲。感而出視之。則其母也。故曰精之至。瓠巴鼓瑟。而淫魚出聽。瓠巴。楚人也。善鼓瑟。淫魚喜音。出頭於水而聽之。淫魚長頭。身相半。長丈餘。鼻正白。身正黑。口在頷下。似南獄魚而身無鱗。出江中。○陶方琦云。說文魚部鱏字下引傳曰。伯牙鼓琴。鱏魚出聽。是淮南攷。蜀志郤正傳注。及文選魏都賦注。並引淮南作鱏魚。即許本也。論衡亦作鱏魚。左思魏都賦亦作感鱏魚。皆用淮南許本。高本作淫魚。與韓詩外傳同。（文選洞簫賦注引淮南作淫魚。高本也）其字荀子作流魚。大戴禮作沈

魚皆由聲近得通。伯牙鼓琴，駟馬仰秣。仰秣，仰頭吹吐，謂馬笑也。介子歌龍蛇，而文君垂泣。介子，介推也。從晉文公重耳出奔翟，遭難絕糧，介子推割肌昭之。公子復國，賞從亡者，子推獨不及，故歌曰：有龍矯矯，而失其所，有蛇從之，而咷其口，龍既升霧，蛇獨泥處。龍以喻文公，蛇以自喻也。于是文公覺悟，求介子推不得，而號泣之。故玉在山而草木潤。玉，陽中之陰也，故能潤澤草木。淵生珠而岸不枯。珠，陰中之陽也，有光明，故岸不枯。〇陶方琦云：史記集解一百二十八引許注：滋潤鍾于明珠，致令岸不枯也。按二注文異。史記龜筴傳：玉處于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徐廣曰：一本無不字。引許君說淮南云云，是淮南許本作淵生珠而岸枯也。徐爲漢後人，當親見淮南最初本，所引許注，塙而可徵。〇文典謹按：淵生珠與上句玉在山不相對，文子上德篇作珠生淵（惟荀子勸學篇及大戴禮亦作淵生珠，與今本淮南合）。螾無筋骨之強，爪牙之利。螾，一名蜷蟮也。上食晞壤，下飲黃泉，用心一也。晞，乾也。壤，土壢也。楚人謂之壤。一，精專也。清之爲明，杯水見眸子。〇文典謹按：御覽三十九引杯水下有而字。濁之爲闇，河水不見太山。視日者眩，聽雷者聾。〇王念孫云：人視日則眩，聽雷則未必聾也。玉篇：聽，女江切。淮南子曰：聽雷者聽。注云：耳中聽聽然。埤蒼云：耳中聲也（廣韻與埤蒼同）。據此，則古本作聽雷者聽，今本聽作聾，而無耳中聽聽之注，則後人以意刪改之耳。人無爲則治，有爲則傷。道貴無爲，故治也。有爲則傷，道不貴有爲也。傷猶病也。無爲而治者，載無也。言無爲而能致治者，常載行其無爲。爲者不能有也。爲者，有爲也。有謂好憎情欲，不能恬澹靜漠，故曰不能無爲也。〇王念孫云：不能有也，本作不能無爲也。下文不能無爲者，即承此句而申言之。高注云：好憎情欲，不能恬淡靜漠，故曰不能無爲也。是其明證矣。今本作不能有者，涉下文不能有爲而誤。文子精誠篇正作爲者不能無爲也。不能無爲者，不能有爲也。不能行清靜無爲者，不能大有所致，致其治，立其功也，故曰不能有爲也。人無言而神，無言者，道不言也，道能化，故神。有言者則傷。道貴不言，故言有傷。無言而神者載無，道貴無言，能致于神，載行也，常行其無言也。有言則傷其神。道賤有言，而多反有言，故曰傷其神。之神者，鼻之所以息，耳之所以聽，終以其無用者爲用矣。無用者，謂鼻耳中空處也。〇王念孫云：無言而神，有言則傷，相對爲文。有言下不當有者字，此因上下文者字而誤衍也。下文有言則傷其神，有言下亦無者字。無言而神者載無，無下當有也字。上文云：人無爲則治，有爲則傷。無爲而治者，載無也。與此文同一例。陳氏觀樓曰：有言則傷其神絕句（高注故曰傷其神，是以神字絕句）。之神者三字，乃起下之詞，不連上句讀。之，此也。言此神者，鼻之所以息，耳之所以聽也。高注：道賤有言

云云。本在有言則傷其神之下。後人誤以則傷其神之神者作一句讀。而移高注於之神者之下。則上下文皆不可讀矣。念孫案。文子作有言則傷其神之神者（今本有字誤在傷字下。又脫其字）已誤讀淮南之文。後人移高注於之神者之下。卽爲文子所惑也。物莫不因其所有。而用其所無。以其所無用爲用也。以爲不信。視籟與竽。籟。三孔籥也。以其管孔空虛。以成聲也。故曰視籟與竽也。念慮者不得臥。詩曰。耿耿不寐。如有殷憂。又曰。展轉伏枕。寤寐永嘆。止念慮。則有爲其所止矣。止。猶去也。強自抑去念慮。非所無忘慮。則與物所止矣。兩者俱忘。則至德純矣。兩者。念慮與不念慮也。忘二者。則神內守。故至德純一也。聖人終身言治所用者。非其言也。用所以言也。非其言。非其所常言也。用所以言者。用當所治之言。歌者有詩。然使人善之者。非其詩也。善其音之清和也。不善其詩。故曰非其詩也。鸚鵡能言。而不可使長。鸚鵡。鳥名。出於蜀郡。赤喙者是。其色縹綠。能效人言。長。主也。○王念孫云。不可使長。長下當有言字。高注曰。不知所以長言。下注又曰。不能自爲長主之言。則有言字明矣。脫去言字。則文不成義。藝文類聚鳥部中。太平御覽羽族部十一引此。皆有言字。○俞樾云。藝文類聚鳥部。太平御覽羽族部引此。並作不可使長言。當從之。高注曰。長。主也。又曰。不知所以長言。下注又曰。不能自爲長主之言。則未得長字之義。長。主也。則長猶典也。不可使長言。猶曰不可使典言。謂不可使典主教令也。是何則。得其所言。而不得其所以言。得其言者。知效人言也。不知所以長言教令之言也。故曰不得其所以言。故循迹者。非能生迹者也。循。隨也。隨人故迹。不能創基造制。自爲新迹。如鸚鵡知效人言。不能自爲長主之言也。神蛇非斷而復續。而不能使人勿斷也。○文典謹按。御覽九百三十三引。續作屬。神龜能見夢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籠。宋元王夜夢見得神龜。而未發也。漁者豫且捕魚得龜。以獻元王。元王刳以卜。故曰能見夢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籠也。四方皆道之門戶牖嚮也。在所從闚之。故釣可以教騎。騎可以教御。御可以教刺舟。此四術者。皆謹敬加順其道。故可以相教。越人學遠射。參天而發。適在五步之內。不易儀也。越人習水便舟。而不知射。射遠反直仰向天而發。矢勢盡而還。故近在五步之內。參。猶望也。儀。射法。言不曉射。故不知易去參天之法也。○文典謹按。藝文類聚七十四引。適作鏑。御覽七百四十五引注。言不曉射。作言不曉參天之射。世已變矣。而守其故。譬猶越人之射也。言其守故。不知變也。○文典謹按。藝文類聚七十四引。作今學者欲學古而不知變。是越人射也。月望。日奪其光。陰

不可以乘陽也。月十五日與日相望，東西中繩，則月食，故奪月光也。差則虧，至晦則盡，故曰陰不可以乘陽也。日出星不見，不能與之爭光也。星陰也，不能奪日之光也。故末不可以強於本，指不可以大於臂。下輕上重，其覆必易。一淵不兩鮫。鮫魚之長，其皮有珠，今世以為刀劍之口是也。一說，魚二千斤為鮫。○王念孫云：一淵不兩鮫，即承上文言之，以明物不兩大之意，而語勢未了，其下必有脫文。太平御覽鱗介部二引此，一淵不兩鮫下有一棲不兩雄（韓子揚榷篇曰：毋弛而弓，一棲兩雄），一則定，兩則爭，凡十一字。又引高注云：以日月不得並明，一國不可兩君也（上文一淵不兩鮫下引鮫魚之長云云，其文有殊，云云與今本高注同，則此所引亦是高注），今本皆脫，當據補。文子上德篇亦云：一淵不兩鮫，一雌不二雄，一即定，兩即爭。水定可清正，動則失平。故惟不動則所以無不動也。江河所以能長百谷者，能下之也。夫惟能下之，是以能上之。上大也。天下莫相憎於膠漆，膠漆相持不解，故曰相憎。一說，膠入漆則敗，漆入膠亦敗，以多少推之，故曰相憎。○陶方琦云：意林引許注：膠桼相抱，不得還其本也。按二注異，高注上一說與許同，當即許注也。而莫相愛於冰炭。冰得炭則解，歸水復其性；炭得冰則保其炭，故曰相愛。○陶方琦云：意林引許注：仌得炭則解，故得還其本也。按今高注亦即是許義。膠漆相賊，冰炭相息也。牆之壞，愈其立也。壞反本，還為土，故曰愈其立也。冰之泮，愈其凝也，以其反宗。泮，釋，反水也。宗，本也。泰山之容，巍巍然高，去之千里，不見埵堁，遠之故也。埵堁猶席翳也。埵讀似望，作江淮間人言能得之也。秋豪之末，淪於不測。是故小不可以為內者，大不可以為外矣。小不可為內，復小于秋豪之末，謂無有也。無有無形者，至大不可為外也。蘭生幽谷，不為莫服而不芳。性香。○文典謹按：御覽九百八十三引谷作宮，宋本同。舟在江海，不為莫乘而不浮。性浮。○文典謹按：意林引海作河。君子行義，不為莫知而止休。性仁義也。○文典謹按：止休，北堂書鈔百三十七引作止也。書鈔又引文子：君子行義，不為莫己知而止也。今本文子上德篇作君子行道，不為莫知而止，亦無休字。休疑衍文也。夫玉潤澤而有光，其聲舒揚，舒，緩也。揚，和也。渙乎其有似也。似君子也。渙讀人謂貴家為腴主之腴也。無內無外，不匿瑕穢。無內無外，表裏通也。匿，藏也。近之而濡，望之而隧。夫照鏡見眸子，微察秋豪，明照晦冥。故和氏之璧、隨侯之珠，出於山淵之精，君子服之，順祥

以安寧。服，佩也。君子佩而象之，無有情欲，能順善以安其身。侯王寶之，爲天下正。寶，重也。侯王重其天性，若凡民之重珠玉，故以爲天下正，無所阿私也。陳成子恒之劫子淵捷也，陳成子將弒齊簡公，使勇士十六人脅其大夫子淵捷，欲與分國，捷不從，故曰劫之也。子罕之辭其所不欲，不欲玉之寶也。而得其所欲。所欲不貪爲寶。孔子之見黏蟬者，白公勝之倒杖策也，倒杖策，傷其頤，血流及屨，而不覺，言精有所在也。衛姬之請罪於桓公，衛姬，衛女，齊桓公夫人也。桓公有伐衛之志，衛姬望見桓公色，而知之，故請公殺，贖衛之罪也。子見子夏曰：何肥也。道勝，無情欲，故肥也。魏文侯見之反被裘而負芻也，知其皮盡，則毛無所傅也。○王念孫云：子見子夏當作曾子見子夏，事見韓子喻老篇。魏文侯見之反被裘而負芻也，當作魏文侯之見反被裘而負芻也。自陳成子恆之劫子淵捷也以下，皆與此文同一例。魏文侯事見新序雜事篇。兒說之爲宋王解閉結也，結不可解者，而能解之，解之以不解。此皆微眇，可以觀論者。微眇，爲見始知終也。人有嫁其子而教之曰：○文典謹按：世說新語賢媛篇劉孝標注及意林引子對作女。爾行矣，慎無爲善。○文典謹按：世說新語注引作爾爲善，善人疾之。曰：不爲善，將爲不善邪？○文典謹按：世說新語注引作對曰：然則當爲不善乎？意林引作女問曰其故。應之曰：善且由弗爲，況不善乎？○文典謹按：世說新語注引作曰：善尚不可爲，而況不善乎？又文選馬汧督誄注引由作猶。此全其天器者。器，猶性也。孟子曰：人性善，故曰全其天性。○文典謹按：文選注引者下有也字。拘囹圄者，以日爲脩；當死市者，以日爲短。○王念孫云：死市本作市死。初學記政理部、太平御覽刑法部八引此並作市死。釋名亦云：市死曰棄市。○文典謹按：意林引作拘囹圄者患日長，當死市者患日短。日之脩短有度也，有所在而短，有所在而脩也，則中不平也。中，心也。故以不平爲平者，其平不平也。嫁女於病消者，夫死則後難復處也。以女爲妨夫，後人不敢娶，故難復嫁處也。一說：女以天下人皆消，不肯復嫁之也。○文典謹按：夫死則下當有言女妨三字，而今本脫之，故注以女爲妨夫遂無所指。意林引正作嫁女於消渴者，夫死則言女妨。御覽七百四十三引作嫁女於疾消渴者，夫死後則雖可復處，是消下尚有渴字，而今本並脫之也。故沮舍之下不可以坐，沮舍，壞也。○文典謹按：廣韻廱韻廜字下引作廜屋之下不可坐也。倚牆之傍，不可以立。爲踣壓也。執獄牢者無病，執，主也。厲鬼畏之，故不病。罪當死者肥澤。計決心之，無外思。一說：治當死者，罪已定，無憂。

故肥澤也。刑者多壽，必無累也。刑者宮人也。心無情欲累，精神不耗，故多壽也。之良醫者，常治無病之病，故無病。治正性神內守，故無病也。聖人者，

常治無患之患，故無患也。夫至巧不用劍，巧在心手，故不用劍也。○王引之云：至巧不用劍，本作至巧不用鉤繩（高注同）。原道篇曰：規矩不能方員，鉤繩不能曲直。莊子駢拇篇曰：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又見下）齊俗篇曰：規矩鉤繩者，此巧之具也，而非所以爲巧也。即此所云至巧不用鉤繩也。太平御覽工藝部九引齊俗篇注云：巧存於心也（今齊俗篇脫此注），即此注所云巧在心手，故不用鉤繩也。然則今本正文及注內兩劍字，皆鉤字之誤，而鉤下又脫繩字明矣。又案：御覽引此亦作至巧不用劍，而引高注則云巧在心手，故不用劍繩。然則御覽所引本作鉤繩，而今本作劍者，又後人據誤本淮南改之也。淳閉者不用關楗。善閉其心，故不關楗也。淳于髡之告失火者，此其類。淳于髡，齊人也。告其鄰突將失火，使曲突徙薪，鄰人不從。後竟失火。言者不爲功，救火者焦頭爛額爲上客。刺不備豫。喩凡人不知豫閉其情欲，而思得人救其禍。以清入濁必困辱，以濁入清必覆傾。君子之於善

也，猶采薪者，見一芥掇之，見青葱則拔之。言無所舍也。君子行善亦如之。天二氣則成虹，地二氣則泄藏，人二

氣則成病。邪氣干正氣，故成病。陰陽不能且冬且夏。陰不能陽，陽不能陰，冬自爲冬，夏自爲夏也。月不知晝，日不知夜。言不能相兼也。善射者發

不失的，善於射矣，而不善所射。所射者死，故曰不善。善釣者無所失，善於釣矣，而不善所釣。所釣者魚也，于魚不善也。故有所善，

則不善矣。鐘之與磬也，近之則鐘音充，充，大也。○莊逵吉云：御覽引充作亮。遠之則磬音章。磬，石也。音淸明，遠聞而章著也。物固有近不若

遠，遠不若近者。今曰稻生於水，而不能生於湍瀨之流。湍，急水也。○文典謹按：御覽九百八十五引流作閒，八百三十九引又作流，疑許高本之異也。紫

芝生於山，而不能生於盤石之上。根無所植也。○文典謹按：御覽九百九十六紫草條下引此文，芝作草；九百八十五引無紫字。慈石能引鐵，及其於銅，

則不行也。行，猶使也。不能使隨也。水廣者魚大，山高者木脩。廣其地而薄其德，譬猶陶人爲器也，揲挻其土而不益

厚，破乃愈疾。愈，益也。疾，速也。揲讀揲脈之揲。聖人不先風吹，不先雷毀，不得已而動，故無累。月盛衰於上，則蠃蛖應於下。

同氣相動。（動感）不可以爲遠。（月盛則蠃蛖內減故曰蠃蛖應于下月陰精也蠃蛖亦陰也故曰同氣也精能相感故日月不可爲遠）執彈而招鳥。揮梲而呼狗。欲致之。顧反走。故魚不可以無餌釣也。獸不可以虛氣召也。（召猶致也○俞樾云氣當作器莊子人閒世篇氣息茀然釋文曰向本作譆器云器氣也是器氣聲近義通大戴記文王官人篇其氣寬以柔逸周書官人篇氣作器此古書以器爲氣之證獸不可以虛器召猶上句云魚不可以無餌釣也文子上德篇正作獸不可以空器召）剝牛皮鞟以爲鼓。正三軍之衆。然爲牛計者。不若服於軛也。狐白之裘。天子被之而坐廟堂。然爲狐計者。不若走於澤。（言物貴于生也）亾羊而得牛。則莫不利失也。斷指而免頭。則莫不利爲也。故人之情。於利之中則爭取大焉。於害之中則爭取小焉。將軍不敢騎白馬。（爲見識者一說白凶服故不敢騎也傳曰晉襄公與姜戎子墨衰敗秦師于殽言其變凶服也故不敢騎白馬也）亾者不敢夜揭炬。（爲人見之）保者不敢畜噬狗。（保城郭居也保饒人也不敢畜噬人狗也○洪頤煊云保酒家傭也鶡冠子世兵篇伊尹酒保韓非子外儲說右上篇宋人有酤酒者升槩甚平遇客甚謹爲酒甚美著然不售酒酸問其所知閭長者楊倩倩曰汝狗猛邪曰狗猛則酒何故而不售曰人畏焉令孺子懷錢挈壺甕而往酤而狗迓而齕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是說其事高注非○俞樾云高注曰保城郭居也然以居城郭者釋之與上者義殊夫安此保字乃阿保之保禮記內則篇其次爲保母是也保者不敢畜噬狗恐其驚孺子也上句云亡者不敢夜揭炬亡者保者皆以事言非以地言）雞知將旦。鶴知夜半。而不免於鼎俎。（鶴夜半而鳴也以無智謀不能免于鼎俎以諭將軍當兼材不可以無權譎）山有猛獸。林木爲之不斬。園有螫蟲。藜藿爲之不采。（言人畏也○莊逵吉云御覽一引作螫毒一引作螫蟲兩異）爲儒而踞里閭。（儒尚禮義踞里閭非也）爲墨而朝吹竽。（墨道尚儉不好樂邑名朝歌墨子不入吹竽非也）欲滅迹而走雪中。拯溺者而欲無濡。是非所行而行所非。今夫闇飲者。非嘗不遺飲也。使之自以平。則雖愚無失矣。是故不同于和。而可以成事者。天下無之矣。（和猶適也）求美則不得美。不求美則美矣。（心自求美名則不得美名也而自損則有美名矣故老子曰致數輿無輿也）求醜則不得醜。求不醜則有醜矣。不求美又不求醜。則無美無

醜矣。是謂玄同。玄，天也。天無所求也。人能無所求，故以之同也。申徒狄負石自沈於淵，而溺者不可以爲抗。申徒狄，殷末人也。不忍見紂亂，故自沈於淵。抗，高也。弦高誕而存鄭，誕者不可以爲常。弦高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犒秦師而却之，故曰誕而存鄭。誕非正也，故曰不可以爲常也。○王念孫云：誕下不當有者字，此涉上文溺者而誤。高注曰：誕非正也，故曰不可以爲常，則無者字明矣。類族篇：弦高誕而存鄭，誕不可以爲常，亦無者字。事有一應，而不可循行。人有多言者，猶百舌之聲。百舌，鳥名，能易其舌，效百鳥之聲，故曰百舌。以喻人雖事多言，無益於事。人有少言者，猶不脂之戶也。言其不鳴，故不脂之，論無聲也。一說不脂之戶，雖開閉亦驗人少言語也。六畜生多耳目者不詳，讖書著之。詳，善也。多耳目，人以爲妖災也。論人有多言而少誠實，比之于不詳也。百人抗浮，不若一人挈而趨。抗，舉也。浮，瓠也。百人共舉，不如一人持之走便也。物固有衆而不若少者，引車者二六而後之。轅三人，兩轅六人，故謂二六。一說十二人。事固有相待而成者，兩人俱溺，不能相拯，一人處陸則可矣。故同不可相治，必待異而後成。同，謂君所謂可，臣亦曰可；君所謂否，臣亦曰否，猶以水濟水，誰能食之。是謂同，故不可以相治。異，謂濟君之可，替君之否，引之當道，是謂異也，故可以成事也。千年之松，下有茯苓，上有兔絲。茯苓，千歲松脂也。兔絲生其上而無根，一名女蘿也。○王念孫云：千年之松四字，後人所加也。此言聖人從外知內，以見知隱，故上有兔絲，則知下有茯苓（以下二句例之，則此當云上有兔絲，下有伏苓。今云下有伏苓，上有兔絲者，變文協韻耳。）上有叢蓍，則知下有伏龜。兔絲在伏苓之上，故曰上有兔絲，非謂在松之上也；伏苓在兔絲之下，故曰下有伏苓，亦非謂在松之下也。若云千年之松下有伏苓，上有兔絲，則是以上下爲松之上下矣，然則上有叢蓍，下有伏龜，又作何解乎？高注云：伏苓，千歲松脂也。兔絲生其上而無根。此謂松脂入地千年爲伏苓（博物志引神仙傳曰：松脂入地千年化爲伏苓），非謂千年之松下有伏苓也。且注云兔絲生其上，其字指伏苓而言，不指松言，則正文內本無千年之松四字明矣。呂氏春秋精通篇注、太平御覽藥部六、嘉祐本草補注、埤雅引此，皆無千年之松四字。史記龜策傳引傳曰：下有伏靈，上有兔絲，亦無千年松之語。上有叢蓍，下有伏龜。聖人從外知內，以見知隱也。喜武非俠也，俠，輕也。喜文非儒也，好方非醫也，好馬非騶也，知音非瞽也，知味非庖也。此有一槩而未得主名也。此六術者，皆善之而未純，無所適名，故曰一槩而未得主名。被甲者，非爲十步之內也，百

步之外。則爭深淺。深則達五藏。淺則至膚而止矣。死生相去。不可爲道里。相遠也。楚王亡其猨。而林木爲之殘。楚王。莊王旅也。猨捷躁。依木而處。故殘林以求之。宋君亡其珠。池中魚爲之殫。殫。盡也。〇文典謹按。楚王亡其猨。而林木爲之殘。宋君亡其珠。池中魚爲之殫。句法不一律。御覽九百十引作楚王亡其猨於林。木爲之殘。宋王亡其珠於池。魚爲之殫。當從之。藝文類聚八十四引作楚王亡其猨。而林木爲之殘。宋王亡其珠於池中。而魚爲之殫。白帖九十七。爲之殘作爲之殊害。又引注云。言殘林木以求之。故澤失火而林憂。憂見及也。〇莊逵吉云。御覽引作林木憂。上求材。臣殘木。上求魚。臣乾谷。上求楫。而下致船。上言若絲。下言若綸。綸。大繳也。上有一善。下有二譽。上有三衰。下有九殺。衰殺。皆喻諭也。傳曰。上之所好。下尤甚焉。故有九殺也。〇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注喻作儉。大夫種知所以強越。而不知所以存身。自爲越所殺也。萇弘知周之所存。而不知身所以亡。亡。爲周所殺也。〇王念孫云。下二句存上脫以字。身下脫之字。知遠而不知近。遠謂強越存周也。近謂其身也。畏馬之辟也。不敢騎。辟。旁也。懼車之覆也。不敢乘。是以虛禍距公利也。虛。空也。不孝弟者。或詈父母。生子者所不能任其必孝也。然猶養而長之。任。保也。范氏之敗。有竊其鐘負而走者。范氏。范吉射。范會之玄孫。范鞅獻子之子昭子也。敗者。趙簡子伐之。故人竊其鐘也。一曰。知伯滅范氏也。鎗然有聲。懼人聞之。遽掩其耳。憎人聞之可也。自掩其耳悖矣。悖。惑也。升之不能大於石也。升在石之中。夜之不能修其歲也。夜在歲之中。仁義之不能大於道德也。仁義在道德之包。仁義小。道德大也。在道德包裹。猶升在斛之中。夜在歲之內也。〇王念孫云。脩其歲亦當作脩於歲。〇王紹蘭云。其猶於也。管子大匡篇君子聞之曰。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謂召忽死賢於生。管仲生賢於死。是其例矣。此文前後自作於。中句自作其。正見古人行文之法。不拘一律也。〇文典謹按。王念孫說是也。宋本其正作於。先針而後縷。可以成帷。先縷而後針。不可以成衣。針成幕。蔂成城。事之成敗。必由小生。言有漸也。帷幕也。上曰幕。旁曰帷。縷非針無以通。故宜先也。蔂。土籠也。始一匱以上於城。故曰事之成敗。必由小生。染者先青而後黑則可。先黑而後青則不可。工人下漆而

上丹則可下丹而上漆則不可萬事由此○文典謹按御覽七百五十二九百六十一引萬事由此下並有也字所先後上下不可不審審知也

水濁而魚噞魚短氣黃噞出口于水上形勞則神亂形亂神不治也故國有賢君折衝萬里衝兵車也所以衝突敵城也言賢君德不可伐故能折遠敵之衝車于千里之外使敵不敢至也魏文侯禮下段干木而秦兵不敢至此之謂也○王念孫云故國有賢君二句與上意絕不相屬蓋錯簡也案上文云山有猛獸林木爲之不斬園有蟄蟲蔡蠶爲之不采此云故國有賢君折衝萬里故字正承彼文而言賢君當作賢臣謂國有賢臣則敵國不敢加兵亦猶山之有猛獸園之有蟄蟲也鹽鐵論崇禮篇故春秋傳曰山有虎豹葵藿爲之不採國有賢士邊境爲之不割漢書蓋寬饒傳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爲之不起義並與此同且采與里爲韻今本下二句誤在此處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且賢臣作賢君亦與上文取譬之義不合高注有賢君德不可伐之語恐是後人依已誤之正文改之也觀注內引魏文侯禮下段干木而秦不敢伐之事則本作賢臣明矣晏子春秋雜篇曰夫不出於尊俎之閒而知衝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知與折同後人不曉知字之義而刪去衝字又於晏子之謂也下增可謂折衝矣五字大謬辯見晏子呂氏春秋召類篇曰夫脩之於廟堂之上而折衝乎千里之外者其司城子罕之謂乎是凡曰折衝千里者多指賢臣言之且國有賢臣與山有猛獸云云同意故鹽鐵論以虎豹喻賢士而漢書亦以猛獸喻忠臣也文子上德篇山有猛獸林木爲之不斬園有蟄蟲葵藿爲之不采國有賢臣折衝千里皆用淮南之文則此二句本在上文山有猛獸云云之下而賢君本作賢臣明矣又案萬里亦當依文子作千里敵國之遠可言千里不可言萬里也據高注云折衝車於千里之外則正文本作千里明矣

因媒而嫁而不因媒而成媒人以禮成爲室家也因人而交不因人而[illegible]以德親也○文典謹按御覽五百四十一引因媒上有女字

行合趨同千里相從雖遠必至行不合趨不同對門不通詩所謂室邇人遠故曰對門不通也

海水雖大不受胔芥日月不應非其氣陽燧取火方諸取水氣相應也非此不得故曰不應非其氣也

君子不容非其類也○文典謹按意林引君子句在日月句前

人不愛倕之手而愛己之指倕讀詩惴惴其栗之惴也倕堯之巧工也雖倕巧人不能以倕巧故愛其手也謂倕手無益於己故自愛其指也不愛江漢之珠而愛己之鉤江漢雖有美珠不爲己用故不愛也鉤釣鉤也可以得魚故愛之○王念孫云正文鉤字本作釣注本作釣鉤也釣爲釣魚之鉤又爲鉤之別名故必須訓釋若鉤字則不須訓釋矣古多謂鉤爲釣故廣雅亦云釣鉤也下文云操釣上山揭斧入淵說林篇云一目之羅不可以得鳥無餌之釣不可以得魚

（以上兩釣字高氏皆無注者注已見於此也然則此注本作釣鉤也明矣鬼谷子摩篇云如操釣而臨深淵東方朔七諫云以直鍼而爲釣兮又何魚之能得此皆其明證矣道藏本作愛己之鉤注作鉤釣也此因正文釣誤爲鉤後人遂顛倒注文以就之耳劉績不得其解又改高注爲鉤釣爲鉤也以曲爲附會而舊本之蹤跡遂不可尋矣（諸本及莊本同）淺學人但知釣爲釣魚之釣而不知其又爲鉤之別名故書傳中釣字多改爲鉤詳見[illegible]子鉤餌下。○文典謹按高注非是錘之手與己之指義正相應江漢之珠與己之鉤義亦相應若作釣鉤則非其指矣。呂氏春秋重己篇錘至巧也。人不愛錘之指而愛己之指有之利故也。人不愛崑山之玉江漢之珠而愛己之一蒼璧小璣有之利故也。即此文所本。蒼璧小璣己之鉤皆喻不好有之爲己用故愛之也。鉤以玉爲之故得與江漢之珠相對爲譬。鉤賤物。豈其類哉。

以束薪爲鬼。以火煙爲氣。以束薪爲鬼。朅而走。

夜行見束薪以爲鬼故去而走。

以火煙爲氣。殺豚烹狗。

以火煙爲吉凶之氣殺牲以禳之惑也。

先事如此。不如其後。

此先事之人也。如此。不如徐徐出其後者也。

巧者善度。知者孚豫。

豫。備也。

羿死桃部。不給射。慶忌死劍鋒。不給搏。

桃部。地名。羿。夏之諸侯有窮君也。爲弟子逢蒙所殺。不及攝己而射也。搏。捷也。慶忌。吳王僚之子也。要離爲闔閭刺之。故死劍。不及設其捷疾之力。○莊逵吉云。桃部即桃棓。詮言訓注云。桃棓。大杖。以桃木爲之。注義異。○顧炎武云。詮言訓羿死於桃棓。注云。棓。大杖。以桃木爲之。以擊殺羿。自是以來。鬼畏桃也。按部即棓字。一人注書而前後不同若此。

滅非者戶告之曰。我實不與我諛亂。謗乃愈起。止言以言。止事以事。譬猶揚堁而弭塵。抱薪而救火。

止言當以默。止事當以卜。今以言止言。以事止事。猶揚堁止塵。塵愈起。抱薪救火。火愈熾也。

流言雪汙。譬猶以涅拭素也。

流。放也。雪。除也。涅。黑也。素。白也。○文典謹按。文選長笛賦注引高誘淮南子注。雪。拭也。

矢之於十步貫兕甲。於三百步不能入魯縞。騏驥一日千里。其出致釋駕而僵。

釋。稅。僵。仆也。猶矢于三百步不能穿魯縞。言力竭勢盡也。○陶方琦云。史記集解一百八引許注。魯之縞至薄。按高無注。小爾雅廣服。繒之精者曰縞。史記韓長孺傳注引漢書音義曰。縞。曲阜之地。俗善作之。尤爲輕細。故以喻之也。論衡順鼓篇。魯縞質薄。厥之折軸。與淮南許注義亦同。

大家攻小家則爲暴。大國并小國則爲賢。

夏世不能上德。苟作務力。而以辟土斥境。并兼人國爲賢也。

小馬非大馬之類也。小知非大知之類也。

小馬不可以進道致千里。故不得與大馬同類。小知不可以治世長民。故不得與大知同類。○俞樾云。上非字衍文也。本作小馬大馬之類也。小知非大知之類也。言馬則小大同類。知則大小迥殊。正以馬之類明知

之不類也。孟子告子篇。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亦以物之同見人之不同。與此語意相近。呂氏春秋別類篇曰。小方大方之類也。小馬大馬之類也。小智非大智之類也。即淮南所本。後人不達其旨。誤謂兩句一律。於上句亦增非字。失之矣。然觀高注曰。小馬不可以進道致千里。故不得與大馬同類。小知不可以治世長民。故不得與大知同類。則其所據本已衍非字。被羊裘而賃。固其事也。貂裘而負籠。甚可怪也。籠。土籠也。○文典謹按。意林引作被羊裘而賃顧。其事過也。衣貂裘而負籠。甚可怪也。周廣業云。賃顧者。役人而予之值也。羊裘本賤者之服。不當顧人。故曰其事過也。原文則謂被羊裘而爲人賃。宜也。褻服而執賤役。可畏矣。又按。貂裘。御覽六百九十四。七百六十四引竝作狐裘。以潔白爲汙辱。譬猶沐浴而抒溷。薰燧而負彘。燒薰自香也。楚人謂之薰燧。治疽不擇善惡醜肉而并割之。農夫不察苗莠而并耘之。豈不虛哉。壞塘以取龜。發屋而求狸。掘室而求鼠。割脣而治齲。桀跖之徒。君子不與。舉事所施如是者。則桀跖之徒也。君子不與也。○文典謹按。御覽七十四引不與作不爲。殺戎馬而求狐狸。援兩鼈而失靈龜。斷右臂而爭一毛。折鏌邪而爭錐刀。○文典謹按。御覽九百三十二引一毛作一手。錐刀作雞刀。用智如此。豈足高乎。高猶貴也。寧百刺以針。無一刺以刀。寧一引重。無久持輕。寧一月饑。無一旬餓。饑。食不足。餓。困乏也。萬人之蹪。愈於一人之隧。楚人謂躓爲蹪。愈。勝也。隧。陷也。有譽人之力儉者。舂至旦不中員呈。猶謫之。察之。乃其母也。謫。責怒也。稱譽人力儉。呈作不中科品。而責怒也。君子視之。乃自呈作。其母以爲力挾以此譽人。執如毀之。故謗曰。問誰毀之。小人譽之。此之謂也。故小人之譽人。反爲損。損。毀也。東家母死。其子哭之不哀。西家子見之。歸謂其母曰。社何愛速死。吾必悲哭社。江淮謂母爲社。社讀雖家謂公爲阿社之社也。○文典謹按。御覽四百九十九引東家上有楚人有三字。哭之不哀作哭而不悲。何愛作何憂。夫欲其母之死者。雖死亦不能悲哭矣。謂學不暇者。雖暇亦不能學矣。言有事務不暇學。如此曹之人。雖閒暇無務。亦不能學也。見窾木浮而知爲舟。見飛蓬轉而知爲車。見鳥迹而知著書。以類取之。窾。穴也。讀曰科也。○陶方琦云。宋蘇頌校淮南題文引許注。舟作周。按蘇氏校正淮南子序云。許于篇內多用叚借。以周爲舟是也。初學記二十五引此作見窾木浮而知爲周。正作周。知初學記引乃許本也。

攷工記曰：作舟以行水。故書舟爲周。鄭司農云：周當爲舟。許注淮南多用古本也。○文典謹按：初學記器用部引見窾木上有古人二字。北堂書鈔百三十七引注云：音款，空也。高注無云某音某者，必後人注語也。以非義爲義，以非禮爲禮，譬猶倮走而追狂人，盜財而予乞者，竊簡而寫法律，蹲踞而誦詩書。割而舍之，鏌邪不斷肉；執而不釋，馬氂截玉。氂，馬尾也。聖人無止，無以歲賢昔，日愈昨也。賢，愈，猶勝也。言今歲勝於昔歲，今日勝於昨日，喻聖人自修進也。馬之似鹿者千金，天下無千金之鹿；玉待礛諸而成器，礛諸，攻玉之石。言物有待賤而貴者也。礛廉或直言藍也。○文典謹按：御覽八百五引礛作濫，注同。有千金之璧，而無錙錘之礛諸。六銖曰錙，八銖曰錘。言其賤也。受光於隙，照一隅；受光於牖，照北壁；受光於戶，照室中無遺物，況受光於宇宙乎！天下莫不藉明於其前矣。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謂四極之內。天地之間，故天下莫不借明于日月之前。由此觀之，所受者小，則所見者淺；所受者大，則所照者博。江出岷山，河出昆侖，濟出王屋，潁出少室，漢出嶓冢，已說在地形也。分流舛馳，注於東海，所行則異，所歸則一。一，同也。通於學者若車軸，轉轂之中，不運於己，與之致千里，終而復始，轉無窮之源。不通於學者若迷惑，告之以東西南北，所居聆聆，聆聆，猶了了，言迷解也。背而不得，不知凡要。背而不得，更復惑，故曰不知凡要也。寒不能生寒，熱不能生熱，不寒不熱，能生寒熱。故有形出於無形，未有天地能生天地者也，至深微廣大矣。未有天地生天地，故無形生有形也。雨之集無能霑，待其止而能有濡；集，下也。此其至未能有所霑。止者，所止，故能有濡也。矢之發無能貫，待其止而能有穿。唯止能止衆止。止，謂矢止乃能穿物。一曰：止己情欲，乃能止歸衆物，令不得已乎。因高而爲臺，就下而爲池，各就其勢，不敢更爲。聖人用物，若用朱絲約芻狗，若爲土龍以求雨。芻狗待之而求福，求，猶得也。待芻狗之靈而得福也。土龍待之而得食。土龍致雨，雨而成穀，故得待土龍之神而得穀食。一說：土龍待請雨之祈，得食酒肉者也。○文典謹按：高注故得待土龍之神而得穀食，上得字衍文。文選應休璉

與廣川長岑文瑜書注引無得字是其證魯人身善制冠妻善織履往徙於越而大困窮○文典謹按北堂書鈔百三十六引作魯人身善制冠妾善織履往從於
越而大困以其所修而遊不用之鄉○文典謹按北堂書鈔百二十七引作以有用遊於不用之鄉也譬若樹荷山上荷水菜夫渠也其莖曰茄其本曰蔤其根曰藕
其花曰夫容其秀曰菡萏其實曰蓮蓮之茂者其花之中心曰薏幽州總謂之光荷讀如燕人強秦言胡同也而畜火井中操釣上山揭斧入淵欲得所求難也
方車而蹠越乘桴而入胡方出蹠至桴筏一曰弧言非其所宜也○陶方琦云御覽七百七十引許注桴木筏按桴筏之訓一曰乃舊義高注一曰乃別解也文亦與許注異說文作泭編木
以渡也與木筏義同筏應作栰論語乘桴浮于海馬注桴編竹木大曰栰小曰桴爾雅庶人乘泭孫注方木置水中爲泭栰也泭字又作䑸廣雅䑸筏也欲無窮不可得也無求之處也○文典
謹按北堂書鈔百三十八引作欲無窮而不得楚王有白蝯王自射之則搏矢而熙熙戲也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蝯
擁柱號矣由基楚王之臣養姓調弓矯矢擁抱也呼號幽通賦曰養流睇而猨號是也○王念孫云擁柱當爲擁樹聲之誤也文選幽通賦注引此作抱樹太平御覽兵部八十一引作擁樹○文典謹按
御覽七百四十五引作擁柱與今本合有先中中者也有先長中必中之徵精相動也咼氏之璧夏后之璜揖讓而進之以合歡夜以投人
則爲怨時與不時不時夜也咼古和字○文典謹按藝文類聚三十引時與不時下有也字畫西施之面美而不可說規孟賁之目大而不
可畏君形者亡焉生氣者人形之君規畫人形無有生氣故曰君形亡○文典謹按御覽七百五十引作畫西施之面者美而可悅觀孟賁之目者大而可畏意林引規作畫句在畫西施之面
句前人有昆弟相分者無量多不可計而衆稱義焉夫惟無量故不可得而量也登高使人欲望臨深使人欲闚
處使然也射者使人端釣者使人恭事使然也端然後中恭然後得故曰事使然也曰殺能牛可以贖良馬之死莫之爲也
殺牛必亡之數牛者所以植穀者民之命是以王法禁殺牛民犯禁殺之者誅故曰必亡之數以必亡贖不必死未能行之者矣季孫氏劫公家
魯大夫季桓子斯一曰康子肥魯定公而專其政傳曰祿之去公室孔子說之先順其所爲而後與之入政曰舉枉與直如何而不得舉直

與枉。勿與遂往。直順其某而從勿遂大與同小此所謂同汚而異塗者。衆曲不容直。衆枉不容正。故人衆則食狼。狼衆則食人。欲爲邪者。必相明正。欲爲曲者。必相達直。公道不立。私欲得容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此以善託其醜。託寄也若驪姬欲殺太子申生先爲之于獻公然後得行其害此其類也衆議成林。無翼而飛。衆人皆議平地生林無翼之禽能飛凡人信之以爲實然三人成市虎。三人從市中來皆言市中有虎市非虎處而人信以爲有虎故曰三人成市虎一里能撓椎。撓弱一里之人皆言能屈椎者人則信之也夫游沒者不求沐浴。已自足其中矣。食草之獸。不疾易藪。疾患也水居之蟲。不疾易水。○王念孫云食草本作草食草食與水居相對爲文寫者誤倒耳太平御覽蟲豸部一引此正作草食莊子田子方篇同行小變而不失常。小變易水易草也草食故食草水居故水中故曰不疾失其常也信有非禮而失禮。○王念孫云當作信有非而禮有失下文此信之非此禮之失皆承此句言之今本而禮二字誤倒又脫一有字衍一禮字遂致文不成義尾生死其梁柱之下。此信之非也。尾生魯人與婦人私期橋梁之下故尊其誓水至不去沒休而死故曰信之非也孔氏不喪出母。此禮之失者。禮庶子喪出母期孔氏子上名白仲尼之曾孫孔伋之子也子上之母被出卒外記曰子上之母死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子先君其喪出母乎曰然子不使白何也曰昔我先君無所失道道隆從而隆道汚從而汚伋則安能及乎是不爲伋也妻不爲白也母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故曰孔氏之失也曾子立孝。不過勝母之閭。○文典謹按御覽四百十三引曾子作孔子文選吳季重答東阿王書注引立孝作至孝墨子非樂。不入朝歌之邑。曾子立廉。不飲盜泉。○文典謹按曾子立廉本作孔子立廉今本作曾子者涉上文曾子立孝而誤也水經注二十五引尸子孔子至於暮矣而不宿於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文選陸士衡猛虎行注引尸子孔子至於勝母暮矣而不宿過於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後漢書鍾離意傳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列女傳樂羊子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注水經注引論語撰考讖竝云水名盜泉仲尼不漱論衡問孔篇說苑說叢篇皆言孔子不飲盜泉不聞爲曾子事也御覽四百二十六引此文作曾子已誤然四百十三引曾子立孝不過勝母之閭曾子作孔子可考曾孔互譌之跡所謂養志者也。紂爲象箸而箕子唏。見象箸知當復作玉杯有玉杯必有熊蹯豹胎以極廣侈故箕子爲之驚號啼也魯以偶人葬。而孔子歎。惡其象人而用之知後世必用殉故孔子

〔爲之長嘆也。〕故聖人見霜而知冰。〔見微霜降，知寒至，必堅冰。〕有鳥將來，張羅而待之，得鳥者，羅之一目也。今爲一目之羅，則無時得鳥矣。今被甲者，以備矢之至，若使人必知所集，則懸一札而已矣。事或不可前規，物或不可慮。〔○王念孫云：物或不可慮，文義未明，且與上句不對。文子上德篇：事或不可前規，物或不可豫慮，即用淮南之文，今本蓋脫豫字。〕卒然不戒而至，故聖人畜道以待時。〔道能均化。〕〔無不稟受，故聖人畜養以待時，時至而應，若武王伐紂也。〕髡屯犁牛，既犐以犤，決鼻而羈，〔髡屯，魏牛貌。犁牛，不純色。犐，無角。犤，無尾。決鼻羈所而牽。〕生子而犧，尸祝齋戒，以沉諸河，〔犧者，牲也。尸祝，祭神之主。祝，祈福祥之辭。祀河因沉。○王念孫云：說文、玉篇、廣韻、集韻皆無犐犤二字，犐犤當爲科橢（橢他果反），後人從牛作犐犤，傳寫者又誤爲犐犤耳。科與橢皆兕貌也。故高注云：犐，無角；犤，無尾。其實無角亦可謂之橢。呂氏春秋至忠篇：荊莊哀王獵於雲夢，射隨兕。隨與橢同（齊俗篇：窺面於盤水則員，於杯則隨，隨即橢字）。說苑立節篇作射科雉（雉與兕同，集韻兕或作雉。史記齊世家：蒼兕蒼兕，徐廣曰：本或作蒼雉。管蔡世家：曹惠伯兕，十二諸侯年表兕作雉），隨兕、科雉皆謂兕之無角者也。太玄窮次四：士不和，木科橢。范望曰：科橢，枝葉不布。集韻引宋惟榦說云：科橢，木首杌也，義與此科橢相近。橢字集韻又音徒禾切，故太玄與和爲韻，此與羈犧河爲韻，今誤作犤，則失其韻矣。〕河伯豈羞其所從出，辭而不享哉。〔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論語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得萬人之兵，不如聞一言之當。〔當，謂明天時地利，知人之言，可以不戰屈人之兵也。○文典謹按：藝文類聚十九引如作若，與下文一律。〕得隋侯之珠，不若得事之所由；得咼氏之璧，不若得事之所適。〔由，用。適，宜適也。○文典謹按：御覽八百六引得事之所適作以事之所適。〕撰良馬者，非以逐狐狸，將以射麋鹿；砥利劍者，非以斬縞衣，將以斷兕犀。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鄉者其人。〔言有高山，我仰而止之；人有大行，我則而行之，故曰鄉者其人也。〕見彈而求鴞炙，〔彈可以彈鴞鳥，而我因其求炙也。〕見卵而求晨夜。〔雞知將旦，鶴知夜半，見其卵，因望其夜鳴，故曰求晨夜。○俞樾云：晨當作辰，淺人誤謂與夜對文，故加日作晨，不知非其義也。辰者，時也。詩東方未明篇：不能辰夜，毛傳曰：辰，時也。正義曰：不能時節此夜之漏刻。然則辰夜即時夜也。莊子齊物論篇正作見卵而求時夜，蓋皆本於毛詩。淮南用其文，莊子用其義耳。〕見䴥而求成布，雖其理哉，亦不病暮。〔䴥，麻之有實者，可以爲布，因求其成，故曰雖其理哉，亦不病暮，言其早也。䴥讀〕

（傳曰有蜚不爲災之蜚。）象解其牙，不憎人之利之也。（利猶取也。）死而棄其招簣，不怨人取之。（招簣稱死者浴牀上之柄也。怨亦憎。變文爾。簣讀功績之績也。）人能以所不利利人則可。（所不利若子罕不利玉人之寶。利于玉人自得玉以爲寶，故曰可也。）狂者東走，逐者亦東走，東走則同，所以東走則異。溺者入水，拯之者亦入水，入水則同，所以入水者則異。（異以不休。）故聖人同死生，愚人亦同死生。聖人之同死生，通於分理。（○文典謹按：御覽四百九十九引分理下有也字。）愚人之同死生，不知利害所在。（○文典謹按：御覽引作不知利害之所在也。）徐偃王以仁義亡國，國亡者非必仁義。（徐國，今下邳徐偃是。偃，諡。居衰亂之世，修行仁義，爲楚文王所滅。滅者多以不義，故曰亡國不必仁義。）比干以忠靡其體，被誅者非必忠也。（比干以忠諫紂而誅，世之見誅者多以不忠，故曰被誅者非必忠。）故寒顫懼者亦顫，此同名而異實。（同名於顫，異者寒與懼。顫讀天寒凍顫之顫，字亦如此。○王念孫云：寒下亦當有者字。上文狂者東走，逐者亦東走，與此文同一例。）明月之珠，出於蛖蜄；周之簡圭，生於垢石。（珠有夜光明月，生於蛖中。簡圭，大圭，美玉，出於石中，故曰生垢石。○文典謹按：文選西都賦注引許注：夜光之珠有似明月，故曰明月也。初學記鱗介部引周之簡圭生於垢石作周人簡珪產於古石。文選應德璉侍五官中郎將建章臺集詩注引作周之簡珪產於垢土。）大蔡神龜，出於溝壑。（大蔡，元龜之所出地名，因名其龜爲大蔡。臧文仲所居蔡是也。）萬乘之主，冠鎦錘之冠，履百金之車。（六銖曰錙，八銖曰錘。言賈値小物，有賤而在上，有貴而在下。車或作履也。）牛皮爲鼓，正三軍之衆。（鼓聲氣，故可以齊三軍之衆也。）欲學歌謳者，必先徵羽樂風。（徵，南方火；羽，北方水。五音正樂，正夫理情性，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樂。風者，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故曰風也。）欲美和者，必先始於陽阿采菱。（陽阿采菱，樂曲之和聲。有陽阿，古之名俳，善和也。○王念孫云：下必先二字因上必先而衍。始於與必先相對爲文，不當更有必先二字。北堂書鈔樂部一、藝文類聚樂部一、太平御覽樂部三引此竝作始於陽阿采菱，無必先二字。○陶方琦云：御覽五百六十五引許注：楚樂之名也。按：二注文異。楚辭涉江采菱發陽阿，王注：楚人謂曲也。與許說同。○文典謹按：書鈔、類聚、御覽引此文欲美和者竝作奏雅樂者。）此皆學其所不學，而欲至其所欲學者。燿蟬者務在明其火，釣魚者務在芳其餌。明其火者，所以燿而致之也；芳其餌者，

所以誘而利之也。燿，明；芳，香也。明火香餌則蟬魚至，以言治國明其德、美其政，天下之人如蟬魚之歸明火香餌也。欲致魚者先通水，欲致鳥者先樹木。水積而魚聚，木茂而鳥集。好弋者先具繳與矰，繳，大綸；矰，短矢。繳所以繫者，繳射之，注飛鳥。詩云：弋鳧與鴈。好魚者先具罟與罛。罟，細网。傳曰：數罟不入汙池。罛，大网。詩曰：施罛濊濊，鱣鮪發發，是也。未有無其具而得其利。言未見君無道而能得民心也。遺人馬而解其羈，遺人車而稅其轙。轙，所以縛衡也。所愛者少，而所亡者多。故里人諺曰：烹牛而不鹽，敗所為也。烹羹不與鹽，不成羹，故曰敗所為。禮記曰：客絜羹，主人辭不能烹。知烹為羹也。桀有得事。謂若作瓦以蓋屋，遺後世也。○洪亮吉云：有虞氏已有瓦棺，則瓦非自夏始。周書云：神農作瓦器。倉頡篇：陶作瓦，舜始為陶。衆經音義：陶又通作姚。余以為神農作瓦近之，故孟子云舜陶於河濱，則舜時已有瓦矣。古史考云：夏昆吾作瓦。世本：夏臣昆吾更增加瓦器。昆吾係夏桀時人，故又以為桀作瓦也。堯有遺道。遺，失；謂不能放四凶，用十六相，是也。一說不傳丹朱而傳舜，天下有不慈之名，故曰有遺道也。嫫母有所美。嫫母，古之醜女，而行貞正，故曰有所美。嫫讀模範之模。西施有所醜。西施，古之好女，雖容儀光豔，未必貞正，故曰有所醜也。故亡國之法有可隨者，治國之俗有可非者。有可隨，猶嫫母有所美；有可非，猶西施有所醜。琬琰之玉，在洿泥之中，雖廉者弗釋。琬琰，美玉。釋，舍也。○文典謹按：在洿泥之中，御覽七百五十七引作汙泥土之中。弊箄甑瓾，在袇肉之上，雖貪者不搏。瓾，甑帶。搏，取也。瓾讀盧甌之甌也。○王念孫云：說文、玉篇、廣韻、集韻、類篇皆無瓾字，瓾當作瓸，字之誤也。說文：瓽，甑空也（空與孔通）。玉篇：甗或作瓸，亦作瓽，胡圭、古畦二切，甑下空也。楚辭哀時命：琭珪雜於甑瓽兮。琭珪與甑瓽美惡相縣，故以為喻。此云弊箄甑瓸在旃茵之上，雖貪者不搏，亦為其惡也（見下文）。瓸字不得音盧，注當作瓸讀盧甌之盧。瓸、盧皆從圭聲，故讀瓸如盧。太平御覽器物部二引此已誤作瓾。洪興祖楚辭補注所引與御覽同，唯注內音盧盧尙不誤。楊慎古音餘於梗韻收入瓾字，引高注瓾讀盧，瓸之瓸，則為俗本所改也。美之所在，雖汙辱，世不能賤；惡之所在，雖高隆，世不能貴。世不能賤者，喻賢者在下位卑汙之處；世不能貴者，喻小人在上位高顯之處。春貸秋賦，民皆欣。春飢而予，秋豐而收，故民欣也。春賦秋貸，衆皆怨。得失同，喜怒為別，其時異也。為魚德者，非挈而入淵；為蝯賜者，非負而緣木；縱之其所而已。喻為政官方定物，能文者居文官，能武者居武官，故曰縱之其所而已。○莊逵吉云：御覽

作縱其所之而已○王念孫云縱之其所而已所下當有利字淵者魚之所利木者蝯之所利故言縱之其所利而已高注故曰縱之其利而已也利上當有所字各本正文脫利字(困學紀聞引此已誤)而注文利字尚存莊本又改利字爲所字則并注文亦無利字矣文子上德篇作縱之所利而已與高注利字合則正文原有利字明矣○文典謹按王說是也御覽四百七十七引作縱其所之利之而已矣有利字

貉裘而雜不若狐裘而粹雜猶駁粹純也故人莫惡於無常行無常行猶論語人而無恆不可作爲巫醫故曰惡也有相馬而失馬者失猶不知也然良馬猶在相之中良馬有天壽骨法非能相不知故曰在相之中今人放燒○文典謹按放燒義不可通放當爲於字之誤也御覽八百六十九引正作今人於燒是其證

或操火往益之或接水往救之兩者皆未有功而怨德相去亦遠矣郢人有買屋棟者求大三圍之木郢楚都在今江陵北郢最也棟屋木材而人予車轂○王念孫云意林及太平御覽居處部十五引此予下並有之字於義爲長跪而度之巨雖可而脩不足巨大也脩不足言其短○莊逵吉云脩各本作長依太平御覽改又巨字作大○文典謹按意林引巨亦作大

蘧伯玉以德化伯玉衞大夫蘧瑗趙簡子將伐衞使史默往視之曰蘧伯玉爲政未可以加兵故曰以德化公孫鞅以刑罪所極一也公孫鞅衞公子叔痤之子自魏奔秦相孝公制相坐法故曰以刑罪秦封爲商君因曰商鞅商在京兆東南瑗以德化鞅以刑罪故曰所極一也

病者寢席寢臥席蓐醫之用針石巫之用精藉所救鈞也醫師在男曰覡在女曰巫石針所抵彈人癰痤出其惡血精米所以享神藉菅茅皆所以療病求福祚故曰救鈞

貍頭愈鼠雞頭已瘻鼠留人瘻貍愈之瘻頭腫疾雞頭水中芡幽州謂之雁頭亦愈之也○陶方琦云御覽九百十二引許注貍食鼠按二注文異鼠即癙字廣雅釋詁癙病也孫注畏之病也許高並以貍制鼠之說相釋以癙有从鼠之義也山海經脫扈之山植楮可以已癙郭注癙病也淮南子曰貍頭已癙又御覽九百十二貍頭下注癙寒熱病也或亦是許注此引必係脫文(物類相感志引許君注曰貍能執鼠故愈也是全文然食作執已作愈)○文典謹按御覽七百四十二引作貍頭已癙與水經注所引合

䖟散積血○陶方琦云御覽九百四十三引作䖟戢秘血又引許注䖟食血按高無注說文䖟齧牛尾蟲也斲木愈齲○文典謹按御覽七百四十引注云啄木食齲蟲也此類之推者也推行也膏之殺鼈鵲矢中蝟中亦殺也爛灰生蠅爛腐漆見蟹而不乾乾燥此類之不推者也推與不推若非而是若是而非孰能通其微天下無

粹白狐。而有粹白之裘。掇之衆白也。善學者。若齊王之食雞。必食其蹠。數十而後足。蹠，雞足踵也。喻學取道衆多然後優。刀便剃毛。至伐大木。非斧不尅。尅，截。物固有以尅適成不逮者。視方寸於牛。不知其大於羊。總視其體。乃知其大相去之遠。遠猶多也。○王念孫云：乃知其大，大字因上文而衍。乃知其相去之遠，文義甚明。句中不當有大字。孕婦見兔。而子缺脣。見麋。而子四目。○文典謹按：御覽三百六十引四目上有必字。小馬大目。不可謂大馬。大馬之目眇。可謂之眇馬。物固有似然而似不然者。故決指而身死。決，傷也。或斷臂而顧活。顧，反。○陶方琦云：史記索隱十六引許注：顧，反也。按此乃舊訓，故同。說林訓：偷肥其體而顧近于死。高注：顧，反也。類不可必推。厲利劍者。必以柔砥。柔，濡。擊鐘磬者。必以濡木。轂強必以弱輻。兩堅不能相和。兩強不能相服。○文典謹按：御覽八百五引和作加，服作伏。故梧桐斷角。馬氂截玉。言柔勝剛也。媒但者非學謾也。但成而生不信。但猶詐也。立慬者非學鬭爭也。慬立而生不讓。○王念孫云：但與誕同。故高注曰：但猶詐也。他與詑同。謾詑，詐欺也。說文：謾，欺也。又曰：沇州謂欺曰詑。（玉篇湯何、達可二切。）急就篇：謾詑首匿愁勿聊。顏師古曰：謾詑，巧黠不實也。或謂之詑謾。楚辭九章：或詑謾而不疑。詑謾、他字異而義同。燕策：燕王謂蘇代曰：寡人甚不喜詑者言也。蘇代對曰：周地賤媒，爲其兩譽也。之男家曰女美，之女家曰男富。故曰媒但者非學謾他。但成而生不信也。謾他與鬭爭相對爲文。各本謾他並誤作謾也。或又於鬭爭下加也字，以與謾也相對，其謬滋甚。惟道藏本不誤。莊刻仍依各本作謾也，又於鬭爭下加也字，故特辯之。

不入市。爲其侳廉也。侳，辱也。積不可不慎者也。走不以手。縛手走不能疾。飛不以尾。屈尾飛不能遠。物之用者。必待不用者。故使之見者。乃不見者也。使鼓鳴者。乃不鳴者也。不鳴，無聲也。嘗一臠肉。知一鑊之味。有足曰鼎，無足曰鑊。懸羽與炭。而知燥溼之氣。燥故炭輕，溼故炭重。以小明大。見一葉落。而知歲之將暮。睹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俞樾云：寒下當有暑字。兵略篇曰：是故處堂上之陰而知日月之次序，見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暑。彼以暑與序爲韻，此以暑與莫爲韻。今刪暑字，則失其韻矣。上文曰：嘗一臠肉，知一鑊之味；懸羽與炭，而

知燥濕之氣味氣爲韻則此文亦必有韻可知當據兵略篇補以近論遠。論知也○文典謹按藝文類聚九御覽六十八引論並作諭三人比肩。不能外出戶。戶不容故也一人相隨。可以通天下。言不並也○王念孫云一人不得言相隨一人當作二人二人不並行則可以通天下故高注云言不並也足躡地而爲迹。暴行而爲影。此易而難。躧履也履地迹自成行日中影自生是其易使迹正影直是其難也莊王誅里史。孫叔敖制冠浣衣。里史佞臣惡人死叔敖自知當見用故制冠浣衣○俞樾云制疑剬字之誤爾雅釋詁剬濟也故與浣衣對文○文典謹按說文刀部利裁也衣部製裁也制冠卽製冠俞說非是文公棄荏席。後徽黑。咎犯辭歸。晉文棄其臥席之下徽黑者告犯感其捐舊物因曰臣從君周旋臣之罪多矣臣猶自知之況君乎請從此亾故曰辭歸○王引之云高讀棄荏席後徽黑爲一句非也棄荏席爲句後徽黑爲句謂於衽席則棄之於人之徽黑者則後之也韓子外儲說左篇云文公反國至河令籩豆捐之席蓐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者後之咎犯聞之再拜而辭是其證（說苑復恩篇同）○陶方琦云意林引許注晉文公棄席之黑者捐故舊也故告犯辭去按二注文殊異當是高承用許注說韓子外儲篇說苑復恩篇皆以棄荏席後徽黑作二事論衡感類篇作徽纆墨此作一義解與諸家異故桑葉落而長年悲也。桑葉時將茹落長年懼命盡故感而悲也○王念孫云桑葉當爲木葉長年見木落而悲不當專指桑葉言之庾信枯樹賦引此正作木葉文選蜀都賦注文賦注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二十九所引並與枯樹賦同鼎錯日用而不足貴。錯小鼎也日見用不能和五味故不足貴周鼎不爨而不可賤。周家大鼎不日炊火以供味而能和味故日不可賤○王引之云古無謂小鼎爲錯者錯當爲鐔鐔字本在鼎字上鐔鼎小鼎也言小鼎雖日用而不足貴周鼎雖不爨而不可賤也說文曰鐔鼎也（廣雅同）讀若尋說林篇水火相憎鐔在其間五味以和彼注云鐔小鼎正與此注相同則錯爲鐔之誤明矣鐔小貌也小鼎謂之鐔小棺謂之槥小星謂之嚖其義一也○文典謹按御覽七百六十五引此文下有揣籍日用而不足貴八字物固有以不用而爲有用者。不用謂鼎不爨也爲用謂調五味也地平則水不流。重鈞則衡不傾。流行傾邪也物之尤必有所感。尤過也輕重則衡低卬故曰必有所感感動也物固有以不用爲大用者。衡行物物所不用乃用之乃知物之輕重故曰以不用爲大用也先倮而浴則可。以浴而倮則不可。○文典謹按以浴疑當作先浴先祭而後饗則可。禮食必祭示有所先饗猶食也先饗而後祭則不可。爲不敬故曰不可也物之先後。各有所宜也。祭之日而言狗生。○俞樾云生當

作胜。說文肉部：胜，犬膏臭也。狗胜，猶言狗臭。取婦夕而言衰麻，置酒之日而言上冢，皆所不宜。渡江河而言陽侯之波。陽陵國侯溺死，其神能爲大波，爲人作害，因號陽侯之波。舟人所不欲言。

或曰知其且赦也，而多殺人；不仁。或曰知其且赦也，而多活人。乃仁人也。其望赦同，所利害異。〇王念孫云：兩知其且赦也，其皆當爲天。天字或作兲，其字或作亓，二形相似而誤。知天且赦而多殺人，若漢桓帝時河內張成善說風角，推占當赦，遂教子殺人，是也。意林引此作或知天大將赦而多殺人，或知天將赦而多活人。太平御覽刑法部十八引作或曰知天且赦也而殺人，或曰知天且赦也而活人，是其證。其望赦同，所利害異，所上亦當有其字。御覽引此正作其所利害異。

故或吹火而然，或吹火而滅，所以吹者異也。烹牛以饗其里，而罵其東家母，德不報而身見殆。殆，危害也。文王洿膺，鮑申傴背，以成楚國之治。文王，楚武王之子。洿膺，陷胷也。鮑申，楚相。傴背，僂。成治，言賢也。〇陶方琦云：御覽三百七十一引許注：洿，虛也。按二注文異，說文：膺，胷也。義得通。洿，說文曰：窊下也。窊下即虛陷義。洿从夸得聲，夸有虛義（呂氏春秋本生篇非夸以爲名，高注：夸，虛也），故訓爲虛。禪諶出郭而知，以成子產之事。禪諶，鄭大夫，謀於野則獲，謀於國則否。鄭國有難，子產載如野，與議四國之事，故曰成子產之事。論語曰：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朱儒問徑天高於脩人。〇王念孫云：天高上不當有徑字，蓋衍文也。意林及太平御覽人事部十八引此皆無徑字。脩人曰：不知。〇文典謹按：意林引作長人曰：吾不知也。御覽三百七十七引脩人曰下亦有吾字。曰：子雖不知，猶近之於我。〇文典謹按：意林引作猶去天近於我也。故凡問事必於近者。脩人，長人也。〇文典謹按：意林引必於作當問。寇難至，躄者告盲者，盲者負而走，兩人皆活，得其所能也。故使盲者語，使躄者走，失其所也。〇文典謹按：御覽七百四十引作故使瘖者語，使躄者走，失其所也。郢人有鬻其母，爲請於買者曰：此母老矣，幸善食之而勿苦。郢，楚郢。鬻，賣也。食，養也。〇文典謹按：幸善食之而勿苦，意林引作望善飴之，御覽八百二十八引作幸善食之而無多苦也。此行大不義而欲爲小義者。介蟲之動以固，介蟲，魚鱉屬。動，行也。〇文典謹按：御覽九百四十四引注作介甲，魚鱉之屬。宋本、藏本同。貞蟲之動以毒螫，貞蟲，細要蜂蠆之屬，無牝牡之合曰貞。而有毒，故能螫。螫讀解釋之釋也。熊羆之動以攫搏，攫，搏也。熊羆多力，故能擭攫，有所搏也。兕牛之動以觝觸，兕，獸名，有角。牛，犛牛也。

物莫措其所修，而用其短也。措，置也。治國者若鎒田，去害苗者而已。今沐者墮髮，而猶爲之不止，以所去者少，所利者多。砥石不利，而可以利金。金，刀劍之屬。擿不正，而可以正弓。擿，弓之掩牀，讀曰檠。物固有不正而可以正，不利而可以利。不正者擿，正者弓也。不利者砥，利者金也。力貴齊，知貴捷。得之同，遬爲上。齊讀蒜齏之齏。齊、捷皆疾。勝之同，遲爲下。所以貴鏌邪者，以其應物而斷割也。劙靡勿釋，牛車絕轔。劙，切。楚人謂門切爲轔。車行其上則斷之。孟子曰：城門之軌，非兩馬之力。轔讀近藺，急舌言之乃得也。爲孔子之窮於陳蔡而廢六藝，則惑。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爲醫之不能自治其病，病而不就藥，則勃矣。不擇于事曰勃也。○俞樾云：樂當讀爲療。說文疒部：𤻲，治也。或作療。古每以樂爲之。詩板篇「不可救藥」，韓詩外傳作「不可救療」。毛用段字，韓用正字也。病而不就藥，謂不就其療治。申鑒俗嫌篇曰：藥者，療也。

卷十七

說林訓。木叢生曰林。說萬物承皋，若林之聚矣，故曰說林，因以題篇。

以一世之度制治天下，譬猶客之乘舟，中流遺其劍，遽契其舟桅，契，刻也。桅，船弦板也。墮劍於中流，刻於船弦，言識其於此下失劍也。桅讀如左傳襄王出居鄭地汜之汜也。○王念孫云：桅與汜聲不相近，徧考書傳，亦無謂船舷板爲桅者，桅當爲栀，栀與汜同聲，故讀從之。栀字本作䑲，廣雅曰：䑲謂之舷，謂船兩邊也。集韻、類篇並云：䑲或作栀。栀字草書作桅，因譌爲桅矣。楊慎古音餘於陷韻收入桅字，引淮南子遽契其舟桅，音汜，則爲俗本所惑也。暮薄而求之，其不知物類亦甚矣。日暮薄岸而求劍於其所刻桅下，故曰不知物類也。夫隨一隅之迹，而不知因天地以游，惑莫大焉。隨一隅之迹，刻桅之類。或無有大于此也。雖時有所合，然而不足貴也。譬若旱歲之土龍，疾疫之芻狗，是時爲帝者也。土龍以求雨，芻狗以求福，時見貴也。曹氏之裂布，蛷者貴之，然非夏后氏之璜。

楚人名布爲曹今俗間以始織布繫著其痏謂之曹布燒以傳蜘蛛痏則愈故蛛者貴之半璧曰璜璜以發衆國家之寶故曰然非夏后氏之璜也○俞樾云高氏所據本疑無氏字若有氏字則曹是人之氏族何得以布言之乎今有氏字者蓋涉下文夏后氏之璜而衍非高本之舊也惟高注義亦未安若從前一說則曹卽布之異名言曹不必更言布若從後一說則當以曹布連文不當曰曹之裂布也曹疑當讀爲槽廣雅釋器曰槽襦也玉篇巾部曰幬藉也幬卽槽之異文又衣部曰襦小兒衣也然則槽者疑是小兒承藉齒屦之布故亦謂之襦襦褯席也漢書宣帝紀注引李奇曰褓小兒大藉也卽其類也槽之裂布者說文衣部裂繒餘也字通作烈爾雅釋詁烈餘也裂布卽餘布言承藉小兒其四邊所有之餘布也是其爲物至賤然而賤者貴之正上文時有所合之意○洪亮吉云說文胡曹作衣曹氏或卽指此

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天地而生天地至深微廣大矣言其深微廣大故能生天地也

足以屨者淺矣然待所不屨而後行屨履也待所履而行者則不得行故曰待所不履而後行○王念孫云足以屨以亦當爲所文子上德篇作足所踐是其證

智所知者褊矣然待所不知而後明褊狹知所知所不知以成明矣

游者以足蹷以手抪不得其數愈蹷愈敗愈益也敗猶沒也

及其能游者非手足者矣不用手足而自游也

鳥飛反鄉兔走歸窟狐死首丘寒將翔水各哀其所生寒將水鳥哀猶愛也○俞樾云文子上德篇作各依其所生也哀與依古聲同此作哀者卽依之叚字耳高注曰哀猶愛也非是○陶方琦云文選謝惠連擣衣詩注引許注寒螿蟬屬也按二注文義竝異文子上德作寒螿得木許本當同與高作水鳥解者正異文選劉鑠擬古詩注亦引淮南作寒螿爾雅釋蟲蜺寒蜩郭注寒螿也似蟬而小青色莊子逍遙遊釋文司馬注蟪姑寒蟬也一名蝭蟧陸云卽楚辭所云寒螿玉篇螿寒蟬屬與許注同

毋貽盲者鏡毋予躄者履毋賞越人章甫非其用也賫遺也章甫冠越人斷髮無用冠爲

椎固有柄不能自椓目見百步之外不能自見其眦喻人能有所爲而不能自爲也

狗彘不擇甂甌而食偸肥其體而顯近其死偸取也顧反也肥則烹之故近其死也

鳳皇高翔千仞之上故莫之能致七尺曰仞非聖德君不致故曰莫之能致也

月照天下蝕於詹諸騰蛇游霧而殆於蝍蛆詹諸月中蝦蟇食月故曰食于詹諸殆猶畏也蝍蛆蟋蟀爾疋謂之蜻蛚之大腹也上蛇蛇不敢動故曰殆于蝍蛆也○莊逵吉云殆御覽作困

烏力勝日而服於鵻禮能有修短也烏在日中而見故曰勝日服猶畏也鵻禮爾疋謂稗茁秦人謂之祀祝間鷟時晨鳴

人舍者鴻鳥皆畏之故曰能有修短也○王引之云禮當爲札札譌爲禮後人因改爲禮耳（廣雅札甲也今本札者譌作禮莊子人閒世篇名也者相札也崔譔曰札或作禮）埤雅引此作雖禮則所見本已誤廣雅曰車槁焦杌也鈔本太平御覽引廣雅作鵰札刻本作雖禮亦是鈔本譌杌爲札刻本又改爲禮也今本廣雅作鵰杌杌亦杌之譌鵰雖二字往往相亂說文曰雖視鳩也昭十七年左傳注則云視鳩鵰鳩也然則淮南之雖札即廣雅之鵰札也此六句以諸蛆爲韻日札爲韻（成十六年左傳七札之札徐邈音側乙反正與日字相協）若作禮則失其韻矣

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爲天矣 生寄死歸殤子去所寄歸所安故曰以爲壽彭祖篯楚先壽八百歲不早歸故以爲天論語曰竊比于我老彭篯謂是也一說彭祖篯黃帝時學仙者言不如殤子早歸神明矣

短綆不可以汲深

器小不可以盛大非其任也 任讀勘任之任

怒出於不怒爲出於不爲 不怒乃是怒不爲乃是爲也

視於無形則得其所見矣

聽於無聲則得其所聞矣 言皆易恤無聲故得有聞

至味不慊至言不文至樂不笑至音不叫大匠不斲大豆不具大勇不鬭 慊快叫譟呼也不斲不自斲削豆簠簋籩豆之器大勇人聞自畏之不復鬭也○兪樾云大匠大勇皆以人言而大豆獨以器言且大豆不具義亦難通殆非也淮南原文本作大庖不豆呂氏春秋貴公篇曰大匠不斲大庖不豆大勇不鬭即淮南所本高氏彼注曰但調和五味使神人享之而已不復自列簠簋籩豆也疑高氏此注亦與彼同今但存豆簠簋籩豆之器七字蓋後人刪改之以合於既誤之正文非其舊也又按豆者剅之段字廣雅釋詁剅裂也大庖不剅謂不自割裂與不斲不鬭一律說詳呂氏春秋

得道而德從之矣譬若黃鍾之比宮太簇之比商無更調焉 更改也

以瓦鉒者全以金鉒者跋以玉鉒者發 鉒讀象金之銅杜餘之杜鉒者提馬雒家謂之投鬭金者金步徐跋者刺跋走發者疾迅發讀射百發之發

是故所重者在外則內爲之掘 所重謂金與玉掘律不安其祥也○陳觀樓云掘即拙字也莊子達生篇作凡外重者內拙是其證史記貨殖傳田農掘業徐廣曰古拙字亦作掘

逐獸者目不見太山 見獸而已

嗜慾在外則明所蔽矣 蔽者見利之物不見其害

聽有音之音者聾聽無音之音者聽不聾不聰與神明通

卜者操龜筮者端筴以問於數安所問之哉 筴四十九筴可以占遠可以問于數數可卜筮者也

舞者舉節

坐者不期而拚皆如一所極同也

日出暘谷 ○陶方琦云史記集解一百十七漢書司馬相如傳注引許注熱如湯也按高無注高本當作暘谷許本作湯谷也說文

（叒字下云，日初出東方湯谷，所登榑桑，暘字下引商書曰，暘谷，按乃洪範曰暘若之譌文，知許氏定作湯谷也。今淮南許高注雖正文用許本而遺改其注，觀史記漢書注引許注如是，益信正文作湯谷無疑。又史記索隱引淮南子曰，日出湯谷，文選蜀都賦注及繆襲挽謌詩注，皆引淮南作日出湯谷，即此處文也。漢書楚辭論衡諸本，竝作湯谷，與許本同，海內東經下有湯谷，注，湯谷，谷中水熱也，亦與許說同。說文，湯，熱水也。）入于虞淵，莫知其動，須臾之間，俛人之頸，（俛猶戾也。）人莫欲學御龍，而皆欲學御馬，莫欲學治鬼，而皆欲學治人，急所用也。（御龍治鬼，不益世用，故以御馬治人爲急務矣。）解門以爲薪，塞井以爲臼，人之從事，或時相似。（或，有也，相似，似其愚。）水火相憎，鏏在其間，五味以和，（鏏，小鼎，又曰鼎無耳爲鏏，鏏讀曰彗。鏏受水，而火炊之，故曰在其間。）骨肉相愛，讒賊間之，而父子相危。（楚平王，晉獻公，是也。）夫所以養而害所養，譬猶削足而適履，殺頭而便冠。（所以養，謂讒賊，害所養，謂骨肉，殺，亦削也。頭大冠小，不相宜，削殺其頭，以便冠也。）昌羊去蚤蝨，而來蛉窮，（昌羊，昌蒲，蛉窮，蚰蜒，入耳之蟲也。）除小害而致大賊，欲小快而害大利，牆之壞也，不若無也，然逾屋之覆。（不若其無爲牆，屋之覆，爲敗屋，牆之壞，更爲土，歸於本，故曰逾屋之覆也。）璧瑗成器，礛諸之功。（礛諸，治玉之石，詩云，他山之石，可以爲錯，礛讀一曰廉氏之廉。）鏌邪斷割，砥礪之力。（力，亦功，互文也。）狡兔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強弩藏。（烹猶殺，藏猶殘，喻不復用也。）虻與驥致千里而不飛，無糗糧之資而不飢。失火而遇雨，失火則不幸，遇雨則幸也，故禍中有福也。鬻棺者欲民之疾病也，（○文典謹按，御覽五百五十一，及八百四十引，疾病竝作疾疫，於義爲長。）畜粟者欲歲之荒饑也。（荒，大饑，粟不熟。○文典謹按，御覽三十五引注云，謂將取厚利，疑是許注。）水靜則平，平則清，清則見物之形，弗能匿也，故可以爲正。（匿猶逃也。）川竭而谷虛，（虛，無水也。）丘夷而淵塞，（夷，平，塞，滿也。）脣竭而齒寒，河水之深，其壤在山。（言非一朝一夕。）鈞之縞也，一端以爲冠，一端以爲絑，冠則戴致之，絑則屨履之。（○王念孫云，戴致二字，義不相屬，致當爲攱，字之誤也，廣韻，攱，攱戴，物也，攱亦戴也，屨亦履也，攱之言攱閣也，廣雅曰，攱閣，載也，又曰，載，閣，攱也，載與戴古字通，文子上德篇作冠則戴枝之，廣雅曰，支，載也，支枝與攱亦聲近而義同，太平御覽布帛部六引此，無致屨二字，此以意

謝不可從。知己者不可誘以物，物不能感。明於死生者不可劫以危，危無能懼之。故善游者不可懼以涉，涉不能溺。親莫親於骨肉，節族之屬連也。骨肉謂一人之身，故曰節族之連也。心失其制，乃反自害，言心失制度，則自害身也。況疏遠乎。疏遠喻他人也。聖人之於道，猶葵之與日也，雖不能與終始哉，其鄉之誠也。鄉，仰。誠，實。○文典謹按：文選求通親親表注引，誠上有者字。宮池涔則溢，旱則涸。涔，多水也。江水之原，淵泉不能竭。竭，盡也。蓋非橑不能蔽日，輪非輻不能追疾，然而橑輻未足恃也。○文典謹按：御覽七百二引注云：橑，蓋骨也。金勝木者，非以一刃殘林也；土勝水者，非以一墣塞江也。○陶方琦云：御覽三十六、又三百四十六引許注：墣，塊也。按說文：墣，塊也。與注淮南訓同。（御覽又引賈逵國語注曰：墣，塊也。）玉篇引淮南子：非以一卝塞江。卝，塊也。即采許君舊說。○文典謹按：御覽九百五十二引注云：音朴，土塊也。淮南許高注無音某音某者，此必後人所加也。躄者見虎而不走，非勇，勢不便也。傾者易覆也，倚者易輔也，幾易助也，濕易雨也。輔讀輔濟之輔。幾，近也。設鼠者機動，釣魚者泛杭，任動者車鳴也。動，發也。發則得鼠。泛，釣浮。杭，動，動則得魚。任者，輦也。詩云：我任我輦。○王念孫云：御覽獸部二十三引此，杭作抗。案：杭抗二字，義與動皆不相近，杭字當爲抗，抗誤爲抗，又誤爲杭耳。說文：抗，動也。小雅正月篇：天之抗我。毛傳曰：抗，動也。考工記輪人：則是以大抗。鄭注曰：抗，搖動貌。司馬相如上林賦曰：楊翠葉，抗紫莖。抗字亦作抈。晉語：故不可抈也。韋注曰：抈，動也。設鼠者機動，釣魚者泛抗，抗亦動也。機動則得鼠，泛動則得魚，故高注云：抗動則得魚也。○俞樾云：高說失之。黍苗篇：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毛傳曰：任者、輦者、車者、牛者。鄭箋曰：有負任者，有輓輦者，有將車者，有牽牛者。是毛鄭皆以任輦爲二事。若曰任者輦也，亦將曰車者牛也，其可通乎。今按：此一任，即所謂任木也。考工記輈人曰：凡任木，任正者，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之圍；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圍。鄭康成說任正、衡任，未得其義。宋戴侗六書故曰：任正者，輈也；衡任者，軸也。近世學者程氏瑤田則謂必在輿下者，始足當任木之名。隧深四尺四寸，輈在四尺四寸下者，任正也；車廣六尺六寸，軸在六尺六寸下者，衡任也。金氏榜則謂凡任木，縱者皆名任正，橫者皆名衡任。任正者，輈也，伏兔也；衡任者，軸也，衡也。其說皆本戴氏而推之，可以說此文任動車鳴之義。猘狗能立而不能行，蛇牀似麋蕪而不能芳。蛇牀臭，麋蕪香。謂許由無德，烏獲無力，莫不醜於色。醜猶怒也。一曰：愧也。人莫不奮于其所不足。奮，厲也。以兎之走，

使犬如馬。則逮日歸風。言其疾也。○孫詒讓云。歸當爲遺。聲之誤也。呂氏春秋本味篇云。馬之美者。遺風之乘。高注云。行迅謂之遺風。○文典謹按。御覽九百七引。作以兔之走。使大如馬。則逐日追風。及其爲馬。則不走矣。實較今本爲長。及其爲馬。則又不能走矣。冬有雷電。夏有霜雪。然而寒暑之勢不易。小變不足以妨大節。黃帝生陰陽。黃帝。古天神也。始造人之時。化生陰陽。上駢生耳目。桑林生臂手。上駢。桑林。皆神名。此女媧所以七十化也。女媧。王天下者也。七十變造化。此言造化治世。非一人之功也。終日之言。必有聖之事。百發之中。必有羿逢蒙之巧。然而世不與也。其守節非也。非者。非其眞也。牛蹏彘顱亦骨也。而世弗灼。必問吉凶於龜者。以其歷歲久矣。近敖倉者。不爲之多飯。臨江河者。不爲之多飲。期滿腹而已。敖倉。古常滿倉。在滎陽北。蘭芝以芳。未嘗見霜。芳。香。○王念孫云。芝當爲芷。字本作茝。即今之白芷也。隸書止與之字相亂。因誤而爲芝。古人言香草者。必稱蘭芷。芝非香草。不當與蘭並稱。(古人所謂芝者。祇是木上所生。內則人君燕食有芝栭。盧植曰。芝。木芝也。庾蔚曰。無華葉而生者曰芝栭。與神農經所稱五色神芝者不同。然則神農經亦但稱五色神芝。爲聖王休祥。而不以爲香草也。)凡諸書中言蘭芝。言芝蘭者。皆是芷字之誤。(廣雅釋天。天子祭以鬯。諸侯以薰。大夫以茝蘭。周官鬱人疏引王度記作芝蘭。荀子宥坐篇芷蘭生於深林。非以無人而不芳。說苑雜言篇作芝蘭。說苑雜言篇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家語六本篇作芝蘭。皆字形相近而誤。其他可以類推。)太平御覽天部十四引此已誤作蘭芝。文子上德篇正作蘭芷。又下文蘭芝欲脩而秋風敗之。芝亦芷之誤。又脩務篇佩玉環揄步。(步上脫一字。說見脩務。)雜芝若。高注曰。雜佩芝若香草。槀芝亦芷之誤。司馬相如子虛賦。衡蘭芷若。張揖曰。芷。白芷也。若。杜若也。故注云。雜佩芷若香草。若芝則非其類矣。賈子勸學篇正作雜芷若。列子周穆王篇同。○文典謹按。御覽十四引注云。先霜刈之。疑是許注。鼓造辟兵。壽盡五月之望。鼓造。蓋謂梟。一曰蝦蟇。今世人五月望作梟羹。亦作蝦蟇羹。毒物不當爲用矣。○莊逵吉云。造即戚字。故戚然改容。亦作造然。毛詩戚施。說文解字作鼁鼀。云。詹諸也。詹諸即蝦蟇矣。○朱芹云。鼓造二字。切音爲梟。則作梟者是。望謂五月五日也。舌之與齒。孰先礱也。礱。磨礱也。錞之與刃。孰先弊也。錞。矜下銅鐏也。錞不休。刃先弊。錞讀頓首之頓。而繩之與矢。孰先直也。矢。箭。今鱓之與蛇。蠶之與蠋。狀相類而愛憎異。人愛鱓與蠶。長蛇與蠋。故曰異也。○文典謹按。蠋本作蜀。作蠋者。後人依韓非子內儲說上篇改之也。(說文虫部。蜀。葵中蠶也。詩東山。蜎蜎者蠋。烝在桑

野。說文引蠋亦作蜀（廣韻燭韻蜀字下引此文正作䍡）與蜀相類，而愛憎異也。蜀正字，蠋俗字耳。晉以垂棘之璧得虞虢。說在齊俗篇也。驪戎以美女亡晉國。美女驪姬也。亾猶亂也。聾者不謌，無以自樂；盲者不觀，無以接物。接猶見也。觀射者遺其埶，[illegible]埶。觀書者忘其愛，意有所在，則忘其所守。古之所為不可更，則推車至今無蟬匷。蟬匷，車類。匷讀如孔子射于矍相之矍。○莊逵吉云：說文解字竹部有籰字，云收餘者也。方言：籰，榬也。郭璞注：所以絡絲也。然則蟬匷即籰字矣。依義，推車之推字亦當為維。使但吹竽，使氏厭竅，雖中節而不可聽。但，古不知吹人。但讀燕言鉏同也。○王念孫云：高讀與燕言鉏同，則其字當從且，不當從旦。說文：伹，拙也。從人且聲。玉篇七閭、祥閭二切，引廣雅云：伹，鈍也（今本廣雅伹誤作但，辯見廣雅疏證）。廣韻：伹，拙人也。意與高注不知吹人相近。又高注讀燕言鉏同，與說文從人且聲及玉篇七閭、祥閭二音並相近。若然，則但為伹之誤也。使氏厭竅，氏當為工。隸書工字或作互，氏字或作互，二形相似，故工誤為氏。大戴禮帝繫篇青陽降居江水，今本江誤作泜，是其例也。厭與壓同。說文：壓，一指按也。玉篇烏協切。（泰族篇曰：所以貴扁鵲者，貴其壓息脈血，知病之所從生也。韓子外儲說右篇曰：田連、成竅，天下善鼓瑟者也。然而田連鼓上，成竅擫下，而不能成曲，共故也。楚辭九辯：自壓按而學誦。壓一作厭。）壓擫壓厭並字異而義同。言使不善吹者吹竽，而使樂工為之按竅，音雖中節而不可聽也。文子上德篇作使工捻竅（捻與厭同義。文選笙賦厭焉乃揚，李善曰：厭猶捻也），則氏為工之誤明矣。○俞樾云：高注曰：伹，古不知吹人。此殆望文生訓。且既不知吹矣，又何能中節乎？文子上德篇作使倡吹竽，使工捻竅，然則伹氏二字乃倡工之誤。倡也工也，特為異名以別之，明非一人，實則同義。蓋倡與工雖善吹竽，然必自吹之，而自厭之，若一人吹竽，一人厭竅，則雖中節而不可聽矣。韓子外儲說右篇曰：田連、成竅，天下善鼓瑟者也。然而田連鼓上，成竅擫下，而不能成曲。此意即淮南所本。倡也工也，猶曰田連也成竅也。彼舉其人以實之，此則不舉其人耳。倡字闕壞而成伹字，隸書工或作互，氏或作互，二形相似，故工誤作氏。高據誤本作注，曲為之說，失之矣。無其君形者也。君官主也。與死者同病，難為良醫；與亡國同道，難與為謀。謀或作謨也。為客治飯而自藜藿，名尊於實也。尊，重。享仁義之名，重於治飯之實也。○王念孫云：自藜藿本作自食藜藿。今本脫食字，則文義不明。（舊本北堂書鈔酒食部三出為客治飯自食藜藿八字，注云淮南子云：為客治飯而自食藜藿，名尊於實也。（陳禹謨本食字誤在藜藿下）太平御覽飲食部八引同。乳狗之噬虎也，伏雞之搏狸也，恩之所加，不量其力。使景曲者形也。形曲則景曲也。使響濁者聲也。聲濁則響濁也。情泄者，中易測。

不閉其情欲，發泄于外，故其中心易測度知也。華不時者，不可食也。華實若今八九月食晚瓜，令人病瘧，此之類，故不可食。喻人多言不時，適不可聽用也。蹠越者，或以舟，或以車，雖異路，所極一也。蹠，至也。極，亦至。互文耳。一，同也。佳人不同體，美人不同面，而皆說於目。佳、美。梨橘棗栗不同味，而皆調於口。調，適。人有盜而富者，富者未必盜；有廉而貧者，貧者未必廉。蔏苗類絮，而不可爲絮。蔏苗，荻秀。楚人謂之蔏。讀敵戰之敵。幽冀謂之荻苕也。○王念孫云：蔏本作藡（注同），故注讀如敵戰之敵。注內荻秀本作藋秀，楚人謂之蔏本作楚人謂之藡。藡、蓶、藡與荻同（玉篇：藡，徒歷切，藋也。或作荻）。藡苗者，荻之穗也（苗音他六、徒歷二反，字從由不從田）。荻華如絮而不溫，故曰類絮而不可以爲絮。荻或謂之藋，廣雅曰：藡，藋也。齊民要術引陸機毛詩疏曰：薍或謂之荻，至秋堅成，卽謂之藋。是藋、藡一物也。其穗則謂之藡苗，故注云：藡苗，藋秀。楚人謂之藡苗。玉篇：苗音他六、徒歷二切。苗與苕一聲之轉，故幽冀謂之荻苕也。豳風鴟鴞傳曰：荼，藋苕也。正義曰：謂薍之秀穗也。藋苕卽荻苕，荻苕猶藡苗耳。太平御覽布帛部六、百卉部七引此並作藡苗類絮而不可以爲絮，又引高注：藡苗，藋秀也。今本藡字皆誤作蔏（說文：蔏，艸也，從艸商聲。玉篇：舒羊切。引字書：蔏，陸，蓫薚也。音義與此迥異）。注內楚人謂之藡下又脫苗字（注言楚人謂藋秀爲藡苗，脫去苗字，則義不可通。太平御覽引此已誤），藋秀又改爲荻秀，而不知荻卽藡字也。莊本改蔏爲蔏，而又不知說文、玉篇、廣韻、集韻之皆無蔏字也。黂不類布，而可以爲布。黂，麻之有實者。黂讀左傳有蜚不爲災之蜚也。出林者不得直道，行險者不得履繩。繩亦直也。羿之所以射遠中微者，非弓矢也；造父之所以追速致遠者，非轡銜也。海內其所出，故能大。雷雨出于海，復隨溝還入，故曰內其所出。輪復其所過，故能遠。其所過，轉不止也。羊肉不慕螘，螘慕於羊肉，羊肉羶也。醯酸不慕蚋，蚋慕於醯酸。○王念孫云：下三句當作醯不慕蚋，蚋慕於醯（句），醯酸也（句），與上三句相對爲文。今本醯不慕蚋句內衍一酸字，醯酸也句內又脫醯字也字，則文不成義。太平御覽蟲豸部二引此已誤，唯也字未脫。嘗一臠肉，而知一鑊之味；懸羽與炭，而知燥濕之氣；以小見大，以近喻遠。十頃之陂可以灌四十頃，畜水曰陂。而一頃之陂可以灌四頃，大小之衰然。衰，差也。○王念孫云：可以灌四頃當作不可以灌四頃。此言以十頃之陂可以灌四十頃例之，則一頃之陂亦可以灌四頃，然而不可以灌四頃者，十頃大而一頃小，大則所灌者多，小則所灌者少，故曰大小之衰然也。下文云：百梅足以爲百人酸，一梅不足

（以爲一人和意與此同。今本脫去不字，則失其義矣。）明月之光，可以遠望，而不可以細書；甚霧之朝，可以細書，而不可以遠望尋常之外。（〇莊逵吉云：御覽作不可以望尋常之外，無遠字，爲是。〇王念孫云：莊說是也。遠字即因上文遠望而衍。舊本北堂書鈔天部二引此，亦無遠字。）畫者謹毛而失貌。（謹悉微毛，留意於小，則失其大貌。）射者儀小而遺大。（儀望小處而射之，故耐中。事各有宜。）治鼠穴而壞里閭，潰小皰而發痤疽。（皰，面氣也。痤疽，癰也。〇文典謹按：北堂書鈔百五十八引皰作靤。）若珠之有纇，玉之有瑕，置之而全，去之而虧。（置其纇瑕也。）榛巢者處林茂，安也。（〇孫詒讓云：茂疑當爲莽，形近而誤。漢書揚雄傳長楊賦云：羅千乘於林莽。）窟穴者託埵防，便也。（埵防，高處隄防也。）王子慶忌足躡麋鹿，手搏兕虎。（〇文典謹按：御覽九百三十二引搏作縛。）置之冥室之中，不能搏龜鼈，勢不便也。（慶忌，吳王僚之子也。）湯放其主而有榮名。（湯，偰後十三世主癸之子履。放其主，謂伐桀，爲民除害，故有榮名也。）崔杼弒其君而被大謗。（崔杼，齊大夫崔野之子，弒君齊莊公也。）所爲之則同，其所以爲之則異。（所以爲則異，湯殺君以利與民，杼以利與身，故曰異。）呂望使老者奮。（呂望鼓刀釣魚，年七十始學讀書，九十爲文王作師，佐武王伐紂，成王封之於齊，故老者慕之而自奮勵。）項託使嬰兒矜，以類相慕。（項託年七歲，窮難孔子而爲之作師，故使小兒之嚀自矜大也。）使葉落者風搖之，使水濁者魚撓之。虎豹之文來射，（虎豹以有文章，來使人射取之。）蝯狖之捷來乍。（蝯狖屬，仰鼻而長尾。乍，暫疾，以其操捷，來使疾擊而取之。〇洪頤煊云：乍當作笮。繆稱訓蝯狖之捷來措。漢書梁平王傳晉灼曰：許愼云：措，置，字借以爲笮耳。莊子應帝王篇：猨狙之便，執斄之狗來藉。釋文：司馬云：藉，繩也。由捷見結縛也。崔云：藉，繫也。措、藉亦聲相近。〇王念孫云：繆稱篇作蝯狖之捷來措，高注：措，刺也。措與乍古同聲而通用，當以彼注爲是。〇俞樾云：高注訓乍爲暫疾，而以疾擊取之申明其義，此曲說也。乍與作通，當讀爲斮。爾雅釋器：魚曰斮之。禮記內則篇作魚曰作之，即其例也。成二年公羊疏引樊光曰：斮，砍也。砍乃斫之俗字，斫者擊也。猨狖之捷來斮，謂見斫擊也，方與上句虎豹之文來射文義一律。繆稱篇曰：猨狖之捷來措。高注曰：措，刺也。刺擊義亦相近。）行一棊不足以見智，彈一弦不足以見悲。三寸之管而無當，天下弗能滿。（當猶底也。）十石而有塞，百斗而足矣。以篙測江，篙終而以水爲測，惑矣。（篙，擿船，以篙度江，篙沒，因以江水爲盡，故曰惑也。〇陶方琦云：一切經音義十三引許注：）

刺船竹長二丈以鐵爲鏃者也按二注文異方言所以刺船謂之檔說文新坿亦有篙字曰所以刺船也漁者走淵漁讀論語之語也木者走山所急者存也朝之市則走夕過市則步所求者亡也走讀奏記之奏豹裘而雜不若狐裘之粹粹純○文典謹按豹裘襍不若狐裘粹是豹裘貴而狐裘賤也然豹裘安得貴於狐裘豹當爲貂字之誤也本書說山篇貂裘而襍不若狐裘而粹是其證白璧有考考璺污也不得爲寶言至純之難也戰兵死之鬼憎神巫兵死之鬼善行病人巫能祝劾殺之憎畏也○王念孫云戰字後人所加古人所謂兵者多指五兵而言兵死謂死於兵也曲禮曰死寇曰兵釋名曰戰死曰兵言死爲兵所傷也周官冢人曰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皆是也後人謂戰士爲兵故妄加戰字耳兵死之鬼憎神巫盜賊之翟醜吠狗二句相對爲文加一戰字則文不成義且與下句不對據高注云兵死之鬼善行病人巫則無戰字明矣(說文兵死及牛馬之血爲粦論衡偶會篇軍功之侯必斬兵死之頭)盜賊之翟醜吠狗醜猶惡也無鄉之社易爲黍肉無國之稷易爲求福無祀不禮于神而卒祀之故易爲黍肉易爲求福也鼈無耳而目不可以瞥精于明也不可以瞥瞥之則見也瞽無目目無所見而耳不可以察精于聽也不可以察察之則聞○王引之云正文注文皆義不可通正文當作鼈無耳而目不可以獘精於明也瞽無目而耳不可以塞精於聽也注當作不可以獘視之則見也不可以塞聽之則聞也獘與蔽通(主術篇聰明光而不獘耳目達而不闚秦策南陽之獘幽高注獘隱也齊語使海於有蔽管子小匡篇作獘是蔽獘古字通)今作瞥者涉上文目字而誤(太平御覽鱗介部三引此已誤)塞猶蔽也(鄭注郊特牲曰管氏樹塞門塞猶蔽也)作察者亦字之誤後人不知其誤故妄改注文以從之耳文子上德篇正作鼈無耳而目不可以蔽精於明也瞽無目而耳不可以蔽精於聽也遺腹子不思其父無貌于心也不知父貌不夢見像無形于目也目初不見父像故曰無形于目也蝮蛇不可爲足虎豹不可使緣木蝮蛇有毒螫人不爲足益甚虎猛獸不可使能緣木○文典謹按御覽九百三十三引作虎豹不可使緣木蝮蛇不可以安足藝文類聚九十六引作豹獸不可使緣木蝮蛇不可使安足馬不食脂桑扈不啄粟非廉也桑扈青雀一名竊脂秦通崤塞而魏築城也魏徙都于大梁聞秦通治崤關知欲來東兼之故築城設守備也飢馬在廄寂然無聲投芻其旁爭心乃生引弓而射非弦不能發矢引張弓也發遣也弦之爲射百分之一也道德可常權不可常故遁關不可復亾犴

不可再。（逝，逃。犴獄常以機變出關塞獄犴亡，逃不可復由其入，故曰機不可常也。）環可以喻員，不必以輪。絛可以為繶，不必以紃。（紃亦繶，婉轉數也。）日月不並出，狐不二雄，神龍不匹，猛獸不群，鷙鳥不雙。循繩而斲則不過，懸衡而量則不差，（衡，稱也。）植表而望則不惑。損年則嫌于弟，益年則疑于兄，不如循其理，若其當。（理，道。當，猶實也。）人不見龍之飛，舉而能高者，風雨奉之。（奉，助也。○文典謹按：御覽九百二十九引風雨奉之作風雨之奉也，白帖九十五作雨奉足也。）蠹衆則木折，隙大則牆壞。懸垂之類，有時而隧，（隧，墮也。）枝格之屬，有時而弛。（弛，落也。○莊逵吉云：說文解字有格字，云枝格也。從丰，各聲。釋名：胑，枝也。似木之枝格也。此言人之四胑如枝格。又戟格也。旁有格。解字言戟有枝兵也。此言戈戟如枝格。史記始皇本紀：或走或格之者輒死。魯連傳：曹子以一劍之任，枝桓公之心。枝格殆假義歟。漢書梁孝王傳：義格。如淳注：格者，枝閣不得下。枝閣亦即枝格二字。高無注義，因為推廣之。）當凍而不死者，不失其適；（死乃為失適，不死故曰不失其適也。）當暑而不暍者，不亡其適；（亡，亦失之。）未嘗適亡其適。（亡，無也。言不凍不暍，何適之有。○王引之云：未嘗適亡適，當作未嘗不適亡適。上言不亡其適，乃亡失之亡。此言亡適，乃遺忘之忘（忘字古通作亡）。要略曰：齊景公獵射亡歸。韓子難二曰：晉文公慕於齊女而亡歸。齊策曰：老婦已亡矣。趙策曰：秦之欲伐韓梁，東闚於周室，甚惟寐亡之。（並與忘同。荀子勸學篇：怠慢忘身，禍災乃作。大戴禮忘作亡。呂氏春秋權勳篇：是忘荊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淮南人閒篇忘作亡）言人心有所謂適，則有所謂不適。當凍而不死，當暑而不暍者，能不失其適矣，而猶未忘乎其為適也。若隨所往而未嘗不適，則忘乎其為適矣。莊子達生篇曰：忘足，屨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郭象注：識適者猶未適也）。此即淮南所本。高解未嘗不適亡適云：亡，無。言不凍不暍，何適之有。未達正文之意。然據此，則正文本作未嘗不適，而今本脫不字明矣。）湯沐具而蟣蝨相弔，大廈成而燕雀相賀，（廈，屋也。）憂樂別也。柳下惠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跖見飴曰：可以黏牡。見物同而用之異。（柳下惠，魯大夫展無駭之子，名獲，字禽，家有大柳樹，惠德，因號柳下惠。一曰：柳下，邑。牡，門戶籥牡也。○莊逵吉云：柳下惠義，藝文類聚以為許愼注。○陶方琦云：藝文類聚八十九、御覽九百五十七、事類賦柳部引許注：展禽之家有柳樹，身行惠德，因號柳下惠。一曰邑名。按二注文略異，然乃許注竄入高注中者。藝文類聚引許注亦與今高注詳略不同。）蠶食而不飲，二十二日而

化。○王念孫云：二十二當爲三十二。爾雅翼引此已誤。盧辯注大戴禮易本命篇及太平御覽資產部五、蟲豸部一並引作三十二日。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脫。○文典謹按：初學記虫部引，脫作死。蜉蝣不食不飲，三日而死。人食礜石而死，蠶食之而不飢。礜石出陰山。一曰：能殺鼠。魚食巴菽而死，鼠食之而肥。菽，豆總名。類不可必推。推猶知也。瓦以火成，不可以得火；竹以水生，不可以得水。瓦得火則破，竹得水浸則死。揚堁而欲弭塵，被裘而以翣翼，豈若適衣而已哉。堁，土塵也。楚人謂之堁。翣，扇也。楚人謂之翣也。槁竹有火，弗鑽不難；土中有水，弗掘無泉。掘猶窮也。○王念孫云：弗掘無泉，本作弗掘不出，謂不掘則泉不出，非謂無泉也。後人改不出爲無泉者，取其與難字爲韻耳。不知此四句以火與水隔句爲韻（火古讀若毀，說見唐韻正），而鑽與難、掘與出則於句中各自爲韻。若云弗掘無泉，則反失其韻矣（太平御覽火部二引此已誤）。且泉卽水也，既云土中有水，則不得又言無泉矣。文子上德篇正作土中有水，不掘不出。蛖象之病，人之寶也。蛖，大蛤，中有珠；象牙還以自疾，故人得以爲寶。○文典謹按：御覽九百四十一引注，疾作病。人之病，將有誰寶之者乎。人之利欲爲病，無人寶之，故曰將有誰寶也。○文典謹按：宋本及御覽引注，人之並作人，以義較長。爲酒人之利而不酤則竭，爲車人之利而不僦則不達。握火提人，反先之熱。皆一介之人物，思自守者，不欲使酒人車人得利，不酤僦而先自竭，先不達，猶以火投人，先自熱爛也。鄰之母死，往哭之；妻死而不泣，有所劫以然也。嫌於情色，故曰有所劫迫之然，如是也。西方之倮國，鳥獸弗辟，與爲一也。一，同也。倮國在西南方。一膊炭熯，一膊，挺也。掇之則爛指；萬石俱熯，去之十步而不死。百廿觔爲石。同氣異積也。大勇小勇有似於此。今有六尺之席，臥而越之，下材弗難；植而踰之，上材弗易，勢施異也。百梅足以爲百人酸，一梅不足以爲一人和。喻衆能濟少，少不能有所成也。有以飯死者而禁天下之食，有以車爲敗者而禁天下之乘，則悖矣。中生維經，晉不絕繩，子胥自沈，吳不斷水。○王念孫云：御覽疾病部四噎下引此，飯作噎，是也。噎通作饐，因誤而爲飯。呂氏春秋蕩兵篇：夫有以饐死者，欲禁天下之食，悖。卽淮南所本也。今俗語猶云因噎廢食。若云以飯死，則文不成義。釣者靜之，罧者扣舟，罩者抑之，罣者舉之，爲之異，得魚一也。

罶者以柴積水中以取魚扣擊也魚聞擊舟藏柴下壅而取之罶讀沙糝今兗州人積柴水中捕魚爲罶幽州名之爲涔也○莊逵吉云罶據爾雅說文解字當作罧今爾雅作槮謂之涔槮亦即槮字○王念孫云說文玉篇廣韻集韻皆無罶字罶當爲罧字之誤也(注同)說文罧積柴水中以養魚從网林聲字林山沁反(見毛詩爾雅釋文)故高注云罧讀沙糝也(太平御覽飲食部八引通俗文曰沙入飯曰糝)周頌潛潛有多魚毛傳曰潛糝也爾雅糝謂之涔孫炎曰積柴養魚曰糝糝與罧同兗州謂之罧幽州謂之涔方俗語有輕重耳罣非取魚之具意林埤雅及初學記武部太平御覽資產部十四引此並作罾者舉之是也罩者下罩而得魚故言抑罾者舉罩而得魚故言舉○文典謹按意林引此文罣者扣舟作網者動之爲之異作爲道異見象牙乃知其大於牛見虎尾乃知其大於狸一節見而百節知也吳伐越至會稽獨得骨節專車見一節大餘節不得小故曰百節知小國不鬬於大國之間畏見嫌也兩鹿不鬬於伏兕之旁畏見食也○文典謹按御覽八百九十引鹿作虎佐祭者得嘗救鬬者得傷蔭不祥之木爲雷電所撲蔭木景撲擊也○文典謹按御覽十三引雹作霆九百五十二引蔭作陰又引注作陰休也或謂冢或謂隴或謂笠或謂簦頭蝨與空木之瑟名同實異也頭中蝨空木瑟其音同其實則異也○王念孫云或謂簦下當有名異實同也五字言冢與隴笠與簦名異而實同若頭蝨與空木之瑟則名同而實異也日月欲明而浮雲蓋之蓋猶蔽也蘭芝欲修而秋風敗之脩長虎有子不能搏攫者輒殺之爲墮武也墮廢也武威之也龜紐之璽賢者以爲佩龜紐之璽衣印也紐係佩服也土壤布在田能者以爲富能勤者播植嘉穀以爲饒富也予拯溺者金玉不若尋常之纆索金玉雖寶非拯溺之具故曰不如尋常之纆索○文典謹按拯字疑涉注拯溺之具而衍御覽三百九十六引無拯字視書上有酒者下必有肉上有年者下必有月以類而取之類猶事也蒙塵而眯固其理也爲其不出戶而堁之也爲不出戶而塵堁眯之非其道○王引之云如高注則正文爲其不出戶而堁之下當有非其道三字而寫者脫之也道亦理也固其理也非其道也相對爲文爲猶謂也蓋出戶而後蒙塵蒙塵而後眯若謂不出戶而堁之則無是理也今本無非其道三字則文不成義且與上文不對矣又道與理爲韻若無此三字則失其韻矣下文雖欲養之非其道亦與酒爲韻屠者羹藿爲車者步行陶者用缺盆匠人處狹廬○王念孫云羹藿本作藿羹藿羹與步行相對爲文諸書多言藿羹無言羹藿者此寫者

誤倒也。爲車者步行。本作車者步行。古者百工各以其事爲名。故考工記曰。攻木之工。輪輿弓廬匠車梓。此言車者。猶考工記言車人也。後人誤以車爲車馬之車。故又加爲字耳。陶者本作陶人。與匠人相對爲文。今本人作者。因上二句而誤。盧與廬同（荀子富國篇若盧屋妾。即廬屋。孟子屋廬子。廣韻作屋盧子）道藏本劉本並作廬。莊改盧爲廬。未達假借之義。太平御覽器物部三引此。正作居者齏甕。車者步行。陶人用缺盆。匠人處狹盧。意林引作居者食齏甕。爲車者多步行。陶人用缺盆。匠人處狹盧。食字爲字多字。皆馬總以意加之。餘與御覽同。

爲者不必用。用者弗肯爲。爲者不得用。用以利動也。用者不肯爲。以富寵也。

轂立三十輻。各盡其力。不得相害。使一輻獨入。衆輻皆棄。豈能致千里哉。○俞樾云。文子上德篇作轂虛而中立。是此文轂下脫虛而中三字。一輻文子作一軸。亦當從之。蓋一軸在轂中。三十輻在轂外。若一軸獨入。而三十輻皆棄。即不成爲輪矣。故不可以致千里也。

夜行者。掩目而前。其手涉水者。解其馬載之舟。事有所宜。而有所不施。橘柚有鄉。雚葦有叢。獸同足者相從游。鳥同翼者相從翔。以類聚也。

田中之潦。流入於海。附耳之言。聞於千里也。附近也。近耳之言。謂語聞於千里。千里知之。語曰。欲人不知。莫如不爲。○文典謹按。意林引潦作水。言作語。

蘇秦步曰。何故。步。徐行也。人問何故。趍曰。何趍。馳。○王引之云。馳字非原文所有。蓋後人見字書韻書趍趨之趍音馳。故旁記馳字。而寫者遂誤入正文也。不知此趍字（七俱反）乃趨之變體。與音馳之趍相似而實非也。步爲徐行。趍爲疾行。故先言步。後言趍。高注步徐行也。正以別於下句之趨也。步曰何故。步與故爲韻。趍曰何趍。趍與趍爲韻。或曰當作趍曰何趍馳。今知不然者。馳乃馬疾行之名。人行不得言馳也。○俞樾云。此當作蘇秦步曰何步。趍曰何趍。馳曰何馳。因首句高注有何故二字。遂誤正文何步爲何故。而馳下又脫曰何馳三字。則文不成義矣。

有爲則議。多事固苛。蘇秦爲多事之人。故見譏見苛也。

皮將弗覩。毛將何顧。畏首畏尾。身凡有幾。畏始畏終。中身不畏。凡有幾何。言常畏也。

欲觀九州之土。足無千里之行。心無政教之原。而欲爲萬民之上。則難。無其術。故曰難。

的的者獲。提提者射。的的明也。爲衆所見。故獲。提提安也。若鳥不飛。獸不走。提提安時。故爲人所射。○王念孫云。注訓提提爲安。雖本爾雅。然非此所謂提提也。的的提提。皆明也。語之轉耳。提與題同。說文。題（音提）顯也。顯亦明也。莊子養生主篇曰。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管子白心篇曰。爲善乎。毋提提。爲不善乎。將陷於刑。是提提爲明也。的的者獲。提提者射。即莊子（山木篇）所謂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者也。故下文即云。大白若辱。大德若不足。若訓提提爲安。

則既與上句不類，又與下文不屬矣。○俞樾云：王氏念孫謂的的提提皆明也。引管子白心篇爲善乎無提提爲證，其說得之矣。惟未說獲字之義。今按的的猶提提也，獲猶射也。兩句實止一意。儀禮鄉射禮篇獲者坐而獲。鄭注曰：射者中，則大言獲。是古謂射中爲獲。上句言獲，下句言射，變文以成辭耳。故大白若辱，大德若不足。若辱，自同於衆人。若不足者，實若虛之貌。○莊逵吉云：鄭康成儀禮注曰：以白造緇曰辱。辱者，汙辱也。故與白對。注家皆未得其義。未嘗稼穡，粟滿倉；未嘗桑蠶，絲滿囊；得之不以道，用之必橫。橫，放也。○文典謹按：御覽八百四十引無必字。海不受流胔，太山不上小人。骨有肉曰胔。有不義之骸，流入海，海神蕩而出之，故曰不受。太山，東岳也。王者所封禪處，不令凶亂小人得上其上也。旁光不升俎，旁光，胞也。俎豆之實，唯肩髀而脇肋，不得升也。騏駿不入牲。犧牲以純色也。中夏用箑快之，至冬而不知去；褰衣涉水，至陵而不知下，未可以應變。○王念孫云：陵當爲陸，字之誤也。陸與水相對，作陵則非其指矣。意林引此正作陸。有山無林，有谷無風，有石無金。林生於山，山未必皆有林。風出於谷，谷未必皆有風。金生於石，石未必皆有金。喻聖人出衆人，衆人未必皆聖賢也。滿堂之坐，視鉤各異，滿堂坐人，視其鉤各異形。於環帶一也。鉤與環帶一法也。類雖異，所用者同。獻公之賢，欺於驪姬；殺申生也。叔孫之智，欺於豎牛。三日不食而餓死也。故鄭詹入魯，春秋曰：佞人來，佞人來。鄭詹，鄭文公大夫。以齊桓公卒，不使鄭伯朝齊，而使朝於楚。齊人執之，自齊逃至魯，魯謂之佞人，以方驪姬、豎牛，故曰佞人來，佞人來。君子有酒，鄙人鼓缶，雖不見好，亦不見醜。醜，惡也。人性便絲衣帛，或射之，則被鎧甲，爲其所不便以得所便。便，利也。○陳觀樓云：便絲衣帛，當作便衣絲帛。衣絲帛與被鎧甲相對。文子上德篇作衣絲帛。輻之入轂，各值其鑿，不得相通，猶人臣各守其職，不得相干。干，亂也。嘗被甲而免射者，被而入水；嘗抱壺而度水者，抱而蒙火，可謂不知類矣。君子之居民上，若以腐索御奔馬。雍容恐失民之意。若蹍薄冰，蛟在其下。蛟，魚屬，皮有珠，能害人，故曰蛟在其下。若入林而遇乳虎。言常惴懼恐也。化不洽於民，民不附。善用人者，若蚈之足，衆而不相害。蚈，馬蚿。幽州謂之秦渠。蚈讀蹊徑之蹊也。若脣之與齒，堅柔相摩而不相敗。摩，近。敗，毀也。淸醠之美，始於耒耜。醠，淸酒。周禮醠齊是。醠讀甕盎之盎也。○文典謹按：御覽八百

引二十三引臨作英，注云：清英，酒也。又黼黻之美，在於杼軸。白與黑為黼，青與赤為黻，皆文衣也。布之新不如紵，紵之弊不如布。或善為新，或惡為故。善猶宜也。○王念孫云：或惡為故，本作或善為故。言紵善為新，布善為故也。今本作或惡為故者，後人不曉文義而妄改之耳。太平御覽布帛部七引此正作或善為故。靨酺在頰則好，在顙則醜。靨酺著頰上窐也。窐者在顙，似槃，故醜。繡以為裳則宜，以為冠則譏。詩曰：袞衣繡裳。故曰宜。譏，人譏非之也。○王念孫云：譏本作議。高注本作議，人譏非之也。今本議皆作譏者，後人以議與宜韻不相協而改之，因并改高注耳。不知宜字古讀若俄（說見唐韻正）與議字不相協，而議字古亦讀若俄（小雅北山篇或出入風議，與為為韻，為古讀若謌。淮南俶真篇立而不議，與和為韻；詮言篇行有迹則議，與訶為韻；史記太史公自序王人是議，與禾為韻）與宜字正相協也。太平御覽布帛部二引此正作以為冠則議。詮言篇云：行有迹則議，又其一證也。○文典謹按：御覽八百十五引裳作被，意林同。馬齒非牛蹏，檀根非椅枝，故見其一本而萬物知。知猶別也。石生而堅，蘭生而芳，少自其質，長而愈明。質，性也。明猶盛也。○王念孫云：少自其質，自當依劉本作有，字之誤也。文子上德篇作少而有之，長而愈明。扶之與提，謝之與讓，故之與先，諾之與已也，之與矣，相去千里。○俞樾云：故之與先，本作得之與失。草書得字作㝵，故字作攴，兩形相似。隸書失字或作失，先字或作先，兩形亦相似。因誤得為故，誤失為先耳。之與矣三字衍文也。蓋校者見淮南舊本有得之與失句，因補注於諾之與已也下，而傳寫又脫得字，且誤失為矣耳。文子上德篇正作扶之與提，謝之與讓，得之與失，諾之與已，相去千里，可據以訂正。汙準而粉其顙，腐鼠在壇，楚人謂中庭為壇。燒薰於宮，入水而憎濡，懷臭而求芳，雖善者弗能為工。善或作巧。再生者不穫華，大旱者不胥時落。不胥時落，不待秋時而零落也。○陳觀樓云：大與太同，旱當為早，字之誤也。再生者不穫，以其不及時也。華太早者先落，以其先時也。文子上德篇作華太早者不須霜而落。毋曰不幸，甑終不墮井，抽簪招燐，有何為驚。燐，血精，似野火，招之應聲而至。血灑汙人，以簪招則不至，故曰何為也。使人無度河可，中河使無度，不可。不可言不能也。見虎一文，不知其武，見驥一毛，不知善走。水蠆為蟌，孑孑為蚉。水蠆化為蟌，蟌，青蜓也。孑孑，結蠆，水中到跂蟲，讀廉絜。兔齧為螚。兔所齧草，螚在其心中化為螚，螚讀能，而心之惡。一說兔齧，蟲名。○陶方琦云：物類相感志引許注：兔所齧，沫著者為螚，如蠶而斑色，能齧人。按高注中一說即許義。玉篇亦作螚（廣韻同），曰似蠶而小。

青斑色，能留人，即引許君注也。物之所為出於不意，弗知者驚，知者不怪。怪，惑也。銅英青，金英黃，玉英白，𪉷燭捔，膏燭澤也。
燭，光，捔澤，諭光明有明昧也。以微知明，以外知內。象肉之味，不知於口。鬼神之貌，不著於目。捕景之說，不形於心。皆所不皆
見之。冬冰可折，夏木可結，時難得而易失。木方茂盛，終日采而不知。秋風下霜，一夕而殫。殫，盡也。病熱而強之
餐，救暍而飲之寒，救經而引其索，拯溺而授之石，欲救之，反為惡。惡，猶害也。雖欲謹亡馬，不發戶轔。言馬亡，不可發戶限
而求。轔，戶限也。楚人謂之轔。轔讀似隣，急氣言，乃得之也。雖欲豫，就酒不懷蓐。孟賁探鼠穴，鼠無時死，必噬其指，失其勢也。孟賁，勇士。探鼠於穴。
故曰失其勢。山雲蒸，柱礎潤。礎，柱下石礩也。○陶方琦云：一切經音義十八引許注：楚人謂柱碣曰礎。按二注文異。墨子（備城門篇）柱下傅舄。舄即碣字。玉篇（石部）礎，柱碣也。即本許義。○文典
謹按：文選江賦注、江文通雜體詩注、廣絕交論注引竝作山雲蒸而柱礎潤。伏苓掘，兔絲死。所生者亾，故死。一家失熛，百家皆燒。讒夫陰謀，百姓暴骸。
論語曰：惡利口之覆邦家。故曰百姓暴骸。粟得水濕而熱。○文典謹按：御覽七百五十七引無水字。八百四十引無濕字。疑許高本異，而寫者誤合之。甑得火而液。水中有
火，火中有水。疾雷破石，陰陽相薄。自然之勢。○王念孫云：自然之勢四字乃是正文，非注文。言疾雷破石，此陰陽相薄，自然之勢也。太平御覽火部二引此四字在正文內，是其
證。湯沐之於河，有益不多。流潦注海，雖不能益，猶愈於已。已，止也。一目之羅，不可以得鳥。無餌之釣，不可以
得魚。遇士無禮，不可以得賢。兔絲無根而生，蛇無足而行，魚無耳而聽，蟬無口而鳴，有然之者也。然，如是也。○文
典謹按：御覽九百四十四引此文無足作不足。有然之者也，作自然之音也。鶴壽千歲，以極其游。蜉蝣朝生而暮死，而盡其樂。修短各得其志。○文典謹按：意
林引作鶴壽千歲極其樂，蜉蝣朝生暮死亦極其樂。紂醢梅伯，文王與諸侯構之。構，謀也。桀辜諫者，湯使人哭之。哭，猶弔也。狂馬不觸木，猘
狗不自投於河，雖聾蟲而不自陷，又況人乎。聾，無知也。愛熊而食之鹽，愛獺而飲之酒，雖欲養之，非其道。熊食鹽而

死。贖飲酒而敗。故曰非其道也。○文典謹按。御覽九百八引。道下有也字。心所說。毀舟爲杕。心所欲。毀鐘爲鐸。鐸。大鈴也。金口木舌爲木鐸。金舌爲金鐸。杕。舟尾。讀詩有杕之杜也。管子以小辱成大榮。管子相子糾。不能死。爲魯所囚。是其辱。卒相桓公以至霸。是其大榮也。蘇秦以百誕成一誠。誠。信也。○文典謹按。白帖二十六引。作蘇秦以百詐成一信。御覽四百三十引。誠亦作信。質的張而弓矢集。林木茂而斧斤入。非或召之。形勢所致者也。待利而後拯溺人。亦必以利溺人矣。利溺人者。利人之溺。得其利也。○俞樾云。以字衍文。高注曰。利溺人者。利人之溺。得其利也。則其所據本。無以字。舟能沈能浮。愚者不加足。舟。船能載浮物。愚者不敢加足。畏其沈。詩曰。汎汎揚舟。載沈載浮。是也。騏驥驅之不進。引之不止。人君不以取道里。刺我行者。欲與我交。訾我貨者。欲與我市。刺。猶非。訾。毀也。以水和水不可食。一弦之瑟不可聽。以其失和。故不可聽。刺專用也。駿馬以抑死。直士以正窮。賢者擯於朝。美女擯於宮。擯。棄也。行者思於道。而居者夢於牀。慈母吟於巷。適子懷於荆。精相往來也。○王念孫云。巷當爲燕。字之誤也。道與牀相對。燕與荆相對。今本燕作巷。則非其指矣。精相往來也五字。乃是正文。非注文。呂氏春秋精通篇。身在乎秦。所親愛在於齊。死而志氣不安。精或往來也。高彼注曰。淮南記曰。慈母在於燕。適子念於荆。言精相往來也。太平御覽人事部十九。淮南子曰。適子懷於燕。慈母吟於荆。情相往來也。詞雖小異。而字皆作燕。且精相往來句。皆與上二句連引。赤肉懸則烏鵲集。鷹隼鷙則衆鳥散。物之散聚交感以然。食其食者不毀其器。食其實者不折其枝。塞其源者竭。背其本者枯。交畫不暢。連環不解。其解之不以解。暢。達。不得達至也。交。止也。解連環。言不可解則得解也。臨河而羨魚。不如歸家織網。羨。願。○文典謹按。白帖九十八引。歸家織網。作退而結網。明月之珠。蠬之病。而我之利。○文典謹按。藝文類聚九十七引。蠬之病。作螺蚌之病。虎爪象牙。禽獸之利。而我之害。我。猶人也。易道良馬。使人欲馳。飲酒而樂。使人欲謌。是而行之。故謂之斷。非而行之。必謂之亂。斷。猶治也。矢疾不過二里也。步之遲。百舍不休。千里可致。聖人處於陰。衆人處於陽。聖人行於水。衆人行於霜。水有形而不可毀。故聖人行之無迹。霜雪履有

迹。故衆人行之也。○王念孫云此本作聖人行於水無迹也衆人行於霜有迹也今本脫無迹也有迹也六字則文義不明文選洛神賦注引此作聖人行於水無跡也衆人行於霜有跡也太平御覽天部十四引此作聖人行於水無跡衆人行於霜有跡是其證據高注云水有形而不可毀故聖人行之無迹則正文本有無迹也三字明矣下注當云霜雪有形而可毀故衆人行之有迹今本云霜雪履有迹故衆人行之也則後人依已誤之正文改之耳○俞樾云四語相對成文且陽霜爲陰非有脫誤文選洛神賦注引作聖足行於水無迹也衆生行於霜有迹也太平御覽天部引作聖人行於水無迹衆人行於霜有迹疑無迹也有迹也是許叔重注引者井注文舉之使其意明顯耳王氏念孫欲據以增入正文然則處於陰處於陽下又將增入何語乎足知其非矣。異音者不可聽以一律。異形者不可合於一體。合同也。農夫勞而君子養焉。君子國君養焉以化澤澳休之。愚者言而智者擇焉。擇可用者而用之也。捨茂林而集於枯。不弋鵠而弋烏。難與有圖。圖謀也言其愚也。寅丘無壑。泉原不溥。言汙小潦水名寅之丘無大壑故泉流不得溥○俞樾云寅丘謂大丘也方言寅大也廣雅釋詁同寅即夤之段字言丘雖大而無壑則泉原不溥也下文曰尋常之壑灌千頃之澤尋常言其小則寅丘必言其大矣高注以爲汙潦水名非是。尋常之壑。灌千頃之澤。有言原也。見之明白處之如玉石。見之闇晦。必留其謀。玉之與石言可別也闇晦不明留猶思謀也。以天下之大。託於一人之才。譬若懸千鈞之重於木之一枝。言不能任。負子而登牆。謂之不祥。爲其一人隕而兩人傷。負抱也隕墜也。善舉事者若乘舟而悲謌。一人唱而千人和。言能得衆人之心也。不能耕而欲黍粱。不能織而喜采裳。○文典謹按御覽八百四十二引喜采裳作意衣裳。無事而求其功。難矣。有榮華者必有憔悴。有羅紈者必有麻蒯。言有盛必有衰○陶方琦云文選潘岳藉田賦注引許注紈素也按說文紈素也與注淮南同說。鳥有沸波者。河伯爲之不潮。畏其誠也。鳥大鵰也翔水上扇魚令出沸波攫而食之故河伯深藏於淵畏其精誠爲不見。故一夫出死。千乘不輕。主術篇曰兵莫憯于志莫邪爲下言匹夫志意出死必戰雖大國兵車千乘不輕之也。蝮蛇螫人。傅以和堇則愈。和堇野葛毒藥。物故有重而害反爲利者。聖人之處亂世。若夏暴而待暮。夏日中甚熱暮涼時言聖人居亂世忍以待涼。桑榆之間。逾易忍也。言亂世將誰如日在西方桑榆間將夕故曰易忍。

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尺寸雖齊．必有詭．詭，不同也．非規矩不能定方圓．非準繩不能正曲直．用規矩準繩者．亦有規矩準繩焉．準平繩直之人．能平直爾．故曰亦有規矩準繩．舟覆乃見善游．馬奔乃見良御．善游，故覆舟不溺．良御，馬奔車不敗．故見之．嚼而無味者．弗能內於喉．視而無形者．不能思於心．形，象．無形于目．不能思之于心．兕虎在於後．隨侯之珠在於前．弗及掇者．先避患而後就利．隨國在漢東．姬姓之侯．出游于野．見大蛇斷在地．隨侯令醫以續傳斷．蛇得愈．去後．銜大珠報之．蓋明月之珠．因號隨侯之珠．世以爲寶也．逐鹿者不顧兎．○文典謹按．御覽九百六引．兎上有雉字．決千金之貨者．不爭銖兩之價．言在大不顧小．弓先調而後求勁．馬先馴而後求良．勁，強．馴，擾也．人先信而後求能．人非信不立也．陶人棄索．車人掇之．屠者棄銷．而鍛者拾之．所緩急異也．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十牖之開．不如一戶之明．矢之於十步貫兕甲．及其極．不能入魯縞．言勢有極．太山之高．背而弗見．秋毫之末．視之可察．察，別．言用明矣．山生金．反自刻．木生蠹．反自食．人生事．反自賊．賊，敗也．害也．物自然也．巧冶不能鑄木．工巧不能斲金者．形性然也．○孫詒讓云．工巧當作巧匠．今本匠譌爲工．而文又倒．遂不可通．泰族訓云．故良匠不能斲金．巧冶不能鑠木．是其證．白玉不琢．美珠不文．質有餘也．性自然．不復飾．故跬步不休．跛鼈千里．跬，猶咫尺也．累積不輟．可成丘阜．輟，止．城成於土．木直於下．非有事焉．所緣使然．凡用人之道．若以燧取火．疏之則弗得．疏，猶遲也．數之則弗中．數，猶疾也．正在疏數之間．得其節．火乃生．從朝視夕者移．從枉準直者虧．枉，邪．聖人之偶物也．若以鏡視形．曲得其情．偶，猶周也．楊子見逵路而哭之．爲其可以南可以北．道九達曰逵．閔其別也．○莊逵吉云．御覽作楊朱見岐路而哭之．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爲其可以黃可以黑．練，白也．閔其化也．趍舍之相合．猶金石之一調．相去千歲．合一音也．金曰鐘．石曰磬．雖久不變．故曰相去千歲合一音也．鳥不干防者．雖近弗射．鳥，燕之屬是也．其

當道。雖遠弗釋。當道爲作防害者。故曰不釋也。酤酒而酸。買肉而臭。然酤酒買肉。不離屠沽之家。故求物必於近之者。以詐應詐。以譎應譎。若披蓑而救火。毀瀆而止水。○文典謹按。意林引毀作鑿。乃愈益多。西施毛嬙。狀貌不可同。世稱其好美鈞也。堯舜禹湯。法籍殊類。得民心一也。俱一于人。聖人者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涔則具擢對。旱則修土龍。擢對。貯水器也。土龍致雨物也。臨淄之女。織紈而思行者。爲之悖戾。臨淄。齊都。悖盭。惡也。室有美貌。繒爲之纂繹。不害緻志有感。故纂讀曰緻繹纂之纂。徵羽之操。不入鄙人之耳。徵羽正音。小人不知。不入其耳。掺和切適。舉坐而善。掺。轉也。轉其和。更作急調。激楚之音。非正樂。故舉坐而善之。○俞樾云。高注曰。掺。轉也。轉其和。更作急調。然則正文疑當作掺和適切。切者。急切也。適猶之也。往也。言轉其和平之音。而適於急切之調也。過府而負手者。希不有盜心。府。藏貨所主也。故侮人之鬼者。過社而搖其枝。侮猶病也。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故解捽者不在於捌格。在於批伉。批。擊也。伉。推擊其要也。○王引之云。伉。扰字之誤也。（隸書冘字或作冗。亢字或作冗。二形相似。故扰字右邊或誤爲冗。或誤爲亢。其左邊手旁又誤爲人旁。故藏本作伉。劉本作伉也。列子攩挖挨扰。釋文扰一本作抗。此冘誤爲亢之證也。俗書沈字作沉。此冘誤爲冗之證也。）注內推字當爲椎。方言曰。扰。椎也。（郭璞曰。扰。都感反。亦音甚。今本方言椎字亦誤作推。一切經音義卷四卷八所引竝作椎。今據改。）南楚凡相椎搏曰扰。或曰攩。列子黃帝篇曰。攩拯挨扰。說文。椎。擊也。擴。反手擊也。扰。深擊也。擴與批同。故高注云。批。擊。扰。椎矣。或謂史記孫子傳。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鬭者不搏撠。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語意略與此同。此言批伉。即史記之批亢。今知不然者。史記批亢擣虛。是謂批其亢。擣其虛。（日知錄曰。亢與劉敬傳搤其肮之肮同。謂喉嚨也。）此文捌格批扰。皆兩字平列。則與史記異義。且高注訓扰爲椎矣。木大者根擢。山高者基扶。其下踰也。蹠巨者志遠。體大者節疏。○王念孫云。蹠者足也。足大與志遠義不相通。志當爲走。言足大者舉步必遠也。汜論篇曰。體大者節疏。蹠距者舉遠。是其證。隸書走志相似。故走誤爲志。狂者傷人。莫之怨也。嬰兒詈老。莫之疾也。賊心亡也。賊。害也。○陳觀樓云。亡字當爲亾也二字之譌。亾。無也。書狂者與嬰兒。皆無賊害之心。故人莫之怨也。意林引此作無心也。蓋脫賊字。尾生之信。不如隨牛之誕。尾生效信於婦人。信之失。隨牛。弦高矯君命爲誕以存國。故不如隨牛誕也。○

俞樾云。高注曰。隨牛弦高。矯君命為誕以存國。然隨牛未知何人。據人閒篇注曰。蹇他弦高之黨。未聞其有隨牛也。隨牛疑當作隨生。卽謂漢初之隨何也。生猶先生也。史記儒林傳索隱曰。自漢已來。儒者皆號生。亦先生省字呼之耳。然則稱隨何為隨生。乃漢時常語也。隨何為漢初辯士。故曰尾生之信。不如隨生之誕。陸士衡漢高祖功臣頌曰。隨何辯達。因資於敵。紆漢披楚。唯生之績。此卽隨何稱生之證。而又況一不信者乎。一猶常也。況常不為信。不為誕乎。一或作一。一猶待也。憂父之疾者子。治之者醫。論語曰。父母唯其疾之憂。故曰憂之者子。進獻者祝。治祭者庖。庖。宰也。